31761 08424809 5

橄欖

香港大專基督徒的雜誌

50

信與不信，爲何?!

per
LG51
.H643
G36
v.25:no.6
(1985:Mar.)
CANADA_HK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2 2026

橄欖

第廿五卷第六期
公開發售第五十期

目錄

△ 1 編輯室 Those were the days ／譚啓見

□主題輯錄 信與不信，爲何?!

2 編者語／專題小組
3 請不要說我絆倒你……／譚啓見
6 信是偶然，不信亦然……／丁
11爲何我不是基督徒／訪張燦輝博士
15信仰—生死存亡掙扎／訪楊牧谷博士

△專欄

19短文天下：團契—原級關係／施勳森
全職事奉：祝福？咒詛？／ARENDT
22 大專生涯：讀社會學的感受／老鄧
25 神學專欄：神學與崇拜／羅錫爲
27 不滿與瞭解：(七)敗壞與價值／張子國

△特稿

29把封閉系統丟到抽水馬桶裏／周華山
34入世的教會與應世的宗教／沈濟全

△讀者來論

38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海靈
40廣告

一九八五年三月

• 香港大專基督徒學生雜誌 •
• 宗旨。一份直言、敢言、獨立、勇於探討難題的雜誌
。一個作爲基督徒知識份子思想交流的公開論壇
。一度溝通香港教會與大專基督徒學生界的橋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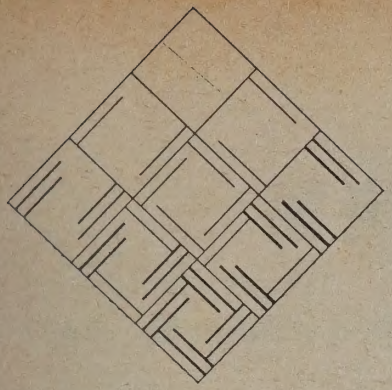
• 口號。捕捉時代脈搏
。反省信仰眞諦
。探索教會使命

• 香港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橄欖出版委員會編輯及出版

• 1959年創刊
1975年開始公開發售

• 稿例
㈠稿件以中文爲主，但亦歡迎英文稿。
㈡來稿請附眞實姓名及地址，如用筆名則請註明。
㈢中文稿請用原稿紙繕寫，英文稿則請打字及隔行，一紙勿兩面用。
㈣編者有權刪改稿件，如不欲刪改，請註明。
㈤本刊不設稿酬。
㈥來稿請寄西營盤郵局信箱50379號，《橄欖》收。
㈦本刊登載文章，文責作者自負，觀點並非代表本刊立場。

□零售每本五元正
□訂閱全年六期
本港港幣二十八元正
港外美金七元半



THOSE WERE THE DAYS →

譚啓見

Those were the days 是懷舊的歌曲！包含了逝者如斯的懷舊情懷，之所以拿來作爲文章的題目，是取其附有的回溯、檢討的含意，以作爲《橄欖》廿五卷最末一期編輯室的小結之導言。

《橄欖》廿五卷的工作，在版委會人手及其經驗有限下，使《橄欖》這需要密集人手的雜誌工作顯得未夠成熟，在業務、推廣、稿源開發等等受到一定制肘。然而，我們仍然抱着雄心，在首兩期甚至刊印了增多了十二頁的特大號。後來，我們在字體美感與財政制肘這兩相衝突影響下改用了字體及紙張，造成了近幾期的新形像。

至於內容方面，廿五卷一如歷卷，出現了頭重腳輕的感覺，即是說首幾期內容及編排仍能控制得比較好，而後期則比較凌亂。這現象尤其在主題的準備上可以見到，首三兩期還能大致依原定計劃鋪排，而後來，則有陣腳不穩，臨急周章的情況。當然，到後來大家翻看的時候，我們還會覺得是值得大家花時間一看的。談到原因，一來可說是後幾期時屆暑假或主要當事人畢業的尷尬時刻，要不是部份人手四散旅遊，便是畢業後各有奔走，聯絡上比較平日上課時要來得困難，二來則是限於才智。限於才智並不是自謙之詞，而是我們嘗試處理的問題，的確是需要充份的資料瞭解和深度的思想，相對於活在今天教育制度中的我們，有時是不得不自慚付缺的。

近幾期較多翻閱《橄欖》的讀者，相信大家都會察覺得到廿五卷除了一如以往的繼續探索一些圍繞教會及信仰的課題外，對九七香港前途問題對信仰及教會的影響有較延續性的關注，除了45及46期的《九七與教會》專題外，還設了九七論壇的小園地，並在四月間在港大校園紅磚梯（今易名爲中山梯）辦了有關九七引來信仰與教會路向反省的論壇。這一來是時代的催逼，香港前途談判及中英協議、基本法等的確對香港教會的前路影響深遠，另一方面也是作爲中國與香港之間探索的前哨。試想香港將融入中國主權的時候，我們香港的信徒又怎麼可以永久以「大豪客」的身份去做衆多的局外人式工作，而不以主人翁的身份去想想怎樣在中國可預見的短期內不會變的共產政權下當一個基督徒。我們並不見得只有以懼往者之可怖的心境去看問題，永遠注視着政治掛帥時代反右、文革等等非常嚴厲逼害的苦況，近幾年中國的改變，比如說從經濟特區到開放城市，從指令經濟到指導經濟及「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帶資本主義味道的市場經濟、價格體制的改革、管理體制的改革等等開放政策所創造的新形勢，無可否認的，使中國面貌一新。滿帶反共色彩的秘密宣教路線不見得是唯一面對中國的正確教會路線，堅持信仰可否用其他方式去影響中國或香港呢？除了實際環境的因素外，這也是一定信仰反省的結果。無可否認的，基督教在中國文化上並未植根，那在中國現今曾經三十多年社會主義，共產黨洗禮的土地上又怎樣生根呢？並不是每個信徒都有移民的途徑，教會更不是只有在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的份兒，基督是全地的主，是歷史的主，並不只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誇勝。

「如果我們不希望當一個『地下份子』，在中國主權下，我們可以怎樣堂堂正正的作中國基督徒呢？」相信這就是我們今年短短的探索過程中發現的一個比較清晰的問題。有人說，問題問得好就是踏了半隻腿進答案裏，我們不知道問題問對了沒有，還望各方先進、長者指教。

過去一卷，錯誤自然少不了（由版面設計的拙劣、文句、校對、寄發、推廣以致內容上錯誤刊登相片、主題未夠完整、思辯未夠深入等），還望大家原諒，僅代表廿五卷同人，向有關人仕致歉。

至於將要來的廿六卷，懇請大家拭目以待，看看新一代橄欖同工，爲大家怎樣壓橄欖成油，叫讀者得到好處。

信與不信，爲何?!

編者語

「信與不信，爲何?!」，並不是談基督徒戀愛婚姻問題，而是指人接受基督教信仰與否的問題。

在現實生活世界中，很多人都接觸過、思想過基督教信仰，但有人接受，有人拒絕，有人接受過後放棄，也有人一直處於邊緣狀態，豫疑不決。這是一個顯明的事實。

若然我們相信「神願意萬人得救、不願一人沉淪」，而基督教信仰對我們生命眞有意義的話，那麼我們會問：爲什麼有人信，有人不信呢？這是本專題所發問的問題。

「信與不信，爲何?!」可以是一個理論上處理的問題。以宗教語言來說，那是因爲人心硬，拒絕聖靈的感召；以哲學語言說，是人在建構其世界時，沒有空位（Room）去讓上帝存在，上帝於是不能對人產生意義；落到具體現實中，那可以是因爲理性的障礙、感性的打擊等。換過另一些角度看，那也可以是教會所傳的福音信息與現實脫節，不能適切現代人的需要；又或從宗教社會學看，那是基督教經已失去其社會整合的功能，現代人已不接受其價值和規範。以上所提的都是些甚有研究價值的課題，各有各顯示的洞察，但本專題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此。

回到每個人獨特的生活處境中去，我們發現每個理論的解釋都可能有它的限制，若然信仰是一個過程，是在人實存生活經驗中呈現的，則每個人的追尋和反省過程的迂迴曲折，與及個人生活經驗的獨特性和複雜性，便非一個理論解釋可以輕易的承載得了。在此前提下，我們去問「信與不信，爲何?!」，便採取了一個將不同人的心路歷程坦然展示的方法，再由讀者自己去體會判斷。編者在此的立場是一個不加任何價值判斷或結論的中立立場。

在這專題中，編者預備了四幅信仰歷程的圖像，分別代表四個不同而獨特的個人，他們這個組合除了是因爲與編者有較多認識，較易約稿外，並沒有太特別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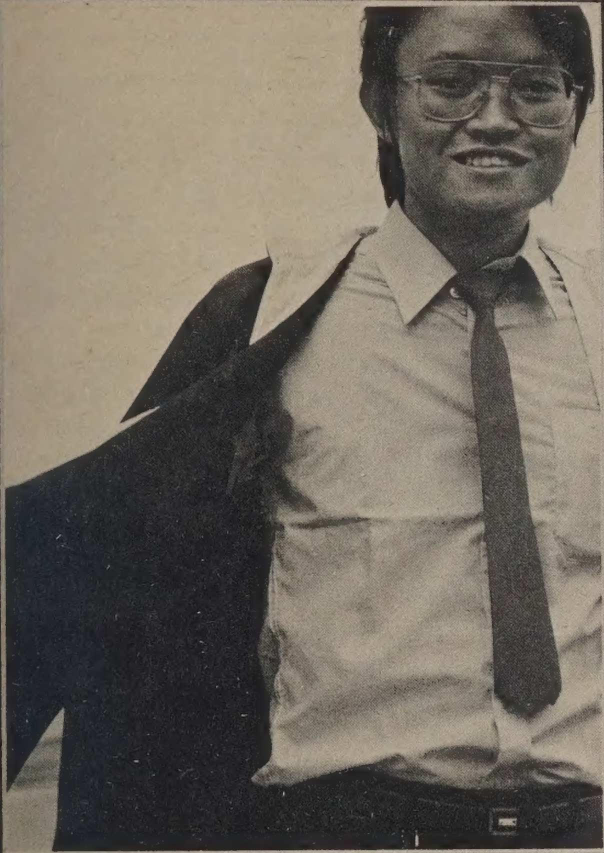
譚啓見君的「不要說我絆倒你……」代表了一個青年學生信徒的掙扎體驗；丁君的「信是偶然，不信亦然」則是一個從信至懷疑的歷程的表白。兩者都是這一代校園活躍的大學生基督徒。

張燦輝博士的「爲什麼我不是基督徒？」則代表了一位有多年學術探研的知識份子的經驗分享，直接的回答爲何他不是基督徒這問題，並表白他個人的生命認信。最後，楊牧谷博士的「信仰——生死存亡的掙扎」則代表另一位有豐富學術修養的學人，從一個基督徒的立場漫談他的信仰體驗。

四篇文章的分享並不代表完結，對於每個接觸過基督教信仰的人來說，「信與不信，爲何?!」都是個人要繼續自省的問題。而編者深信本專題必能給讀者一定的啓發。

譚啓見

請不要說我變倒了



寫在前面

本文爲一封自白信，乃筆者一年多以前原擬寫給部份相熟朋友看的自白，內容僅代表執筆當時的信仰態度及感受，基於人是會成長（當然期望爲進步的）及變化的，盼望大家勿以定論視之，而視爲信徒羣體中某一小人物的一段剖白。

弟兄姊妹：

我今年二十二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是人生的奧秘和吸引，對我漸漸不復存在，信仰的理想與感召，也即近渺茫。反顧我走過的路，是一段由無知空白走向希望璀璨的信仰歷程，然而，卻又回滑到失落的地步，以至衝突混亂忽起忽落的掙扎搏鬥之中。希望、失望、絕望輪旋的浮現於腦際，浪漫求盼的色彩，也是漸漸的褪色，剩下來的，僅是不能逾越的苦惱，緊扣不已的心靈絞痛。十字架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

信主七年多以來，起先對人生對信仰充滿無限的憧憬與幻想。初信的時候，我就聽人說過「劍橋七傑」和「互愛福音戒毒者」的見證，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癮君子因着福音的大能而有的生命改變，慷慨獻身的宣教士的感人事蹟，確實教人感動，勵人奮志，使我對信仰滿懷希望。那時候，讀經祈禱是一段甜蜜得不得了的時刻，每一次都感謝頌讚上帝救贖的恩典，也爲未皈主的家人朋友懇切代求。

後來我偶然看到一本小書《活祭》。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開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對信仰的想法：基督徒活着，就應該有崇高的信念，就是代表神活在這個世界，在教會和人羣需要的時候毫不猶疑地獻出自己的一切。每一次頌唱《爲主而活》、《爲耶穌而活》等詩歌時，

我都血脈奔騰，鼓出了勁，彷彿要把心肝肺腑都吐出來讓神驗明正身。我陶醉在一種獻身的激情之中，在每天的靈修日記裏，大段大段地寫着光芒四射的屬靈語句，一言一行，都模仿着屬靈模範的樣子。讀經、禱告、傳福音、唸書、事奉、熱誠的待人……成了生活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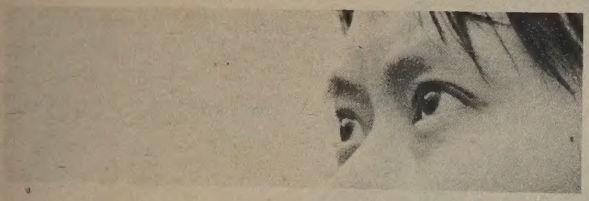
可是，我也常常隱隱地感到一種痛苦，就是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以及自己行爲思想的實質，和我宣稱的屬靈生活思想形態與理想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中學六年級當學校團契團長的日子裏，我曾經盡了能力在所知的範圍裏事奉，領職員會，福音性查經班，低年級細胞小組，安排週會，佈道會，福音營等等。然而，在內心深處，卻隱約的感到神的逐步遠離。中學時代被我視作學習榜樣的熱心愛主的同學一個一個的離開信仰，查經班裏信主的小同學發覺皈主並未有使他們卸下重擔反而增加了煩惱，中六新相識的同班弟兄姊妹取向和想法上的不協調……每一項都使我墮入沉竣的反省。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姊妹和未信者拍拖後再不理會人生使命，唸書頂好的弟兄姊妹對人間世事不屑一顧，大批大批的佈道會決志者在一星期內否認舉手的眞誠……更加重要的，是自己的僞善。中七時，我被情慾所困，在不能自制的情況下，竟向一位低年級的女同學摸肩弄臀洩其手足之慾，可憐她因着我平日道貌岸然，溫純良善的形像而誤以爲那是眞愛的表達。我深深的感覺到，我不單是玩弄了她，更加是玩弄了自己。還有的是暑假期間的福音營，我强烈的感受到組員之皈主是自己空言妄語的結果，說甚麼靠着主願嘗人間疾苦，敢於承擔責任，擺脫罪惡枷鎖之類。這一切都使我掉進更深一層的震憾，難道信仰只是漂亮的謊言而並不能指導生活？我之信主會不會是另一個人昧於良心的空言感召？對一個一直相信自己眞誠的人，突然驚覺平生執着的信仰竟然對生活起不了作用，信主的過程可能只是心理反射……總之，是覺得一切太虛浮空幻。

那時候，我很迷惘。我開始感到信仰的世界並不像傳道人口中和屬靈書籍上描寫的那麼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感受，是相信傳道人抑或相信自己？爲主而活？但主在那裏？我很矛盾。本來，我可以學似別人的把眼睛閉上，把思想制止，單單沉醉在赦罪與勵志的詞句之中，但那時期因爲手指受傷，沒有出外做暑期工，長時間呆在家裏便更不能不想。爲了尋找人生的答案，我觀察身邊的人，反覆的玩味粵語殘片所反映的人生。回想白髮老人的空虛待死，兢業工人沉悶而千篇一律的日常操作，滿口空泛詞句的「屬靈人」的自顧不暇，初度皈主者的熱誠……每一個人生片段，都顯示人們似乎都僅是在傳宗接代，但一代過去，一代又來，生命仍舊渺無歸宿。人類的物種血脈是繼承了，生命具體意義可沒有看出半點端倪。

我想過自殺。許多人可以不必苦思冥想，活着就是活着，不明白它，不反省它，可是我偏不行。人生、意義，這些字彙，不時在我腦海翻滾，彷彿脖子上套着絞索，逼我立時抉擇。榮神益人，多少時候鼓舞過我生存的句語，今天似乎被自己的體驗推翻成自瀆式的自欺，空泛有餘。可是，假如連信仰也是假的，生存還有甚麼意義？人類的延續豈不只是徒增空虛？我是個想自殺的基督徒！哈，眞有點滑稽……然而，這個竟然是我！

港大入學試放榜，我倖倖然有機會進入大學，也因此暫時擱下了懸而未決的自殺問題，期望新環境可以帶來新的刺激和生趣。我期望，我等待，我參予。我加入了《橄欖》雜誌。挾着中學時代唸過的大堆屬靈書籍的知識和相對地流暢的「金句基礎」（絕對不對於聖經基礎！），加上對傳統教會教訓的狐疑和不置可否，隨時可以修正撇棄的態度，當然可以適應《橄欖》因敢於探討難題而來對信仰的不同詮釋。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另一種深沉。假若每個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信仰理解，假如所謂眞理越辯越明僅顯示生命信仰的辯證本質，毫無絕對可言，那麼，信與不信之間的界線在那裏？所謂信條又有甚麼意思呢？如果每個人都隨個人的領受分解聖經，每個人都憑個人感動行事，我們幹麼强人信主？耶穌的事蹟縱然於我有動魄的震憾，但史懷哲、釋迦、吠陀、孔子不亦有他們的一套？永遠强調甚麼立場，會不會又是另一種自限？

在種種疑惑的驅使下，我拼命的看書。小說、哲學、神學、心理學、社會學……幾乎每一個可能回應生命問題的學問，我都涉獵過他們的導論引言，嘗試弄清他們各自的前設，理解他們對人生存本相的剖析。心理學述說人潛意識及偏差覺識的支配力，社會學假設無神之後談人被社會人際角色囿固，哲學彼此懷疑價值的尺度，文學揭露人性的醜惡。我驚嘆現實中的人與事竟和大師們寫的如此相像，在制度、環境、意識洗腦、偏差覺識等等的困囿下，滿以爲生氣盎然的人，其所謂個性自主性，所



謂理想烏托邦，都難保不是意識洗腦的後果，也逃不過犬儒者悲觀的幻滅預言。委身、委身，怎麼偏會帶來幻滅與失落。民主與法制被宣傳機器的壟斷和法律隙縛的知悉獨有而成另一種掩眼法，科學科技的進步可能只帶來《美麗新世界》或者《一九八四》的新獨裁。一切都是那麼妄斷隨意 (arbitrary)，自戀於溫情小圈子的基督徒也不外捧着神的帶領等擋箭牌來容許自己無知。

唉，人畢竟是人啊！基督徒也逃不出他本身的規律。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自己的本能進行選擇。人是自私的，怕死怕事的，不見得有太多高尚而又表裏如一，貫徹始終的人。誰個不恐懼極權封閉社會的箝制，誰能越視外緣的所謂自由與物質而忠心尋索做人核心的素質？

教育並沒有指示人生的方向，溫情彼此撫慰的小圈子生活並不能保證生命的完整充實，活着就是要享受生命之一類說話敲不破生命的謎，我變成多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一方面在人面前裝作胸有成竹滿不在乎也熱心愛主熱心事奉，另一方面虛無惘茫無所依從莫有頭緒；一方面渴望羣體的鼓舞勉勵，另一方面厭煩人際追求個性自主；一方面祈求得着溫情愛藉，另一方面懷疑這些只是集體彼此大騙局。在思想知識的浩瀚，意識形態的紛紜之中，我倒情願返樸歸眞，回復孩提時代的百無禁忌，隨心之所欲而行，不必事事思前想後。無奈，我經已長大，經已成年。

我犬儒，我反智，我脆弱。假如你問我爲何仍要承認自己是基督徒，我只有說我更害怕沒有信仰帶來的更大的失迷，我擔心撇棄以後心底那一份空白，也支持不了心靈裏間竭性的柔聲呼喚。我感覺到信仰仍然是人生的必須品，我緬懷長久事奉以來經驗的充實與歡愉，我寶貴它帶來的精神、感動與堅毅。很贊同烏納穆諾的說話，人生就是一場悲劇，一場持續不斷的掙扎，沒有勝算希望的搏鬥。生命是矛盾悲苦，個體是焦慮苦痛。無疑，心靈使我傾向信仰，但理智卻又同時預示幻滅的可能，逼人遠離逼人否定，意志卻在這時刻激情地介入，催迫勉强自己投入這衝突矛盾中，自我剖析，自我摧折，也自我獻身。企圖突破這一切矛盾絕望的行動弄得心靈極之矛盾痛苦，每一個犧牲自己完成使命的服務事奉皆是悲智相冲。當心靈意志與理智角力的時候，我擔心全盤的失去，雖然也許本來就一無所得。

言詞罄盡，依然寫不出內心掙扎的眞實景況，也許這便是自己折磨自己。爲甚麼總要視充實、快樂、力量爲短暫的呢？爲甚麼不埋首讀經冥想呼求呢……我矛盾極了，心裏是迷亂得不能自己。約伯的經驗聽過了，傳道書的犬儒也不能解答一切，矛盾依然，空虛不時瀰漫，唯有透過唱詩，强忍着淚緊咬牙根，誓死獻身，不顧苦惱，强自拼下去。時而退縮，時而奢論，不止息的竄突迴搏，也許，我是太自我中心！

在這一切接踵臨到的時刻，我驀然發覺，我越來越找不到知音了。在未信者或是鮮作信仰反省的人中間，我格格不入，在一羣豬朋狗友當中，也只能達到彼此知悉的地步，殊不能同感同受，共歌共泣。在嬉笑搶白嘲弄一切的交往之中，我彷彿有一種悲涼、孤寂的感覺，甚至寧願獨個兒在街上流蕩踱步，勝似皮笑肉不笑的玩笑揶揄，掩蓋內心深處的畏懼與失落。當然，在這裏我不能不提摯愛的燕芳，她恆久的支持忍耐和接納，往往是思索至絕望邊緣的策勵，使我反覆玩味生命另一部份的歡笑與衷情。

我相信，許多青年信徒領袖都有這樣的體驗，當發覺自己堅信和追求的東西突然虛幻模糊的時候，當光陰流逝使我們懷疑奮鬥與碌碌無爲並無差異的時候，當信仰與現實有着驚人的矛盾不協調的時候，許多人也會一般的苦悶、徬徨，卻又不甘心。踏着步，迤邐搖曳，我們至終不欲虛無！名利吃喝自由……都不再重要了，生命虛殼經已拆毀不少，人似乎沒有了枷鎖，然而，可又彰示了生命無家，歸宿無着。基督的信仰應仍是生命的答案，可是，天國啊天國，似是何其遙遠……

究竟終極價值，不朽意義在那裏？我又爲何感受不來？人生的具體意義目標是甚麼？

請不要說我絆倒你，我只是說出心裏的話而已。唉！

大三的譚啓見

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五月在大學裏是個透不過氣來的月份，大多數人的時間都是花在書本中或花在冷得刺骨的陸佑堂內。而我，我的腦袋中滿載的是甚麼？只不過是一個問題—我爲何還是基督徒？

那天，耐不住圖書館那令人消沉的空氣，潔和我快步走了出來，去了鯨魚骨下的休憩處談天。我們很自然地談到我腦中那問題，我回答說：「我沒有必要現在決定。」

潔問：「你認爲怎樣才是基督徒？你是這樣的基督徒嗎？若不是，你幹嘛認作這樣？」

我完全明白這問題的意義。對我而言，誰認耶穌爲主，稱自己爲基督徒的人，我就沒有理由說他不是。但我也知道自己現不是也不想認祂爲主，我只是沒有逼自己去面對決定的一刻。如果我繼續逃避面對這問題，我永遠只會是一個邊緣基督徒，永遠以爲自己對基督教的疑問終會有一天得到肯定而

信是偶然，不信亦然

丁

正面的答案。然而，我永不知這一天何時來臨，而當這一天未臨到，當我依舊有疑惑、不服時，我依然生活在「基督徒」這身份下。這身份縱已失却了最重要的一環（人神關係？），但它的社會意義依然維持。

三年來，我已熟習了這身份帶給我的生活型態，熟習帶來安全感，難道我只爲了這安全感而繼續就下去？生命並不只是安全感，不認眞、不誠實的命是死的，不是生的。

既是如此，決定不是已經下了嗎？

（一）

倘若祂是父親，倘若父子相認是孝之表現，那末，我怎樣才表達出我之願意與祂相認呢？是信祂，認它爲己之源，接受祂的給予，祂的安排。我這就在心中認回父親了，但，我竟忘了——我只是說：祂「可能」是父親。

這一切都只有自己知道，我仍眼望聖經，組長仍與其他人談參加聚會的感受，她說不定在想如何使這位未信的朋友也開口說點感受，她不知我的決定。

聚會完了，那邀請我來的好友向我走來，突兀地問：「妳究竟會不會信？」她想不到我竟給了這樣的一個答覆：「會，我現在信。」那是一九八一年二月廿八日。

（二）

我的信耶穌給了身旁的人—包括信徒與非信徒—一個極大的意外，他們可知道：這對當時的我以至現今的我，也是意外。

我知道自己只不過選取了衆多「可能」之一，但我否認這是踏空的一步。其實，生命之中可有絕對的確實？沒有，所有都只是可能，這一刻，我揀了這個可能，只有踏進其中，我才可言「絕對」，這只不過只可能中的絕對，然這可能中是否眞有那所宣稱的絕對，就要生活去証實，也正是這樣，我努力去過我基督徒的生活。

我不能說作基督徒能令人平安，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信耶穌後不足三兩個月，在我腦海中縈繞着第一個煩惱：信仰使人得自由，這話當眞？初信造就的屬靈小書中不斷提出屬靈操練的重要，基督徒所必須有的紀律和好見証的要求，生活作息甚至嗜好不論大小幾乎要完全改造，屬靈兄姊朝暮提醒我：基督徒有與衆不同的價值觀及生活表現，這改造（更新？）的成功與否不但影响自己靈命的成長，也直接或間接有造就他人或絆倒他人的可能性。在生活行爲上，我不覺得信仰使人得自由。　書

「信耶穌使人有自由不犯罪。」這是我初信時聽得最多的對「自由」的詮釋。另外一詮釋我根本無法理解—基督徒的自由是不自由中的自由。這些只不過是對自由的重新定義，而毫不切合普遍人對自由的理解，況且，這些詮釋從不曾在佈道會中的講道中提及，當時非信徒只以爲身旁的信徒全部都是自由身，若有人爲得心中的自由而信耶穌，他可被這不盡不實的傳福音者害苦了。我雖不是如此，但畢竟心有不服。未信時是罪的奴僕，信了是神的兒女，耶穌的門徒。這豈不只是主人的更換，而奴僕臣屬的身分仍在？更可悲的，是當得悉神乃掌管歷史的主宰，我之得救而成爲神的兒女是因祂的恩典，祂的揀選，豈不若我不信也是出於神的定命？人的信與不信掌握在全能的神手裏，人的決定又豈能說是出於自願？人既是在缺乏自由意志之下作出「抉擇」，便無需爲這「抉擇」的結果而受賞罰。

當我努力去明白神的旨意時，我竟看不到、體會不到「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在沒有神的世界裏，天災是不能防止的自然力，人禍是出於人的無知或私心等類。面對無法抗拒的自然律及人性內蘊的缺憾，我能接受苦罪的存在。但在神掌管一切的世界裏，我絕對難以接受那使無數人死亡離散的天災，戰爭及暴亂仇殺都是出於神的旨意、神的計劃。除此以外，我似乎只有將這一切歸咎人的犯罪，人的墮落以致天地與我爲敵，以致人性腐化。而那位預知預定的神竟讓這完美受到虧缺。

（三）

記得有一次，我將以上的疑惑向一位就讀大學的師姊談起，她接納的態度與教會或學校中基督徒那惟恐思想使人離開神的心態迥然有異。她使我不再問自己：「你爲何總是問題多多？你的信心在哪兒？」她肯定我的疑惑是有價值的，並且是對信仰認眞的一種表現。她助我肯定了自己：我不是小信，反之，信心使我有勇氣去發問，有胆量去思想。在她面前，我不但說出以上那些想不通的問題，我甚至把我個多月來在教會中所見所聞那些與我平時生活不同的有趣事情都吐了出來。爲什麼不說工作

、兄弟，要說事奉，弟兄？爲什麼以前覺得平常得很的事都成爲痛苦的掙扎，好像：讀書、考試、看電影、和同學鬥咀？爲什麼奉獻時要把手掌包緊手中金錢不讓人看見？爲什麼教會中人衣著總比其他人素淨？這些現在概以各之爲教會文化的東西，當時在我這初信者心中也引起了輕微震盪。　名

離開了聖約翰宿舍，手中捧着些梁燕城、司徒德、張慕皚、洛桑信約及兩本《橄欖》，心裏想的再不是如何快點使自己拾回對神的信心，而是承認自己的確知得不全，思索是安之始，不是危之序。

（四）

在兩年預科的日子裏，我的閱讀習慣起了些改變。課餘的閱讀對我不再只是消遣，而是幫助自己思考及建構知識的工具。在尋索之中我不再恐懼懷疑，但也沒有找到太多的肯定答案。面對學業上的轉折期及各種不同的出路時，我覺得有一股想抓緊自主權的慾望，不想被安排，無論是教育制度的安排，父母的安排以至神的安排。很喜歡當時的一套電影「再生人」的主題曲，林子祥用悲愴而無奈的聲音講出最後的一句：「未來命運竟先知？」得知未來絕不是好事，特別是當這未來是掌於他人手裡，是他人爲自己安排的，不單是因爲這未來並非朝着自己喜歡的方向走，更因這已使我不再是自主的人，而成爲了一隻任人擺佈的棋子，縱然結果是我方勝利，勝的永是那下棋者，棋子始終是棋子，輝煌的戰績或落敗的結果只是給下棋者帶來榮耀或羞辱。棋子終究是棋子。

以前爸爸說：「成敗皆是好，因這是你的成，你的敗。」

現前我也是如是說。

爲了不與家人鬧翻，我放棄不離家去唸夢寐已求的新聞系，（當時，家庭和睦是我背叛自己的原因，若再來一次，現在的我說甚也不會背叛自己。）進了香港教育制度的頂層—香港大學。在父母極力遊說的法律學院和自己興趣所在的文學院的兩極中，我「選取」了自己不甚了了的社科學院（好一個「老套」的中庸之道！）我不再問：何謂神的旨意。我要活我自己的生活，神要眞是全能全知，我就也只能活祂給我的生活。阿Q也好，阿傻也好，我說：「我活我的，旨意嗎？不用再問！」

（五）

「既然不是選取了自己的第一選擇，就應在課堂以外找我的第一選擇。」文字乃我之所好，思索乃我之所緊，在赫戲與《橄欖》之間，我決定不把自己鎖困在校園之內，既爲基督徒，不對信仰認眞是不對自己負責，所以，我選取了《橄欖》。

兩年在大學裏與基督徒一起的日子，給我的影响是不容輕視的，但要分何者出於團契整體，何者肇因《橄欖》，到現時也不易分辨。這些日子的參與，叫我認識地方教會以外的基督教世界。

由於身處的地方教會信衆多，組織複雜，我所接觸的，只限於自己的少年高級團契，牧者只知我是衆會衆之一，我只道基督徒的教會生活就眞止於此，使命就是傳福音。大學團契無疑開拓了我的眼界：教會有所謂地方教會，福音機構以至非組織性的基督徒羣體，使命有謂天國使命，有謂文化使命，讀經不再是憑「靈感」得亮光以行於每天言行，而是也應考慮經文上文下理、當時文化處境及每卷聖經的文旨等。除了對以往信仰原素有新而更豐更廣的詮釋之外，大學團契更把作爲基督徒現在身處的歷史環境現實清楚地活現出來，提出基督徒這身份並不外絕其他身分的意義，如：作爲香港市民，大學生甚至中國人等。這使我發覺作爲一個基督徒除祈禱靈修及團契崇拜傳福音這等只有基督徒才可明白才會作的事外，這基督徒身分也有與身處環境相關的另一些實質。對我而言，信仰是豐富了。

大學團契擴闊我的眼光及清晰關注之所在，而《橄欖》則給予我一個頗爲理想的場所及一羣志趣相近的弟兄姊妹，以致我的思想得以馳騁，途上不致孤單。

在肯定自己與祖國關係之餘，關心中國教會成了必然的一步，這使我面對着共產主義與基督教的可能衝突，更重要的，是當我想到政權與宗教信仰的關係及基督徒的政治立場時，我還是要回到那福音的核心，那似永不能解決的問號。同樣，討論傳福音與社關也帶我停在同一個結上——什麼是福音？

（六）

要談國家、談社會似乎是大學生奢侈的專利，然，我並不以此爲終。我不是要把民族大義、社會重担往裏塞，然後告訴自己和別人，說我有豐盛的基督徒生活，有充實而有意義的大學生活。反而，我對自己的信仰，常有一種不足之感，更覺得有點兒不服。

當我看看歷史一些神學家對信仰的詮釋時，第一個反應就是找不到單一的絕對。同時，身旁不同人對不同事物有他們不同的立場，但同樣覺得自己是從眞正的基督教信仰中得到啟迪。我不禁問：什麼是基督教？誰擁有眞理？特別是當有人聲稱擁有眞正基督信仰而指他人爲異端或偏離正道時，我更會問：你憑什麼說別人錯？當我假設人人皆誠實時，眞假優劣的基礎何在？我看到的是各家各派各有不同，但若以爲別人異於己則劣於己，這當中異同至優劣間不是有着太大的鴻溝嗎？

有一次與教會團契導師談起自己進大學後的遭遇，我說我感到世界的豐富，信仰也豐富却變化多端，尤其當我首次涉獵一點簡單的神學發展史時，更意識到信仰與人身處的歷史時空、文化處境甚至其人本身性格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說到這裡，我不禁動搖以往以爲基督教乃全部及唯一眞理的想法，教會教導的確是這樣，但歷史告訴我即使基督徒也生活在不同的眞理中，我又從何得知我是眞，他是謬？甚至把基督教與其他宗教比較時，我找不到任何自以爲得着眞理的憑據。導師說：「衝擊並不是每個人都要受的，也不是根基不穩的人能抵擋得住的。」但我不是無中生有，自找麻煩，這些困惑、衝擊是我此刻此時面對的，我同意不是每個人都能抵擋得住，但我不以爲對付衝擊是把一切擋開，將自己困在安全的硬壳中，是欺騙自己，恕我不能。

「反省、求眞」，自以爲已採之爲生活的座右銘，整天問自己：我怎樣才可以重整自己的信仰？怎樣把學科的思考方法融合於信仰生活中？誰是基督徒？但我仍沒有問：爲何要是基督教？我沒有認眞問過自己：我是否在建構創造一種適合自己的宗教信仰？無論這當中耶穌是神是人，基督徒可否相信神蹟，每個人都選取自己喜歡的答案，把各種問題的「答案」堆在一起，冠以基督教的提綱名目，每個人都是如此，我也如是。

我信耶穌是選取了衆多可能中的一個可能，我竭力在這可能中尋找絕對，但我找不到，絕對根本不存在。

（七）

至此，儘管我懷疑、我不服，儘管我心中的基督教與初信時大有不同，甚至不時在轉變中，我仍是基督徒，因我始終在基督教信仰內爲我的問號找答案，在我沒有滿意之前，我只會說「未曾」找到。無疑今天我回望時我會說「我找不到」，但當天，我只說：「未曾找到。」若沒有一跳躍式的轉變，我至今可能還是基督徒。

那轉捩的跳躍，是對意識型態理論的認識以至接納。在這個新的理論分析下，以前的問題只是假象，事實上，信仰不是這麼一回事。

人類在歷史中不斷在尋找自己的位置，自己在世界在宇宙中的位置，甚至找出自己的功用，以作爲目標，去活、去死。在這個尋找的過程中，有人在他生命的一點上確定了一切，創造了一本旅遊指南，而執之作爲生活的導引。不知打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忘記了他手中的只是本旅遊指南，誤以爲是張一比一的地圖，但同時他又怕別人過份依賴自己的旅遊指南，急於把世人從無知的深淵中拯救出來。「來來來！放下你的小書吧！我有地圖，畫的寫的都是眞理，別再看那導你誤入歧路的小書了！」手執小書而自以爲是地圖的人多的是，他們以爲自己得着唯一而絕對的眞理，「對不起！你錯了，讓我把眞理告訴你吧！」他們的誠意令世界陷入互相攻訐之境。他們是極權者，有時，他們也是基督徒。

對不起，你們沒有得着眞理，有的只是意識型態。

沒有人能得着眞理。若眞理是無限，而人是有

限，如何能使有限洞悉無限？不可能。我們是瞎子摸象，我今天觸着短短的尾巴，別人抱着粗壯的腿，尾巴不是象，腿也不是象，尾巴加上腿也不是。不想知道眞理的人繼續去活，要知道眞理的人倒要不斷去摸，隨時準備修改自己既有看法，承認錯誤。不同的瞎子摸着不同的地方，每時每刻各人摸着的對個人而言是眞實的，我摸着脚不能說你摸着尾巴是錯誤，反正每個人都是得着片面而已，有人的片面較闊、有人較窄，但請別自以爲是全面。瞎子可能有天能摸得完整隻大象，有限的人卻摸不完無限的眞理。你的福音不是最眞，你的宗教也不是絕對。

（八）

到這個時候，我已不是站在基督教信仰裏去反省信仰，宗教對我而言，不過是意識型態，基督教並不例外。它之成爲意識型態，在於它自命爲獨一眞理、在於它的外拒性、在於它的封閉。即使有一小撮較離軌的基督徒努力使基督教成爲一個開放系統，這嘗試也只是保留着基督教的名堂，而在其中盡力融滙其他原素以解決若干神學問題，但試問當這名堂之下的構成原素愈浮動而可變易的時候，爲何這名堂本身仍一直保留？可能，這可能是個兩難，當努力避免墮入意識型態的陷阱而竭力開放自己之際，又不免面對信仰核心模糊的危機。這兩難之源，正是基督徒對基督教的忠心不二，也可能是基督徒恐懼信仰栽倒後帶來的無所適從，也可能只基於不想承認自己那「決志」的決定已面臨放棄邊緣。

儘管我同意人應盡力使自己的信仰開放，但我沒有必要令自己掉進兩難之中，我沒有必要死抓住某一名堂做人。所有有名堂的思想信仰系統都有成爲意識型態的危機，而意識型態都不過是一本旅遊指南，每本的內容都有其要突出的片面世界和角度，例如馬克思主義突出的是階級鬥爭爲主導的唯物世界觀，而基督教則突出有限人與外於他的無限的神的關係。此外不同的意識型態甚至在知識論方面也可能完全相異，馬克思主義知識論是奠於有血有肉的人的物質活動，而基督教知識論則奠於全能的神介入人的歷史中的無上啟示，前者是自地至天 (From earth to heaven) ，後者是自天至地 (From heaven to earth) 。兩者的不同是顯而易見的，但皆爲意識型態，意識型態不是假的，只是片面的，是不完全的。其中沒有對錯之判，基於我相信眞理之無限及人之有限，沒有人能下對錯之判。介紹人去消費場所的旅遊指南是眞的，介紹人去名勝古蹟的旅遊指南也是眞的，抉擇雖取決於你，但這不是必然，只是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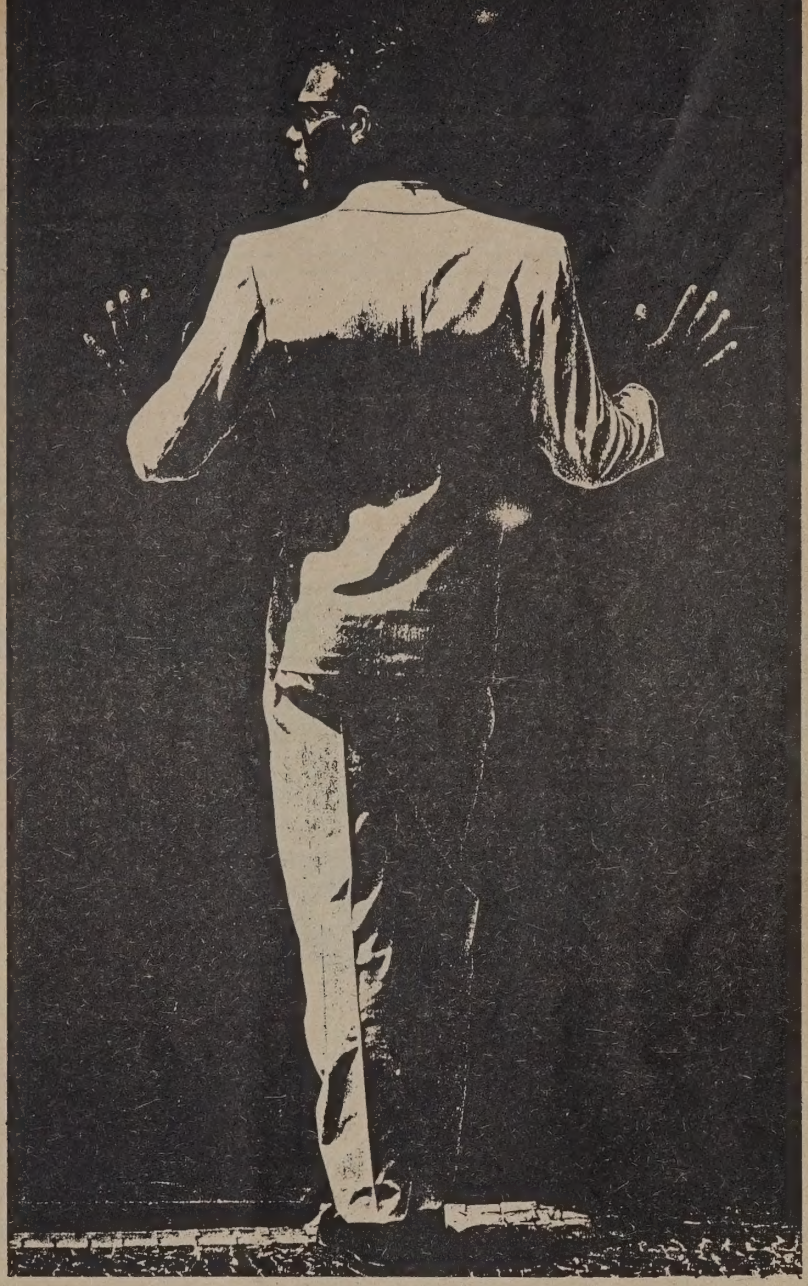
我之信自己，你之信基督教，他之成爲佛教徒，媽之仍拜祖先，非因我們可分清孰眞孰謬，只是一個歷史的偶然 (Historical contingence) 。我生於一個沒有神的家庭，幼承庭訓凡事自食其力，成或敗，不怨天不尤人，人之爲人，貴乎自主自由。但少年時代的朋輩生活令我接觸到基督教，其後信仰中的掙扎主要圍繞自由的觀念與實踐間的矛盾。要我放棄基督教並非不可能，尤其當宗教有神論的世界觀在我心中只有浮游的根，特別使我易於接受或相信其他對人生於世截然不同的詮釋方法。我的抉擇，不單受生命中任何一階段完全定規，也全受任何階段的影响，最後的結果，何以是這不是那，沒有必然的解釋，只是偶然。

因偶然，我選擇了基督教，但因偶然，我逐漸離開自己甚至他人心目中所謂基督徒的心態：我不但抗拒於認任何外於己者爲主宰，更倦於將自己服膺於任何一教義下。雖然我依然是團契中所謂積極分子之一，但在細胞小組分享中或工作小組討論中，我的思想轉變沒有被刻意遮掩，反正我承認自己的轉變是一個眞誠的結果。然，心中隱隱覺得，我不再願意爲以前的偶然生活下去，現刻的偶然縱使也是偶然，亦正將現刻的我呈現了出來，我需要的，是照現刻的信念生活，而過去的偶然不應主宰規劃現在，我的確覺得需要爲我的轉變來一個公開的宣認，正如三年前一樣。但，我應何時進行這宣認？

× × × ×

在那一個五月天，潔的一問號使得我決心面對我無法逃避的一刻，我要說：「我不是基督徒，我不信了。」那是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

爲何我不是基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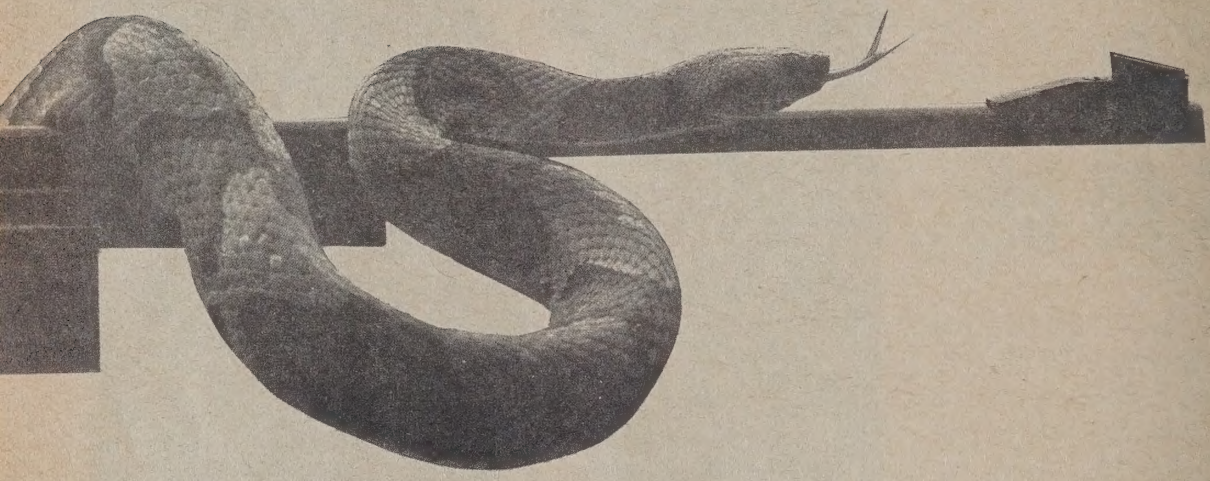
訪張燦輝博士

整理：劉進圖

編者按：張燦輝先生六九年於伊利莎伯中學畢業，曾於港大建築系就讀一年，旋轉往中大崇基書院攻讀哲學系，七七年中大哲學研究所畢業後，得德國政府獎學金往德國進修現象學，在 1981 年獲博士學位。，曾往台灣東海大學執教哲學，去年回港任教於中文大學宗教系。張博士修習哲學多年，對人生、信仰問題頗多反省，著有「將上下而求索」一書，加上現在於大學宗教系任教，對基督教應有一定認識；並且，張博士亦曾在公開場合分享過類似題目。故此我們訪問了他，從一個個人信仰反省歷程的角度，回答爲什麼他不是基督徒這問題。

我可以不答這個問題

談到「爲何我不是基督徒」這個問題，我想我可以不必答。1927年英國哲學家羅素用同一題目作了一演講，他有理由答這個問題：他生在一個基督教文化之下，然而他的理性使他不甘接受基督教的一套，要反對神的存在，他要答這個問題。另外一些我尊敬的人，像唐君毅老師，他對儒學、佛學和基督教都有深入的了解，對這三者的高低優劣也有一定的見解；他有理由答這個問題來解釋爲何他是



一個服儒家學者。我不同他們，換一個問題：「爲何我不是佛教徒」沒有多大分別。然而，我還是要答這個問題。

要去回答的原因是基於過往我對基督教有一定的接觸，詳細一點劃分是對基督教會、教義、教徒和基督徒的接觸。以下我會從我個人的歷史來解釋這四方面的接觸。這不是一個理論的探討研究，故此，我會從比較個人化和事件性的方法來講。

年少的印象

我生長於五十年代，正處戰後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幼年時候從親人朋友處接收過來的訊息是「耶穌愛我，我愛耶穌的奶粉」，很多人加入教會是爲了有救濟品派，有工作介紹。當然，那時不懂事，於此也只是朦朧的印象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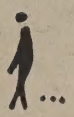
進了小學，先生看我聰明乖巧，時有嘉獎，後來帶我上主日學，約有兩三年的光景，那時的感覺是很快樂，因爲有街去，有故事聽，有一種被接納的溫暖。但聖經裏的教導我不大明白；聖經說神愛我，我摸不著是怎麼一回事，後來上中學就放下了。

伊利沙伯中學是以課外活動多出名的，那時的日子很愉快。然而，就在我中學二年級的時候，我祖母病重垂危，眼看著她呼出最後一口氣，我第一次明白到原來一些愛你、關心你的人是會離你而去的，更叫我難忘的是旁邊病床的一位陌生老婦人的眼神，那種空洞、灰暗和絕望的眼神，開啓了我對死亡的思索。其實，在中國人的文化裏，人老了就要死本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但這次的經驗我至今仍瀝瀝在目。

中三的時候因著一次意外進了一趟醫院，但那時精力旺盛，縱然跌斷了腿，仍是十分佻皮，全層樓的護士都喜歡和我說笑，又結識了很多朋友，實在頗快樂，唯一的憂慮是不知道將來還能不能跳土風舞。但是，隔鄰房的一位患了絕症的病人卻頻頻叫痛，發出呻吟，我也不期然地想到，爲何在別人的世界裏會有那麼多的不幸。

邂逅與分離

少年時代的我擺脫不了感情、人際關係的問題，但我最愛思考，有時夜靜獨思，想想爲甚麼不去死，又覺得沒有人了解我。那時愛看台灣書藉，很愛周夢蝶、王尙義等的存在主義，虛無主義影响，在同學眼中逐漸成了怪人。



因爲愛思考人生問題，很自然地就結識了一羣基督徒，參加了學校團契的一些活動。用宗教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是一羣苦悶無助的人走在一起，尋求一些相互關懷。然而，那些基督徒講的不能說服我，他們說到詞窮理屈就搬出上帝的啓示招牌來，一幅只要信，不要問的態度，有許多問題像人的原罪、耶穌怎能爲人代贖等，他們都不能給我一個答案。然而，有人和我講一些似乎甚有道理的道理於我也是重要的。

那個時代剛值暴動，學運興起，我們唸預科的時候流行組織文社，寫一些長短句叫做詩，對世界和中國多了一點點認識。比較之下，團契的乏味討論是更加惹厭了。但我和校園團契正式分手卻是因著一件特別的事情。

中六時某一天的下午，我站在啓德機場門外的巴士站候車，旁邊有一個中年婦人也在佇足等候，一切都很平凡。過了一會兒，巴士朝站駛來，這本也沒有甚麼特別，最無稽之處是不知怎的，巴士突然把那婦人捲入輪下，巴士司機立即停車，下車、再上車、倒車，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片殷紅。我心裏突然想，假若有基督徒在這裏他會怎麼說？上帝的旨意？神掌管世界？我想起就要噁心，我不能忍受基督徒將這世上的很多事用一些攏統、幼稚的說話來解釋。我極度厭惡那些自以爲擁有一套眞理的基督徒給我的答案。此後，我常和團契裏的人爭吵，他們罵我魔鬼，我則覺得他們無可救藥。

轉入哲學之門

六九年踏入了港大，當時學運風潮正盛，很多事情可以關心談論，也覺得自己不錯，比起許多人都要懂得思想。然而，突變接踵而來。有一夜惡噩傳來，爸爸被車輾斃，一家八兄弟姊妹，作爲大哥的我突然成了一家之主，那時家裏不算有錢，弟妹還要升學。我是繼續讀下去還是出來工作？結果我兩樣都沒有選，我轉了去中大讀哲學，記得那時和朋友說，有一些問題困擾我已久，我不能再接納一些「現成」的答案，我要自己找找看。

教徒、教會、教義、基督

從七〇年至今，浸淫了十四年哲學，不見得有大的轉變和發現。但我對基督教的認識卻是加多了，而認識的角度和層面也自不同，我會從教徒、教會、教義和基督徒給予我的印象抒發一點我個人的體會和疑惑，這不打算成爲一些學術性或教義性的辯論，只是我個人的一點看法和經歷。

在中大讀哲學時，我發覺許多人不是「哲學」學生，而只是「哲學系」學生，只爲了進大學，拿一紙文憑，又或考不上其他學系才來唸哲學。哲學對於他們來說，和其他學科沒有分別。這使我明白到有許多人也只是「基督教徒」，和黃大仙教徒沒有多大分別。這樣的人常拿著一套教義來壓人，用天堂、地獄來嚇唬人、誘惑人，強要別人接受。也有一些人捧著神的名，互相謾罵，我感到很無聊。

關於教會也有一點是我頗爲反感的，回顧淵源相近的天主教、基督教、猶太教和東正教的教會歷史，我發覺宗派不和及宗教戰爭是其他宗教所少有的，像八年戰爭，三十年戰爭，十字軍東征，今日愛爾蘭和伊朗的問題等比比皆是。我想這大概根源於一種狹窄的宗教觀。

談到基督教教義，我承認它影響很廣，甚至籠罩了千多年的西方文化思潮，許多偉大的心靈服膺其上，我個人也十分欣賞其中的精采之處。然而關於其核心的理論，就是耶穌從死裏復活證明他是上帝的兒子，我卻不贊同。我想「歷史中的耶穌」和

「信仰中的耶穌」是有分別的，多人相信並不代表眞確。至今我不以爲關於耶穌復活的歷史是一個有定論的事實。

然而，我也遇過一些我眞能稱之爲基督徒的人。他們的人格、行爲在在都叫我欽佩。我認識一位天主教的神甫，他生活簡樸、熱心服事別人。十多年來和我交往，他從未有片言隻字談及信仰。然而在他身上，我看見宗教於他的意義。我尊敬這一類的基督徒，他們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種見証，那些空談公義而不在生活中彰顯公義的基督徒是我所不屑與之爭論的。

不是唯一出路

可是，我不以爲這種見証只限於基督徒才有。假若有一天大審判來到，我不相信上帝會收納那些基督徒而把像孟子、王陽明、唐君毅、柏拉圖、蘇格拉底這些偉大的人摒諸門外。他們身體力行他們所知所信的。

在德國的教會、教堂有好幾百年的歷史、美麗的雕像壁畫比比皆是，莊嚴的音樂中望彌撒很能讓人感受一種崇拜的氣氛。看看香港的教會，我只能說是低格調的抄襲，裏面是空的。其實，整個基督教壓根兒就是借來的，從來就沒有在中國生過根。對於一個中國人來說，基督教不是唯一的出路。

故此，答我爲何不是基督徒不難，要說爲何我是基督徒才難。在我的系統裏，基督教不是必需的非要接受不可的， (compulsory necessity) 。我欣賞某一些督徒的宗教經驗和生活見証，但不是基督徒才有。而同時在基督教裏面，一個社會性團體的醜陋無能卻是隨處可見，教我如何相信？

再說，上帝是根本不可以言語傳遞的，一用言語文字就規範了上帝的完全，「道可道，非常道」。試看爲何反對基督教或無神論的興起全在基督教文化之下，在中國，根本沒有人關心要來反對。面對著十九世紀以來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和傳統中國哲學的批判，這問題就更突出了。

問：那末，現今有那些信念是你持守以成爲你生命的指標呢？

生命宣信

我信生命的最後歸宿是不可見的，生命本身就是目標。我不知在我之前，於我之後有甚麼，我相信生命就是我今生所有的生命。我信生命並不單獨存在，人出生就與世界、社會、文化聯結，我的生命也是整個世界生命的一部份。我相信人是指衆數的人，我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我信人的歷史是人的活動的成果。

問：既然觸發你研讀哲學的是與死之有關的經歷，你今天又怎樣看死亡呢？

爲死亡而生

中國人相信魂附於木，故此祖先靈位是用木製的，人有三魂七魄，死祇是魄散魂離而矣，這兩個例子略略說明了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對死亡的看法。沒有一套是會對的。沒有人經驗過死後的世界，也不能知道死後如何。我以爲死不是一件事件，一個終局，西哲 Epicurus 說得好，既然生存就是未死，不足懼，若是死了就不曉得懼，兩者都沒有甚麼可害怕的。其實，可怕的也許不是死的本身而是對死的看法和臆測。死之與其說是旅程的終結，倒不如說是「最可能的不可能」 (the most possible impossibility)。每人都有一死，那沒有甚麼大不了，若是慌生慌死，與死了何異？

栢拉圖的哲學裏有一句我最欣賞的是：(philosphy is preparation for death) ，表面聽來很消極，其實這句說話正彰顯了無限的積極生機。栢氏相信靈魂不朽，人死後總有某種意義上的補償、獎賞。故此，今生就當更努力地過作一個好的準備。從這點出發，享樂主義者的只求一夕盡歡是很愚昧的。

基督教有另一個看法，就是「肉身復活」，這在哥林多書中是說得很清楚的，也是整個信仰的一個核心。但對於耶穌是第二個亞當，要帶來永生的希望，和肉體復活這個說法我不大相信。上述的栢氏魂體二分論我也有保留，我個人以爲第三種解釋——中國人的精神不朽論是更爲可信的。

在西遊記首十回裏有一個很好的關於中國人世界觀的圖畫：有天堂、神仙、人物，那是道家的，有人間道德，那是儒家的，有陰間地府，那是佛家的。然而，一般知識份子大多相信一種精神不朽的說法，意指透過尊祖敬先賢的行動，上一代的人的精神就存留於下一代人的心靈中，這是一種較相對的精神不滅說法，有別於栢氏的絕對精神不滅論。因爲是相對的，此種不滅有賴後人的記念使之「重活」。自然，也有被遺忘的可能。我比較接受這個說法。我今天對死亡仍然有一種哀傷，但接受的程度是比當年大了。

訪楊牧谷博士
整理：沈濟全

編者按：
楊牧谷博士曾受訓於多間神學院及大學，並於英國劍橋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亦爲中華基督教會牧師。楊博士著譯頗多文章、書本、論文以至辭典，亦主領不少神學延伸課程，實爲華人出色的神學學者。本文是應《橄欖》編輯之訪問，漫談他對信仰、人生的看法。

信仰——生死存亡掙扎

基督徒的世界觀

世界觀，或稱宇宙觀，我也稱其爲代模(paradigm)，就是人在經驗中發現了世界，而將他所得到的經驗資料組織起來，建構成一個架構，作爲人之所以爲人的一個理據。每個人都有一個世界觀，由此引伸出他對現實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態度。傳統教會教導中的世界觀是一個純物化的世界，上帝是存在於靈界，高高在上的，與世界無關。世界是由撒但掌權的，世界於是成了靈魂的監獄。在此，人只有兩條出路：若要追求靈魂聖潔得救，只得逃脫世界，對世界採取消極否定的態度；又或是沉醉於物質世界，只求肉體的享樂。總之這是一個純物質、封閉的世界。但我認爲一個正確的基督徒世界觀剛好相反，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特色就是世界不是自給自足自成的，更不是獨立自主的，它依賴一個比它本身更高的存有 (Being) ，來賦予它意義並作它存在的根基。所以神學上創造論和創造主的觀念是很重要的，世界是神創造和神所在的地方，神不因人的犯罪而離開，神仍在，祂仍是主。由此看，世界和其上的文化非但不是不好，更是我們應積極投身建設和見証神的地方。神是世界的主，也是歷史的主，世界就是歷史進行的舞台，神就是要我們一起參與創造歷史 (to co-create history with God) 。

神是歷史的主

神是歷史的主是基督徒信仰中一個十分重要的觀念，由此又談到歷史觀的問題。若說到有關人類

的歷史命運，除了基督徒所相信是操縱於神的手外，大概有以下兩個看法。

第一，人類歷史是操縱於命運或是機緣。「命運」、「機緣」是一些完全非理性，非你我所能明白掌握的東西。在這觀點下，那是完全不可能去爲明天奮鬥努力的。香港似有不少人是相信這種觀點的。教會中也有不少基督徒以「上帝安排」來合理化一些想不通的事情，以致上帝變成了命運的同義詞。

第二，就是一種唯物的史觀。世界和歷史是純粹物質的，由因果律組成並可以解釋的，歷史就成了一個封閉系統。這種看法又正是人類痛苦的來源。在這觀點下，所有我們從歷史中支取出來的不會多過我們從歷史中注入的，於是我們對我們的過去了解愈多時，對將來開拓的潛能 (Potential) 便愈來愈少，經驗將會不斷地減退我們的潛能和可能性。從因果看時，明日永遠是少於昨日的。於是漸漸地，我們也會發覺沒有理由去奮鬥努力。

但對於基督徒來說，神是歷史的主就構成了我們奮鬥努力的基礎，因爲歷史不是操縱於自然律中，而是在全能的神手中。如果歷史要有意義，在一方面，就必須要有一個不屬於歷史本身的新因素，來賦予歷史意義和作其目的，因爲過程不可能是目的，故此一切屬於歷史的也不能成爲歷史的目的；而在另一方面，因爲一切不在歷史之中的也將不能改變歷史，故此，這新因素也必須成爲歷史一部份以致能將歷史改變。例如，觀念就是不受時空限制的，所以是非歷史的東西，而馬克斯及阿當史密夫 (Adam Smith) 的觀念爲何能改變人類呢？就是因爲他們的觀念被落實成爲事件，變成無產階級革命及資本主義制度，成爲歷史的一部份，於是才能改變歷史。基督教信仰中的「神道成肉身」就是這樣的一個切入歷史過程中的新因素。

我剛才說，一切屬於歷史的不能導引歷史走向一個目的；而一切不屬於歷史的卻又不能改變歷史分毫。道成肉身就恰好將這兩難解決了，本不屬歷史的神，亦是歷史的主，來到世界並且成爲了耶穌基督，活在歷史中，祂是眞正的神和人。然而，假如耶穌基督死在歷史中，祂便是被歷史的力量所囚禁。可是，耶穌復活了，使祂再超越歷史本身。總之，「道成肉身」這新因素在某一時空中切入了歷史，既破了歷史的因果律，使人類歷史命運不能純從人的因果來解釋，而復活 (Resurrection) 又使這新因素不會被歷史力量所囚禁，而導引歷史走向它的目的。

對基督徒來說，耶穌基督的一生帶來的最大激勵就在於此，這個本不屬於歷史的基督，活在歷史之中，又是那位應許將來要再來導引歷史進入新天新地之中的。從這裡出發，落到我今天在歷史中的狀況，我面對我的主，祂既呼召我去與祂一同創造 (Co-creat) ，我便感到快樂，並且莊嚴的去回應祂。所以這呼召不是單單呼召我從罪惡中被拯救出來，更是呼召我參與神的創造奇工，在此我的使命便不單是口中傳講福音，而是整個人生的各方面都參與建設，因爲整個歷史都在神的手中。教會的福音工作便不應再像撒但掌權的世界觀中，是妹仔在主人家中偷做的私事，而是主人在家中做的正當事。另一方面，神是世界的主，世界便是我的家，我可以完全合法地去享受其中的一切。同時，我要改變世上不好的，使其更進一步，因爲這價值是神所賦予的，是永恆的。

今日的香港
——神仍是歷史的主

神是歷史的主這個觀念對今日香港的基督徒來說就更有意義。今日在香港前途問題的衝擊之下，香港有很多人的反應就是去選擇他們自己的歷史，就是決定移民離開香港。而歸根究底就是對政權轉變的一種害怕。但是對於我們在香港的基督徒，作爲一個上帝呼召在此聚集的崇拜羣體來說，我看不到甚麼理由要我們恐懼政權轉變。神是歷史的主、是創造主的觀念就告訴我，香港是上帝的地方，也是我的地方，是上帝呼召我在此與祂一同創造歷史的地方。在這裏，我對我的弟兄有責任，我有祭司的職份，我實在看不到離開的理由。

有人以下一代的幸福爲理由，謂縱使自己不怕苦，也不能勉强下一代跟自己一起吃苦云。但我認爲當神呼召一個人時，人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對神負責而非其他，這就回到我剛才說神是歷史的主這個莊嚴起點來作反省了。至於應否爲兒女選擇則是假問題，因爲無論怎樣選，你都不能避免地爲兒女選擇了某條路，那只是一個信心問題而已。

當然，因爲對政權無信心，害怕受苦以致退縮是今日華人的普遍問題，但爲何我們都因此紛紛投向美加呢？這裡又可有另一些反省。因爲我們在美國捱苦，對我們來說是有意義和有保障的，使我們可以有一個較好的明天，使我們覺得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相應的報酬。那麼爲什麼美國會較保障我們有一美好明天呢？因爲從前有人艱苦經營，建立了憲法，使自由、人權得到保障，以致我們今天可以享用是也。這就反映出嚮往美加就是一種只想承受歷史成果的心態。我們可有否考慮過當歷史經過我手時，我可以如何參與建設一個更美好的將來，使下一代更加得益呢！若眞的從這點上考慮，我說美加便不可能比香港更好了。當我們的去留抉擇最終落到一個利害關係上時，我們便應將我們的恐懼用理性誠實仔細的量一量。

我之强調神是歷史的主當然並不表示我要絕對化了留下這個行動作爲對政權轉變的回應方式。落到現實處境中時，回應的方式是在不同處境中有所分別的。例如歷史上中國的文革時期和德國的納粹時期，政權是威脅着教會的生存的，在這情況，反抗政權、離開、隱沒或轉爲地下都是可能的回應方式。只是在一九八四年今時今日的香港，根據我現有的資料，我看不到中國政權是會損害我的生存的，所以我看不到離開香港的理由。但今日有不少人正在散播那末日、地下的氣氛，這是我所强烈反對的，當教會要轉爲地下時，這是她要放棄作爲一個組織去存在、去發揮她應有功能之時，除非教會的根本存在受到威脅，否則絕不應作此打算。

道成肉身之於我

「道成肉身」是基督徒信仰中另一個極其重要的觀念，上面我已從理論角度談過少許，現在我再從個人信仰歷程中去談談。

對於我來說，「道成肉身」不等於只是二千年前聖誕夜的一件事件而已。「道成肉身」的含義就是「道」成了肉身，活在歷史 (incarnated in history) 當中；今天這「道」也要籍我們去活出 (incarnate) 那福音眞道。所以，對於我的存在和前路來說，有一取向應是不應的，就是神要福音可以活出(incarnate)

在我的環境中，這當中的決定因素就是一個呼召 (calling) 。這是每個基督徒都應該有的，以使我們不是糊塗地生活，這呼召更重要到一地步可以支持你擺脫很多引誘的陷阱，使你不隨波而去。

當我在英國完成神學訓練回到香港時，生活環境中就不斷出現機會要自己去做那些教會或機構委員會委員、主席等，這對我來說實在是一種引誘，是一種名和權的引誘，是不易抗拒的。但我很清楚我的呼召是要做神學工作，自己多年受訓和爭取機會都是爲此而已，至終的目的是要思考和整理中國教會的神學思想。於是我便得主動有意識的去拒絕

那些牽引自己的引誘。當自己去拒絕時，常有一種失落的感覺，但我靜下細想時，我知道我這樣做不爲什麼，只是爲了要忠於我的主對我的呼召。在此我想起了翻譯呂振中譯本聖經的呂振中，他有很好的訓練，絕對有資格去當那些主席位置，但他一生人只做一件事，就是翻譯聖經，只爲忠於自己的呼召而已。當我每天坐在書桌前對着書本，做着那些抽象的思考工夫時，但感到一邊做，與神的交通是那麼親密，又想到自己正在連結着前人的努力，更愈覺我的工作是神所交付的，是何等神聖莊嚴。這也許是「道成肉身」於我的具體象徵吧！

連結我剛才曾說的歷史延續性，我時常感覺下一代是很眞實的，我做的一切對下一代都是很有意義的。我現在所做的是沒有很多讀者的，例如我很關心的一個科學與信仰對話的問題，我曾與福州神學院的老師談過，但他們根本完全不明白我所問的問題。我關心的就是，在今日中國四個現代化，中國人愈來愈物質主義化之時，教會可否有信息去提供一個較好的觀點去看物質世界。我深深感受要在有生之年必要做的有兩件事，對香港來說，就是「復和神學」；對新中國來說，就是從創造論出發去處理一個科學與信仰對話的問題。我看我的存在的意義就是去寫出這些著述，以及一些神學教育工作上的工具書，在萬千多尺的圖書館書籍中增加三至四寸的位置而已，我看不到有更大的願望了。這就是我的呼召。

透過我活出福音，是每個人都應有的意識。我相信在歷史中，神都給予我們呼召去做一些工作，是我們做得最好的，我們都應該去把握，不要讓祂失望。若我把握這個呼召去努力，我就是回應了神對我們的邀請，邀請我們與祂一起創造歷史；這歷史是要延續到一個新天新地中去的，是神應許要親自成就和邀請我們參與的。信仰就告訴我，我的價值不是這世界所賦予我的，而是神，萬有的創造主所給予的，我的價值和尊嚴就是去執行祂給我的工作，這就是我存在的基礎，給予我生命力，叫我有勇氣有信心的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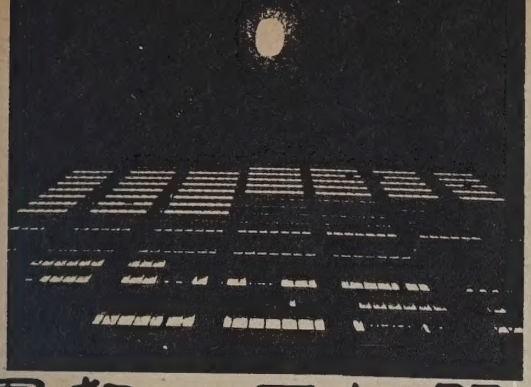
信仰—生死存亡的掙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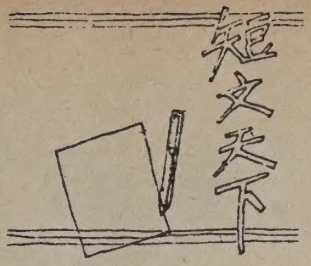
我很接受湯恩比 (Toynbee) 對文化興衰發展的解釋的觀念，就是文化發展史是一個挑戰與反應 (Challenge and Response) 的過程，一個文化之所以興盛純因該文化能對應歷史的挑戰。我認爲掙扎求存實是人類一切文化與信仰興起的關鍵所在。從信仰上來說，我相信任何眞實的信仰都是在生死存亡之間掙扎產生出來的。當一個信仰塵埃落定後，一切物質條件豐裕了，信仰就會變得表面化起來，就是理性上更有系統和一致，宗教表現上更加有聲有色，但其對於人生死存亡的價值就會邊緣化，變得可有可無。這也某程度上是香港的寫照，難道我們眞要落到朝不保夕時，信仰才產生意義？作爲高級生物，我們一定要問存在的價值，我們是爲了一個價值而生存的。香港前途問題的衝擊正是香港教會信仰面臨考驗的時候了。

信與不信，爲何？

若我們問人有沒有可能信或不信，那是一個假問題，因爲從可能性問是沒有意義的。彼得，作爲初期教會的領袖，也曾放棄信仰吧！一個人最終放棄信仰，很多時不是因爲來自外面的思想理性衝擊；從一個代模 (Paradigm) 建構的角度看，當一天發覺自己的代模不能再承載本身的經驗和理性時，他就會換一個，可能就是放棄信仰。此外，很多時的打擊則是來自一些事件，例如愛人去世之類，又或是自己犯了大錯，但這些事情是否必要引致離開信仰，就是因人而異了，我相信神是有足夠鼓勵給我們去面對生活的。

在我來說，信主已二十多年了，我從未懷疑過。信仰的豐富不在於與人思辯優勝，而是在於我在信仰中去經驗生命，這本身已是一個不斷豐盛的過程 (enriching process) 了。多年來的研究和經驗，我發見信仰的包容性和可能性是十分豐富的。我從最保守的神學院到被視爲最開放的神學院，從福音書房的出品（註：一所出版保守屬靈書籍的機構）到最前衞的神學思想都涉獵過，我經歷不到威脅的力量，而是不斷的豐富了自己的信仰生命，不斷擴大自己的代模。現時神學對我來說，是關於神—人—世界 (God-Man-World) 的一個代模 (paradigm)。總之，哲學辯思的優勝與信仰生活可以是無多大關係的，神的啓示永遠是事件性 (eventful) 的，我們的代模建構也非純理性的，而是一個經驗和反省的建立過程。





團契—原級關係

施勳森

近一兩年在教會內，除了「香港前途」問題外，有關教會內部問題的反省中，要算是有關團契，事工的課題最爲顯着了。《門徒訓練》喊出了「團契，使人艮心不安的傢伙！」，《信息》又形容團契是「夕陽工業」，《今日華人教會》去年二、三月號也以專題討論這問題，實算是近年反省得較爲集中和深入的教會問題了。以上的文字中，主要都是從社會變遷帶來的影响，團契組織和事工模式，團契文化與訊息等角度探索，分析團契存在的問題。這些都是甚有價值的反省角度，但卻似乎少了一些微觀的人際關係反省，若有也都是些頗教條性的要愛人、關心人之類說話，是發掘人罪疚感多於有實際反省意義的。個人在此，也望就這方面淺談這些少意見。我的起點是：團契是一種關係，是團友與團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建立成功與否，除卻環境因素條件外，還需要交往的雙方對自己和對方，以及這種關係的本質有一正確的瞭解和實踐。

我會撇開神學角度，而以一個較近似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現代社會由於分工精細，知識職責專門，人的階層、行業就變得十分複雜多元，加上資訊發達，交通便利，更構成現代人一個多元的社會生活，在這複雜的社會結構裏面，人背負的社會角色也就更形繁多和複雜。人就等如一堆角色、標簽 (Label) 和類別稱號 (Categorical term)，而現代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也就是一種角色與角色之間的關係。當人只被約化成一個角色或一個類別之後，人便不再是一個獨特、自由和整全的主體了。角色與角色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次級關係 (Secondary relationship) 。在其中，人是可以替代，轉換以至可有可無的，角色比角色後面的人更加重要。現代人的疏離、孤獨感也多半源於次級關係的泛濫。

團契是什麼關係呢？團契是上帝所呼召的一個愛的羣體，分享着一種愛的關係，這是耳熟能詳的；但這是什麼呢？用社會心理學的字眼，這應是一種比次級關係更根本的原級關係 (Primary relationship) 。在其中，人是完整的一個「人」。

運用這兩個基本觀念看看團契吧！我認爲今日教會團契有着不少次級關係的。也許團契不能離開社會組織分工的影响，我們的團契不是也有着衆多事工小組、導師、職員、組長、團友、司琴、司事、「哥哥」、「姐姐」、「被輔導者」、最佳主席、最佳帶遊戲者等等嗎？角色委實不少，這些都還屬次級關係的層次；但一個理想和眞正的團契必須超越這層而到達一種原級關係中。

當然，一個原級關係的建立受着很多不同的因素影响着。但其中首要反省的，就是在於我們怎樣去理解這種關係的本質和在其中的人。我在這裏强調三點：—

第一，人在其中是不可替代或轉換的，張三就是張三，是獨特的，不能以李四來替代。人於是不能單被套上一些角色，類別稱號，或標簽，當人被約化成以上東西時，他／她便不再是個完整、獨特的人了。一種原級關係的出現也就在於參與的雙方洞悉到對方作爲一個人的獨特性。

第二，原級關係是要求一個全人的投入的，包括了一個人的理性、感情、意志等各方面。是全然的剖開自我，讓彼此進入對方的世界，以至心靈深處，共享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親密 (Intimacy) ，彼此成全。

最後，在原級關係中，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當人以一個角色出現時，人很多時都是他人達到一些目的的手段而已。但人作爲人必須是一個目的，在原級關係中，愛人就是爲了去愛人，交往就是爲了交往，不爲其他目的。

當我們在喊團契沒有人關心我，團契不能滿足我們需要，又或是謂團友不投入關心團契時，也許我們每個人首先要反省和重整的是以上的觀念。

（作者是港大文學院畢業生）

全職事奉：祝福？咒詛？

ARENDT

每年皆有無數年青的弟兄姊妹決志全職事奉，他們大多不會做「回頭馬」——即終其生均爲全職事奉者，若他們回到社會中打滾，我們多會投以奇異眼光；面對着立志事奉的弟兄姊妹，我們的反應均爲鼓勵，感恩和欣賞，但全職事奉是否必然被神所祝福，它可以是咒詛嗎？

全職事奉—自我肯定

每個社會皆有其獨特的遊戲規則，在香港，它就是成功、醒目仔、蠱惑仔等等，甚至連大衆傳媒也扮演着催化作用，周潤發、劉德華、呂良偉等正代表着李嘉誠的香港式神話。但這個遊戲規則剛好與基督徒的信仰背道而弛。當社會鼓吹「向上爬」、「要掂」、「要叻」、「死衝」、「扮嘢」……，聖經卻强調要謙虛、委身，犧牲和否定自己，由信主開始，牧師，長老，導師和弟兄姊妹均教導要小心隨波俗流，不要貪愛世界的名利，倒要爲基督的原故，捨下一切。故此，教會的教導使很多基督徒對於將來在社會「向上爬」有一層厚厚的陰影，那麼我們還有什麼途徑去肯定和實現自己呢？既然不能玩香港社會的成功／名人遊戲，基督徒只好參加基督徒圈子的成功遊戲——委身，而全職事奉就代表着這個遊戲的最高境界。每日工作八小時（甚至以上），週末週日也沒有機會好好的休息，大專畢業也只拿着不足二千元的薪金，而「升職」、「晋升機會」更是遙遙無期，同時又受到「世界」的歧視、「世人」的逼迫，加上父母的壓力，這一切均爲全職事奉者帶來一種不亢不卑，傲然不羣的感覺、正如李嘉誠以「事業成就」來肯定自我的價值，大學生以「搞活動」以顯示一個充實的生活，而基督徒既未能在社會「大幹一番」，乃放棄社會名利以肯定自我，故此，薪金越低就越「偉大」、工作越辛苦就越感人，社會壓力越大就越愛主，甚至連自己也自以爲很「愛主」，昭然若揭，人最怕自己無貢獻，基督徒絕不例外，故此，他們常喜歡把自己和非基督徒比較，「看哪，油脂仔生活何等空虛！」、「中環人爲生活而奔波」，人生毫無意義」，「工廠工人只懂賺錢，卻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世人爲物質，賺錢而拼命，則更顯出全職事奉者的「可貴」和「偉大」。

全職事奉—逃避現實

香港這個商業社會的定律是「效率」、「適者生存」、「要掂」、「有料到」，但在教會教導中，我們卻强調謙卑，彼此相愛，不可論斷別人，一種捨命的心態；所以，當弟兄姊妹進入社會工作時，可能有很多不適應之處，例如不能接受這些行業的次文化——「扮醒目」、「充有料」、「放冷箭」、「效率掛帥」、「人事鬥爭」、「不可講眞話」，在工作裏，亦沒有同事與你分享其感受，犯錯亦未必有人給予安慰，與同事交談的內容也可能很「世俗化」、「沒有深度」、「絕不屬靈」，工作更是極之刻板而沉悶，放工後大多是搓麻雀，或是蹓覽商場，再加上教會從不鼓勵向上爬的心態，所以，在高度競爭的行業裏（如電視台，廣告和商界等），若不是終至轉行，弟兄姊妹多是「與世無爭」的一羣，故此出現一些有趣的現象，例如在商界裏的基督徒，絕大部份是小白領——即一般文員，能升至主席或總裁級數的基督徒，壓根兒是鳳毛麟角，又例如在四台山上，基督徒多在港台而最少於無線，原因也是不言而喻，彷彿社工，護士和教師成爲了最合乎聖經原則的工作。亦由於太多弟兄姊妹放棄了很多戰略性的位置，基督徒在社會始終未能獨樹一幟，建立一套完整的基督徒文化。

全職事奉——與外界脫節

全職事奉最大的危機就是與外界脫節，試想想，每天皆與一班擁有相近次文化的同工相處——簡樸的服飾，共通的語言和術語，較溫馨的人際關係

，甚至相近的思想方法。長期耳濡目染，彼此互相加强對方的思想和生活形態，以至有過份單向和單一化的危機，例如凡事只以人神關係或罪爲終極結論，因而漠視了一些社會、結構性或心理上的因素，例如看到少年團契的破落，他們只歸咎於導師不力或少年人的敗壞，而忽略了文化與社會上的轉變，如現今的團契模式能否切合這一代的青少年。更嚴重的是，全職事奉的社會接觸面相當狹隘，其中以神學院與地方教會最爲封閉和受保護，少則時事觸覺遲鈍，大則完全不吃人間煙火，只流於孤芳自賞，昭然若揭，若長期缺乏社會衝擊，加上與非基督教朋友日漸疏遠，每天所接觸的皆爲相近的思想形態，很容易會變得保守，單向，孤狹隘，甚至充滿謬誤。彼此强化固有一套意識形態，凡事皆以這套固定不變，放諸四海皆準之金科玉律來解釋，因而成爲一個封閉的系統 (closed system) ，思想保守，單向，僵化、狹隘，甚至謬誤乃屬必然後果。

這個封閉系統之內部亦是缺乏衝擊，這皆因基督徒很强調愛心，彼此接納，相處自然也較融洽，就是指出對方之錯誤，通常也是：「我很欣賞你……，也很同意你……，但我的感受是……」這與商業社會的「互踩對方」、「抬高自己」、「搏殺」、「充有料」、「愼言」等等的人事關係確是南轅北轍。

全職事奉——扼殺進步

另一方面，若長期彼此强化一套固有的意識形態，不單困於傳統的藩籬，很可能變得有點排他，尤其對於一些迥異於自己的一套神學思想，例如很快會對自由神學不屑一顧，嗤之以鼻，或對個人主義或道德無政府主義衆口一詞，衆腔一調的批判。這樣，很快就會以捍衛眞理者自居，更遑論虛心的探討異於自己固有的體系，此種唯我獨尊和孤芳自賞的保守主義成爲一個沉重的包袱，扼殺了基督教的進步。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有新同工加入，舊有的一套意識形態也成爲一個沉重的枷鎖，有一種磨平的作用，使他不自覺的漸漸認同，並摒棄迥異於固有系統的個人特性和心態，這個「認同」、「同化」和「非激進化」的過程使很多地方教會和翼鋒教會成爲一股保守勢力。同時，每所基督教的機構，皆有其根深蒂固的神學與宗派背景，就算一些超宗派的機構，亦會不自覺的發展出一套神學立場，固此，若加入前未有充足認識，只會毫無保留的接受了其固有的神學立場，繼續維繫現狀僵化既成的框框，而未能扮演一個催化和刺激的作用。

結語

面對着以上提出的問題，追本溯源，是弟兄姊妹在一個保護，封閉，削平和保守的環境（教會＋學校）成長，畢業後，卻即時進入全職事奉的行列，即由一個受保護的地方進入另一個比校園更封閉和與世隔絕的玻璃屋；弟兄姊妹根本未曾眞正接觸過這個眞實世界。況且，一旦進入基督教圈子後，期望關注社會時事也變得有心無力，能夠定期閱讀報章雜誌，已經難能可貴。最後，在未清楚認識其神學背境和立場就進入某福音機構或神學院，更可能漠視了整個香港教會的宗派和神學形勢，由最保守到最開放，最基要到普世，故此儘管他們是滿腔熱誠，甘願拋下世間名利去事奉神，卻只淪爲繼續僵化既成制度的保守力量，未能挑戰現狀的盲點，更成爲改革力量的敵人。

讀社會學的感受

老鄧

寫這篇文章，有幾個目的。先是趁着還未畢業，有機會總結一下讀書的經驗，既可作爲個人歷史的回顧，亦盼望與後來者分享。其次是覺得，橄欖的路線，始終不夠多元化，雖云是公開論壇，認眞利用的人不多，故此幾年以後，《橄欖》所探討的，大概離不開神學反省，就是香港教會模式，社會關懷等類型的題目，儼然是社會關懷的先驅；小弟在此分享讀書的感受，乃是希望融合學科與個人經驗，打破《橄欖》「已有的框框」在上述論題外發揮一下。復次，《橄欖》爲一大專基督徒刊物，應多接受外界的投稿；從前，外來稿件太少，不成比例，我們也應負一點責任，以投稿支持克盡綿力。因此，這篇文章偌或是一無是處，然而爲着上述目的，我也勉爲其難的執起筆來。

討論讀社會學的感受，首先碰到的難題，就是介定社會學的內容。社會學最簡單的介說是：「研究社會的學問。」然而，社會包羅博大，不一而足，而且怎樣去研究，去了解社會，也是各師各法，沒有一致的結論。是以，下述有關社會學的內涵及方法，多是因應自己對此學科的了解有感而發的，不敢自稱爲一整全的觀點。

社會性的，非個人性的

社會學一個最重要的論點，認爲社會上的各種事物皆是社會性的，而非個人的意志所能夠改變的。用馬克思的話說，任何社會現象都有其「實質基礎」 material basis ，一般翻譯爲物質基礎，然現在此詞滙已應用於指涉非物質的項目），故此，他認爲資本主義之會興起，並不單單因爲存在有某些企業家 (entreprenuer)，而更爲首要的，是存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實質基礎，例如農業已足夠發達，可以容許更爲頻繁的商品交易，有更多人可離開農業生產，轉向工業生產。此爲實質基礎之謂也。（至於馬克思那句名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容後再探討。）其他社會學者也抱持相近的論點。比方，古典時期的涂爾幹就會認爲社會現象是一些「社會事實」，外在於個體的心理狀況而自成一體；另一個古典時期學者韋伯也認爲，每個社會行動者本身都會把世界的意義組成結構。

上面似乎談得抽象一點，現舉兩個例子說明，一是應用於社會，另一是應用在教會。以問題青少年爲例，（姑且稱爲「問題」），幾十年以前，一般人都會認爲，錯在青少年本身，他們一定是自甘墮落，以致於爲非作歹；那時候，最多也是責備他們的家長（已開始接近社會學觀點）可是到了今天，大家都曉得「不是你錯，也不是我錯，是社會錯了。」，把問題青少年這一現象追究到更廣泛的層面上，顯示出社會學觀點已普遍爲人接受。又以教會發展爲例，牧者或「虔敬」一些的弟兄姊妹，總喜歡把教會呆滯不前的原因，歸究爲會友靈性不佳，又沒有追求靈性上的長進，把問題歸究到個人身上。可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卻會從教會的組織模式與及發展策略上探究教會停滯不前的原因；比方，可能聚會根本太頻密，以致會友根本沒有機會與其他人接觸；又比方，可能會發覺得沒有適當的環境與其他人一起生活及分享福音。即是說，從社會學的觀點，許多問題都是結構性上的，而不一定是會友個人的問題。

社會學方法

以上所言，只是社會學分析的主要內容之一，而這些內容就是透過社會學揭露眞相 (debunking) 的能力而獲得！是社會學方法最具威力的部份。記得一年級時所看的導論書引言云，社會學學生要把從前看爲眞 (taken for granted) 的見解剔除，而要對社會的任何現象加以重新懷疑及評價。回想初讀此段，以爲易辦之極，但三年多後，發現認眞的用這個方法去看世界，會使整個人陷入另一種迷惘中，先不論個人體會，介紹一下這個觀點所引伸出來的結果。

循着這條路分析，社會學對於急劇的轉變，如革命，總是抱着欲拒還迎，卻迎還拒的態度，受着組織制度的限制，談革命何嘗容易？而且，社會學又會考察某一事件的原本的目的以及實際的結果，而歷史告訴我們，良好的動機每會引出不良的後果，比方對於在現階段的中國搞民主運動，我個人以爲是不合時宜的，因爲中國還沒有搞民主的實質基

礎，中國人還未普及受教育，知識不足，根本不能談民主。固然，我不會否認，民主運動本身是值得支持的，並在政治理論上需要提倡的，但就中國社會發展來說，却是不合時宜。

是以，社會學是一種打破神話的武器。革命份子面對社會學者，好像只能這樣說：「這樣說就沒甚麼可幹的了！我總是相信會有希望的！」或許，社會學者會譏笑革命家沒有讀過社會學。

社會學不單評制烏托邦式思想，也同時評制現存體制。是以，社會學描述現存的社會分層制度，分析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率，會發現高上階層人士，透過對子女的教養，作足夠的教育投資，子女大概都能維持高上階層的地位。相反，低下階層人士，可能對子女疏於教養，或許是資源不足，故子女終究停留於低下階層。經過上述描述，就可以知道，所鼓吹的自由平等，事實上卻並非一般人相信那麼眞實。

因而，社會學不單單使我們了解社會現象有其結構，自成一格，而且應用這種方法，社會學還具備有揭露眞相 (debunking) 的功能，一些從前所疏忽的，「當以爲眞」的現象，如今漸漸呈現出來了。

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

那麼，一個人的意識是否亦受社會環境所影响及左右呢？這是一個既嚴肅而又有趣的題目。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使上項問題亦成爲社會學探討的題材，並開出了知識社會學 (Sociology of Knowledge)，以及更專門的探討社會學說興替發展的實質基礎，名爲社會學之社會學 (Sociology of Sociology)。是故，馬克思甚至認爲沒有純粹的思想，所有的思想都包含有階級性的。到了今天，似乎沒有人會否定個人的思想必定受到其背境所影响，問題在於，影响的程度有多深多廣，故馬克思所言之「決定」，亦成爲後世爭論不休的焦點，「決定」究是指思想完全受到實質基礎影响，抑是指實質基礎限制了思想的演進呢？

舉一個例子就可說明上述爭論要點之所在。比方，教義上的救贖說究竟眞是基督教信仰的眞義抑或是保羅以至奧古斯丁時期的時代產品。無可否認，代贖的觀念與當時期的法律概念互相呼應，十分一致。問題在於，救贖論是完全受當時代的法律概念決定抑其本身仍自成爲眞理呢？

從這裡出發，社會學似乎帶引我們走進一種絕對的相對主義或是絕對的懷疑主義中，到最後我們似乎不能夠找到眞理。

SOCIAL STRUCTURE VS INDIVIDUAL CHOICE

以下是我的見解。

談到結構的問題，社會學確實提供了一條很有見地的方向。人既然生存於社會，自然受到周圍的限制，此點是不容否認的。不論是教會，社會以至國家的事，都必須經過審愼的考慮，照顧到事物各種的關係。故此，若回應方才那位革命者的感歎，我會說：「不是什麼也不做，而是做的時候要更加戰兢，更加承認自己的限制。」聖經亦曾說：「我們是與空中掌權的……爭戰」，或是近來流行的所謂 "Structural evil"，意思皆是指超於個人所加於個人的限制。當然，結構的分析也不應視爲是最終的，以免陷入徹爾路 (Jacques Ellul) 所講的TECHNICAL IMPLICATION OVER HUMAN BEING。事實上，Ellul 在 "The Politics of God & the politics of man" 一書中，透過先知書的例子，亦說明人類社會的方法不一定爲上帝所用。但他反對的，是 manipulation，他沒有認爲無需改變結構就可改變現況，不過結構的改變，是因一個人或幾個人順服上帝，從而導至結構上的改變。我個人認爲，現在教會想及關於整體結構性的問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教會應該摒除成見，不要將組織結構打成爲世俗、屬人的，而不加注重。教會應該尋求上帝的旨意，同時亦應思考組織制度策略上更多的轉變。

RELATIVISM?

這要看我們怎樣看待社會學，若把社會學看成是一切事物的制準，可稱之爲「大社會學主義」(Sociologism)；若把社會學看成一無是處，所有人類

社會的過去，現在，及未來都是由個人所決定，所開創的，可稱之爲「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　不同的社會學派對於此問題的看法也不一樣。我自己覺得最適當的看法是理解社會學派韋伯及柏格 (P.L. Berger)　等人的見解。

韋伯認爲，社會學者有二重身份，既作爲普通一個人，亦作爲一社會學者，作爲社會學者的時候，他要放棄了平時思考的方法，用一種客觀的態度去了解社會，然而作爲人時，他可回復平常的態度。柏格換了一句話來說，認爲 "Sociology is a way of seeing"，本身不能是最終的 (It is not ultimate.) 他甚至舉了一個例：一個回教徒的社會學者，透過種種考証，發現回教的起源是由於某種特殊的社會因素；但這無妨礙他的信念，他可以在作禮拜時，感謝眞神利用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發展回教。

當然，這樣說完之後，眞理的基礎就不再是這麼的外在、可驗証、可推論的了，而會轉移到個人內心的體驗，亦則近於存在主義的說法了。

但那是最好的方法。好一段長時間，我自己不能從理論上去解答社會學所發出的挑戰；到現在，我才覺得要把社會學的功能劃分：透過社會學方法，我們可以對社會有一種特殊的識見，但那絕非是最終的。於是，我尋找自己心靈的體驗，來印証人生與信仰的眞實。

我很幸運的找到了：

透過他人與自己，我體會到自己裡面有一種不尋常的生命力，此種動力驅使我生存及努力。

透過人與人，我發現那是一種寶貴而且眞實的經驗，人與人互相支持，互相倚賴，從而顯露出生命的方向。

透過人與上帝，我體會到人生的限制，而需要上帝。而上帝爲能力的泉源，鼓吹我努力而熱情地生活。

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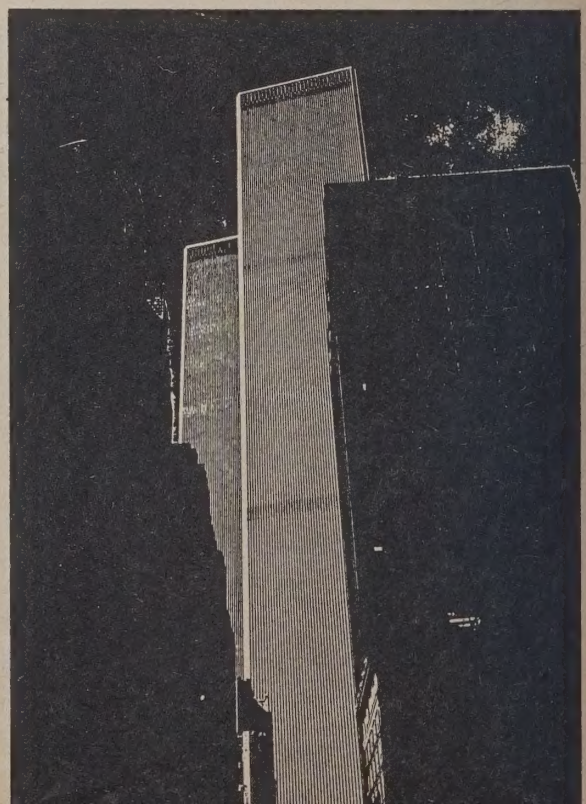
故然，上述經驗全部可以用知識社會學的方法來分析，然而那既成爲了我的體驗之後，就不再因社會學的分析而動搖，正如那回教徒一樣。

回頭再說社會學的用處。相對主義使人分不清眞假，故然是害處。然從好處方面想，經過了社會學的訓練，我們會具有戰戰兢兢的態度，因爲恐怕到最後我們仍然不知道眞相。聖經亦包含很多無絕對見解的事例，如外邦人是否應守割禮，獻過祭給鬼神的肉應否吃。我們培養出一顆開放的心靈，故然有自己的立場，但與此同時，亦具備社會學的研究精神，樂意於聆聽人家的意見及看法，而我相信更多的了解亦應從此而生。

①：韋伯的「客觀」，是相對於日常生活態度而言，並非像自然科學家那樣，要尋找一些「外在可經驗」的知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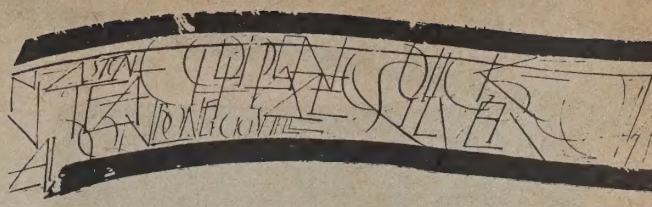
②：如何說服教條主義者不要那麼教條，是我未能解答的一個有趣題目。事實上，我就曾面對這個困難。

（作者爲中文大學社會學學系畢業）



神學與崇拜

羅錫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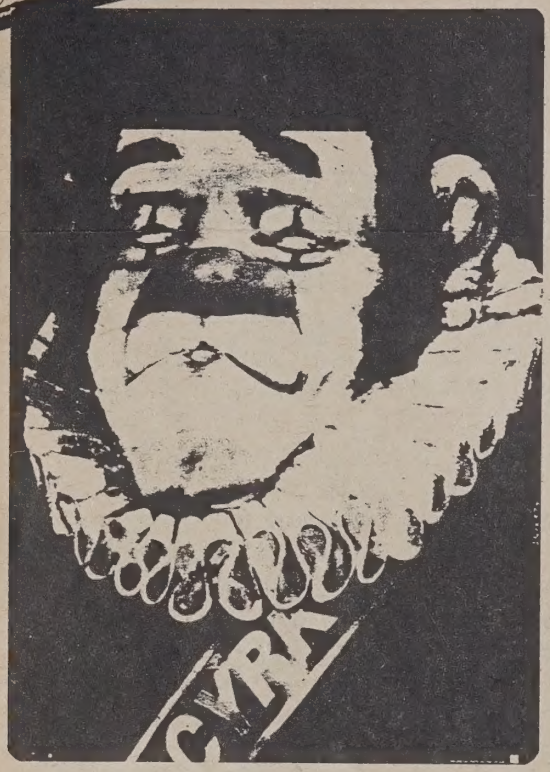


崇拜具體表達了教會的本質

有一次，劍橋大學神學系的教授華基夫牧師，Rev. E.C. Ratcliff 著名的禮儀學者）問牛津大學聖保羅書院的教務長英格博士 (Dr. W.R. Inge) 對「禮儀」有沒有興趣。英格博士回答說：「沒有興趣，正如我也不集郵一樣。」（註一）這是二、三十年前的一般見解。對好些神學家來說，禮儀的研究似乎只是故字堆中的考據，教會歷史的陳跡，不受到重視。對福音派的教會而言，更有一種「反禮儀」的趨勢，於是乎，神學（信仰）與崇拜（禮儀）就漸漸的脫了節，直至近年的所謂「禮議運動」(Liturgical Movement) 興起，不單迫使教會反省其崇拜生活，更引起教會生活的更新和復興，於是，神學家們開始注意「禮儀的研究」。

如果神學可以跟教會的信仰和生活分道揚鑣、或背道而馳的話（歐美很多神學家的確如此），我們就不必探究神學與崇拜的關係。而當我們稍爲研究神學思想發展史的時候，就不難發現，基督教的神學思想是從教會對基督的經歷，崇拜和宣揚而產生，而成形的。最早期的神學程式，其實就是教會對基督的「頌讚」 (Doxology) 和宣認，（如腓 2：6—11，提前 3：16），三位一體的神學程式的成立，亦與洗禮的禮儀有密切的關係（太28：19）。保羅說：「所以弟兄們，我憑著上帝的仁慈勸你們，要把身體獻上，作聖潔而蒙上帝悅納的活祭；就是你們理所當然的事奉。」（羅12：1，新譯本）他所說的「事奉」，原文是 leitourgia ，也可以翻作崇拜、禮儀 (Liturgy)。上帝的子民對上帝的救贖最適當而合理的反應就是 leitourgia 。所以在崇拜的生活中，最能具體表現基督徒的信仰。所以要瞭解教會的信仰，除了閱讀其信仰的宣言外，就是研究其崇拜禮儀了。三條大公教會 (Ecumenical) 的信經，除了較後期的「亞他拿修信經」是用於神學研究外，其他的「使徒信經」和「尼西亞信經」都是用於崇拜中（前者多用於洗禮，爲西方教會所適用，後者多用於聖餐，爲東西方教會所普遍使用）。所以，教會的禮儀每在異端興起，或時代動亂的情況中，保守了教會正統的信仰。

改教運動時，宗教改教家如馬丁路德，慈雲理，和加爾文等都銳意更新教會的崇拜禮儀，禮儀的更新不是改教運動的一些「餘興節目」，而是從他們所找到的福音的根源所產生出來的必然結果。正因爲改教家們重新發現了「因信稱義」的眞理，他們非把教會的生活，包括崇拜納入福音的亮光之中，於是，偏差了的「羅馬彌撒」(Roman Mass) 必須修正，禮儀改革勢所難免。每一次的復興運動，或每一次的神學浪潮，亦會引致禮儀的改革。沒有正統的信仰——與上帝正確的關係，就沒有正確的崇拜（事奉），另一方面，沒有正確的崇拜，也不能產生正統的神學，正如潘霍華在「基督論」一書說：「我們必須在崇拜的羣體的謙卑靜默中研究基督論」。（註二）我們必須聚集成爲一個「崇拜的羣體」 (worshipping community) ，然後，才可以眞正研究神學。因此，神學研究與敬拜事奉，相輔相承，二者絕不可分割、獨立。



崇拜充份表現了教會的神學

現代的教會重新對教會的禮儀發生興趣，原因是教會被現世的實況和挑戰所迫使，不得不自我反省，究竟教會的身份和角色是什麼？而教會對崇拜禮儀的看法，是受教會觀所決定的。教會經過反省而更新；禮儀隨之而更新。如果羅馬天主教從基督教學到了聖經的研究，其中的一個結果就是「梵二」以來的禮儀改革；另一方面基督教亦從羅馬天主教以及東正教學到禮儀的更新，於是對靈性 (spirituality) 有了更深度的醒覺。（註三）馬丁路德對宗教改革，或更具體的說，對崇拜禮儀的貢獻，就是在崇拜的禮儀中，恢復了上帝的道應有的地位。馬丁路德使教會再次注意崇拜中的讀經和講道，和各項崇拜禮儀的聖經基礎。（註四）路德認爲中世紀崇拜最大的錯誤就是忽略了上帝的道。路德雖然强調上帝的聖道，却沒有輕視聖餐的施行。他所反對的只是羅馬彌撒禮儀中那些迷信的，功德的，獻祭的觀念。可是，由於種種歷史的因素，聖餐禮逐漸失去了在基督教崇拜中應有的地位。（註五）。從新約聖經（特別是徒二：46），「十二使徒遺訓」Didache 主後第一世紀文獻），游斯丁的「第一護教辭」（第二世紀文獻），和希坡律陀的「使徒遺傳」（第三世紀）等的見證和記述，早期教會的崇拜就是「祝謝餐的禮儀」 (Eucharistic Liturgy)，「祝謝餐」是聖餐的代名詞之一。教會聚集和崇拜的目的，是舉行祝謝餐，藉以感謝上帝創造和救贖的恩典，同領基督的身體（團契）（林前10：16）、紀念基督的死直至祂再來（林前11：23—26）……如果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一個蒙聖靈聖儀的「末世性的羣體」(Eschatological Community)，他的作用就是藉舉行聖餐，「宣揚主的死，直等到祂來」（林前11：26）。根據這一個理由，東方教會的傳統認爲：「教會在崇拜之中，參與上帝的國度，一窺將臨的時代的奧秘，表達教會對貫乎其內的主的愛，和與聖靈的相通。就這個意義來說，崇拜就是教會的目的，其本質最高度和完滿的表達和實現。」（註六）如果我們考慮接受一個較「高派的教會觀」(High Church View)，認爲教會就是基督奧秘的身體，藉崇拜去實現教會的本質，完成其「宣揚的使命」的話，我們就必須正視和檢討今日教會的崇拜生活。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是一種經過反省的神學，一種能充份表達教會本質，能使人全身全心參與的事奉—就是崇拜。在有限的篇幅，未能暢所欲言，亦不能詳細闡明每一點，但當今日香港教會熱心於「事工」的發展時，能提出一個觀點，作爲參考。

註釋：

註一：J. Danielou, A.H. Couratin and John Kent, "The Pelican Guide to Modern Theology" Vol. 2, Penguin Books, 1969, p. 131

註二：Dietrich Bonhoeffer, "Christology" Collins Fontana Library, 1966, p. 27

註三：參 "Studia Liturgica" Vol. 7, 1970
Kevin W. Jrurn, "Liturgy, Prayer and Spiritualit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4.

註四：Vilmos Vajta, "Luther On Worship", Philadephia; Muhlenberg Press, 1958, pp. 67.

註五：詳參畢元國著《聖餐之信仰與實施》香港道聲出版社1965。

註六：Alexander Schmemann, "Introduction to Liturgical Theology", New York: The Faith Press, 1975, P.23.

七、敗壞與價值

張子國

七、敗壞與價值

人憑自己，不能得生命。因爲人性敗壞。人完全敗壞。
那麼人是否完全沒有好處？完全敗壞的意思是什麼？

在尋求神，得看神的事上，人是完全敗壞。所以在救恩上，一切都是恩典憐憫。然而這並不斷於說人一點好處也沒有。

父母子女的愛。
朋友的關懷。
社會的同情互助。
學問眞理的追求。

這些是好處。而這些好處不能因人更多的虛僞，惡毒而被否定。

好些信徒懷疑這些好處，認爲隱藏著自私自利，或短暫膚淺。

也許眞是如此，（我不以爲是如此），我還是情願向好的方面看。

耶穌也肯定這些價值，祂說：「不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的。」

報章上登載某某人捐了一千元救災。也許他是爲出鋒頭，但爲了他的捐獻，我尊敬他。捐錢是好不是敗壞。這人動機如何，只有他與神知道，人不知道，也不能審判。我不知道，只看見他的捐獻。

信不信

我想懷疑信仰以外經歷的觀念來自對以下一個問題的看法。

基督徒信仰是眞理，其他的宗教及思想形態又如何？

我們說基督教是至尊？是什麼意思?

有兩個看法。

第一個看法，認爲只有基督教擁有眞理，其他系統只有錯誤。

第二個看法，認爲其他系統（包括各宗教）都可能擁有眞理；但這些眞理都包括在基督教信仰裏，而且更是完整有系統。

接受前者，便是把基督教信仰與其他價值系統對立，雙方在眞理上沒有共通之點。

後者並不是說基督教是個大併盒，集天下大成。乃是承認基督耶穌是眞理的應驗。

作者接受第二個看法。

基督教信仰以外的信仰也有眞理，只是不完全，重點未必正確。而這些眞理都是完備地應驗在主耶穌身上。

因此基督教經歷之外的經歷也不全是敗壞。

在大學交的朋友，很多是未信的同學。我不能忘記彼此在生命上的阻隔，也毫不保留地相信友誼的眞與美。

接納人「完全敗壞」，並不需要接納人「完全沒有好處」。

人與神的關係上「完全敗壞」。

倘若人在所有關係上都完全敗壞。感情，思想，意志都不要得，那麼我怎能接納主？我怎知道我所相信的是神，而不是魔鬼？我怎知道白是白，黑是黑？我怎知道我愛的眞是值得愛？

堅持人是完全的完全敗壞，不單引致懷疑未信的人的經驗及誠實，更引互信徒輕視自己信前的經歷。

那麼我們怎能與人交朋友？怎能明白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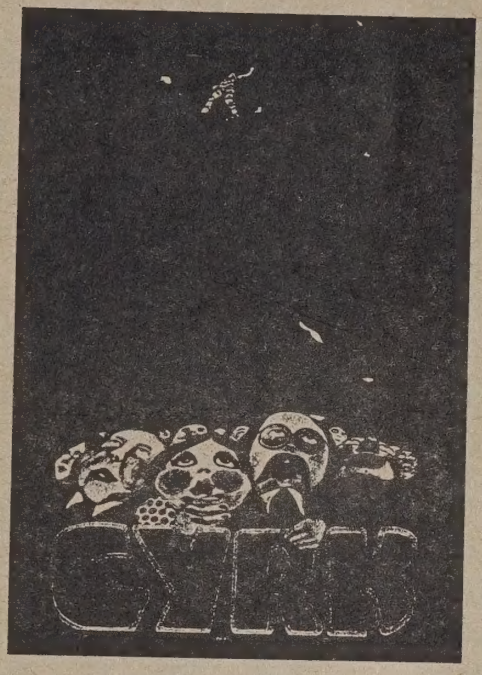
輕視信前經歷，又怎能創作？

基督教不輕卑人的情感，需求。也不害怕。因爲他知道這些都是神的賜予，因此小心而不敢濫用。

今日個人傳道遲鈍，文字工作頹廢，除了靈性問題外，輕視信仰之外的經歷是主因。

保羅要求我們「凡是眞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把封閉系統丟到抽水馬桶裏



引言

任何一個思想系統皆建立於特定時空，它不會是 timeless and spaceless 某特定歷史，文化與社會的局限和偏見就成了其中的個體和思想系統的局限和偏見。（註一）若忽略了歷史，文化與社會所衍生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 和局限，而把某思想系統視爲放諸四海皆準的眞理，就會成爲一套排他，判教式和缺乏自我反省的世界觀——封閉系統。

封閉系統ＡＢＣ

(一)排他性

任何一套世界觀皆有最基本的前設 (pre-supposition) 或 domain assumption（註一）。任何一個 domain assumption 皆是排他的 (exclusive) 。因此一個新的理論或世界觀在解決一些既有的問題時，亦必然製造新的盲點 (blind-spots) 。因爲不同的世界觀幾乎決定了分析架構的形式和內容 (frame of reference) 。不同的分析架構亦會通過不同的方法論去閱讀人類的活動，同時衍生不同結論。

我們會否接納一個新的觀點，很多時不是因爲我們經過理性分析，每每只是它的基本前設乎合我們既有的前設。若遇到大相逕庭的前設，我們就會抗拒，甚至先驗地 (a priori) 否定它被接納的可能性。例如，當一個基督徒閱讀馬克思，就可能抱着「雞蛋裏挑骨頭」的批判心態，在這種「選擇性吸納」的情況下，我們所接收到的馬克思自然是被扭曲和不全面。

當一個人接收新的資料 (sence data/raw material) 時，他並非處於一片空白，客觀的眞空狀態，他必然（也只能）用既有的資料，分類和範疇把不同的資料分類和吸納。但他的認知盲點就局限了他所能接受的論述 (discourse) ，在整個訊息場中 (signal field)過濾或拒絕一些異己的言行，將這訊息有意或潛意地壓抑，標誌 (label) 它們爲「沒有建設的破壞性」、「不實際」、「抽離的批判」等，因此一個本身主張關社的基督徒在閱讀聖經時，每每比其他人閱讀到更多支持關社的經文，就算很多做神學或信仰反省的基督徒也只是用既有的資料和分類去認識上帝，按自己的歡喜和偏執去建構 (construct) 他們心目中的理想上帝形象。因此，閱讀新的資料（例如聖經）只會强化他們心中的上帝形象，而並非讓上帝向我們呈現，在各取所需的接收訊息中，

個人主義就等同了不顧他人，自私自利；同性戀者亦約化爲只求性慾發洩而沒有相愛的關係；新派更墮落爲「不信神蹟的人」，至於整個 Rock and Roll 或 Hippie 文化亦淪爲只求享樂與漠視社會責任……因此，若對一己思想系統的基本前設缺乏反省及批判，就只會不自覺地排斥異己和强化既有信念，甚至排斥客觀論證。例如，當一個基督徒閱讀一篇關於「證明上帝存在」的文章時，他的反應可能是：「我又找到上帝存在的理性基礎。」但當他閱讀一篇「證明上帝不存在」的文章時，他卻可能指出：「理性是不足夠，最重要還是信心跳躍，否則就鑽牛角尖……」。其實 domain assumption 通常屬於非理性（ 不是 irrational ）的範疇，若我們刻意扮客觀和理性，只會導致排他和思想僵化，基於這種排他性，學術的進步或一個人的轉變每每並非一個「全新」論點的發現，而是分析架構或整個 Paradigm 的革新。（註三）新的 Paradigm 賦予舊的資料一種新的意義。

（二）大一統

世界上最危險的人莫過於那些自以爲已經掌握眞理，並視之爲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行爲標準，他們確信自己掌握資料比一般人多，對事物的瞭解比一般人更準確，價值取向更乎合聖經原則，也自以爲特別有使命感和任重道遠，這羣極權國家領導者、狂熱宗教份子和道德恐怖主義者往往自封爲道德正義化身，社會價值和正統宗教的捍衞者，面對着邪惡敗壞的世代，他們皆抱着衆人皆醉我獨醒，認爲自己才是救世者，自己才是道德，一切皆不道德。彷彿只有他們才知道世界／教會的出路，只有他們才可以拯救這個世風日下的城市。

因此，他們會儘量利用既有的言論機器去傳播其「獨一的眞理」。例如，他們嘗試說服每個仍未覺醒的市民，民主才應該是我們首要爭取的目標，雖然牛頭角順嫂仍相信生活就是爲兩餐；又會宣稱，港人治港才是眞正理想的管治模式，你若不贊成，一則可能你資料掌握不足，二則可能你忽略客觀現實，只主觀地沉醉於一個繁榮安定的神話；他們會繼續告訴你，要三年大學生活饒有意義，就定必要跳出圖書館，積極參與校園活動，甚至一切安坐於那宏偉的玻璃屋的皆被冠以「不問世事」、「四仔主義」。同樣，教會亦會通過一切的傳媒和禮儀，如團契、團訊、崇拜、主日學、培靈會……不斷傳播並强化他們心目中最正確的「一套」信仰觀。香港教會這套最正確的信仰觀通常是自稱福音派但骨子裏更像基要派的信仰背景，這當然有其歷史的因素。因此，由一個人進入教會開始，他就會重新學習並建立「一套」新的符號，通過 EBS, cell, 主日學……去 unlearn 已往的價值思想，並接收一套信仰觀，並學習「一套」閱讀與詮釋聖經的分法，「一種」基督徒的生活模式……事實上，整個傳福音與輔導的概念就每是把「最正確」的人生價值取向傳遞給他人。

在人際的溝通裏，必定會傳播一己的符號與價值，大一統最危險之處在於堅持他們的價值取向才是世上獨一眞道。執着一己的信念非常可貴，但同樣要求他人執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只會引致對異己的排斥與禁制。

對於這羣極權主義者，基於正統與異端對立的二分法，使得處處皆成爲禁區——不可接觸，不可討論，不可認識——一旦踏出「正統」而接近「異端」，若未能爲官方渠道所吸納，就會被曉以大義，扣帽爲「無承擔」、「缺乏愛心」、「破壞團結統一」等。正如中共把一切違背四個堅持的打爲「走資」、「破壞統一」、「搞分裂」。同樣，教會講壇也經常把迥異於主導意識形態的約化爲「有批判，無建立」、「鑽牛角尖」等，歷史不斷向我們展示，要打擊某一類人，就必須把他們醜化，更徹底的是使受害者失去自尊，自己也鄙視自己。任何「意義」、「價值」和「符號」皆由社會羣體去建構 (socially constituted) ，因此當整個傳媒機器 (media apparatus) 均傳播出同一組符號——大陸來客是「亞燦」、「好食懶做」、「粗暴而不講人性和道德」、「目無法紀」——耳濡目染下，香港市民皆衆口一詞、衆腔一調的指斥「那班亞燦」，最重要是終有一日，連大陸來客自己也接受了 (internalize) 這個形象。基於同樣邏輯，不少基督徒因未能符合教會弟兄姊妹心目中理想基督徒形象（如太輕挑，好玩，落 disco 打機，或未有勤讀聖經，生活不聖潔……），便會終日自愧形穢，自責和罪咎，最後，乾脆放棄未能持守的信仰。（註四）

大一統心態亦帶有濃烈的集體主義色彩，本來通過集體，人際間獲取更大的和諧和互助，也令個體更能發揮其潛能。但在大一統要求下，集體凌駕個體，個人原則必須服膺於集體原則：爲大衆原故，個體必須犧牲一己利益與原則，把個人獻給集體主義的理想。（註五）正是集體主義的理想引致個體被剷平，扭曲，異己亦受到壓抑和禁制，扼殺了個體的創造性與潛能，也僵化了思想的創新和進步。（這種爲着整體的原故而剷平各人，不特出個體其實是很中國人本色，可參閱孫隆基《中國文化深層結構》），試舉一個好玩而不太節制（其實那個少年不如此）的少年進入教會，若不乾脆離開教會，就只有不斷扭曲自己去適應教會次文化的份兒。

集體主義的危險就是不容納異於集體的個體。

其實所謂「集體利益」，不過是小撮精英的私利。所謂五百萬人利益，不過是不同的羣體在爭取自己的利益和理想，不論是中共的民族統一、英國的「榮歸」、港英的維持現況繁榮安定、社運界的民主化、工會的保障民生……，每個羣體組織都自以爲掌握了理想香港的藍圖，香港也應依循他們的原則和理想發展，對於持不同原則不同政見的人，則封之爲「自私自利」，「漠視民意」等。其實，所謂五百萬人的眞正「集體利益」，是沒有人可以完全掌握明白；我們永遠只能代表局部，而不是整體，但在一個醜化和打擊局部／個體利益的社會下，每個個體皆打扮成整體代表，民族大義，當他們當權後，就會透過一切途徑作出政治宣傳，發動羣衆運動，作社會控制，鞏固政權，以達一己理想，當然這一切會打着「國家統一」、「十億人民利益」、「香港教會前途」、「C.A.的使命」……的漂亮的旗號。扮代表的心態是最不要得的，乾脆承認自己是局部與不全面的觀點吧。

排他、大一統、正義道德化身、扮代表、集體主義、醜化異端，禁制敵人……這一切封閉系統所引致的問題每在危機時代無限膨脹。每逢危機出現（所謂危機可能只是出現對事物 (reality) 有異於主導機器的詮釋 (interpretation)，大一統之仕便不自覺地築起「自衞系統」，立即重新强化主導的意識形態，以羣固小市民／平信徒的身份和信心，這段期間的排他性亦會最强，劃清界線，敵我分明，當然也會因主要敵人而求同存異，早期教會信經就針對當時崛起的異端和爭辯，以免信徒出現身份危機（註六）。而近期香港教會出現的信念獻議宗教自由聲明等，除重新强化和澄清立場外，更扮演着聯結次要矛盾的作用。（當然，共同危機消失後，既有矛盾可能重現）。

(三)使命感

不要以爲這羣眞理化身的極權主義者是利慾薰心，自私寡情的陰謀家。（註七）反之，他們抱有比你我更崇高的使命感和誠意。希特拉，毛澤東，高美尼，史大林等皆沒有什麼 (evil thinking)，也不是滿腹侵略全球個人野心霸念的魔鬼，他們不過爲着日耳曼民族的光輝、整個中國的出路，伊朗人民的前途／回教的理想……爲着心底的理想，他們不惜懸壺濟世、爲國捐軀，也必須爲羣衆提供一條道路。接着，他們就確信這條路就是世上唯一眞理。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文革等絕不純粹是權力鬥爭，也有毛澤東的不少理想和激情；高美尼更堅信「什葉教」復興才使伊朗人站起來，教會的長者，也純粹爲着弟兄姊妹的靈性和信仰，才會對異端邪說諸般禁制和打擊。因此，爲着無知市民的原故，「假如我是眞的」、「皇天後土」、「苦戀」……必須受禁制，因市民太純潔無知，讓他們接觸這些傳播極端、尖銳和邪惡的毒草，又會造成精神汚染，也影响市民尚未自覺的「眞正集體利益」；《烈火青春》更是洪水猛獸，竟推銷一套有性無愛的新道德。可是到了某天，中共亦一樣可以基於更堂皇的理由（如十億人民、民族大義，中華民族一統，四化等）把香港的雜誌電視傳媒開刀。當一小撮人自以爲擁有界定正統異端、是非的最高權力，就會自覺必須替無知的羣衆決定其利益和命運；「完全爲了你，我才控制你」，千萬歷史悲劇亦由此而起。

這羣「以天下爲己任」、「我不入地獄，誰人入地獄」的救世者其實把市民和信徒在自己心目中「白痴化」、「兒童化」和「無知化」，以爲他們純良如白紙，接觸什麼就變成什麼，自身沒有判別和反抗能力。這種觀點背後是一種單向，機械的人性觀，(linear and mechanistic concept of man)（註八），以爲我們接收資料訊息時只會照單全收，不會 re-interpret，亦不會 reject，若傳媒眞有這麼大威力，第一要禁的恐怕就是卡通片，男主角可以空中墮下，再被奸人大鐵搥敲擊，整個人扁了；甚至身上炸藥引爆，頂多是頭髮爆、滿面烏黑，卻一定絲毫不受損，不要誇張傳媒影响力，以爲一經開放，世界就因異端而塌下，不要迷信「斬腳趾避沙蟲」，若社會就是個大染缸，那麼强迫青少年／弟兄姊妹在溫室長大，以致十八歲才忽然解除一切限制，只會造成更多不適應，不成熟和狹隘心智。任何意識皆有其社會物質基礎，患文化近視的人總以爲開放和自由使香港道德崩潰，色情泛濫，其實任何地方和時候，人類何曾不是爲着性愛而樂此不疲？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總有他們珍藏春宮禁書，維多利亞時期紳士也暗裏傳閱色情文學畫册，不要以爲青少年是我們希望中那麼純潔，或現時道德化身們想像中那麼壞，他們就好比任何時間；任何環境中成長的人，是好是歹，都極需要寬闊見聞和體驗，若無知市民沒有能力代表自己，爲什麼道德眞理化身卻可以，甚至有權和能力替其他們界定他們應走的路？這種雙重標準的家長式教導——We knows better——其實潛藏於每位極權主義者心裏——The Party/State/Government Priest knows better。

讓我再强調，極權主義者絕非滿肚陰謀奸計的惡魔；相反，他們就如任何一羣滿有使命感的人一樣，深切地感受到身處的時代正爲「危機的年代」、「道德價值崩潰」、「個人主義泛濫」，他們以爲世界越來越敗壞和墮落，常慨嘆一蟹不如一蟹，

甚至爲此而哭泣，結論就是這個世界、中國、香港教會……需要更多人委身，去承擔，飛身撲出，爲着衆人的福祉，教會的出路，民族的命運，當然還有無知的下一代，爲他們擲頭臚、灑熱血，奉獻終生。他們皆有理想、有誠意；可是，歷史不斷告訴我們。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 Joyce Cary –

因爲正是這種烈士心態的誠意使他們急於做衆人的代表，去傳播眞道，打擊異端，拯救世人，成爲變相道德恐怖主義者，爲着一己理想而扼殺和禁制他們心目中的不良份子。

封閉系統：從何而來

導致整個封閉系統的出現，追本溯源，就是一種「中心正統論」的前設，他們相信世間上有一樣叫「答案」、「眞理」的事物存在，這「答案」是可以被人類準確地尋見的。（註九）正是他們自以爲掌握答案，故此有權亦有能力扮演羣衆代表，甚至替人民界定其眞正需要，爲無知少年規定他們應接觸的事物，教導弟兄姊妹一種信仰詮釋和實踐方式，致於那些竟然連眞理／答案／正統／上帝也拒之千里者，甚至建立異端的人，自然必須爲了衆人的福祉而把他們擊殺。還有那些只懂發掘問題而未能提供「答案」、「眞道」者也必須受到禁制。當毛澤東相信他已擁有對馬克思主義實踐在中國的正確詮釋；當基督教以爲已感通了上帝的眞諦；當希特拉已發現了拯救日耳曼民族的秘方，他們心目中的異端還可以得到傳播而不被扭曲、醜化、禁制麼?

堅持「中心正統論」的人其實是迷信正統、中心、主流、傳統和歷史，但他們卻忽略了下列幾點。

Thomas Kuhn 指出，我們未經思考而接納的一切觀點、事物 (take for granted reality)，皆建基於某個 Paradigm（註十）。正如在「排他性」一節中提到，我們所建構確信的世界觀，也不能超越歷史、文化和社會的制約（或整個 Paradigm 的制約），因此我們所接受或不接受的觀點、事物，若抹去層層的塵埃，便有基於此 Paradigm 的前設而有的盲點。

Kuhn 繼續指出，一個 Paradigm 的誕生，每每並非源於「學術」、「客觀論證」。「理性思辯」的因由，常常只是它的鼓吹者取得政治上的權力而已。所謂正統、主導、傳統、正宗皆得附炎於政治，永遠與權力和實際利益掛鈎，故此大聲疾呼主張語言淨化、電視淨化，電影淨化、報章淨化、思想淨化，要求撥亂反正，把青少年／弟兄姊妹納入正軌，重歸眞道，美其名保護下一代，不過是意識形態大合唱，叫青少年接受現實，乖乖服膺於「白手興家」、「醒目仔」的成功香港夢，於是，政府繼續拍攝《鏗鏘集》、《奉告》、《溫馨集》去傳播「香港多美好」，而《香港85》亦繼續掛着反映小市民的照牌，實際上繼續教人乖乖的不生事、不反抗、不革命，儘一己本份，參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生產的大合唱。

但歷史永遠只記載主導、正統的觀點，每位眞正研究歷史的人皆可以告訴我們，中學歷史課本的謬誤程度，也可以解釋 history 與 reality 的鴻溝。歷史記載和新聞報導永遠不是 represent ation 而只是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不要以爲只有日本才竄史；奧運開幕禮的「美國史」歌舞表演何嘗註釋印第安人的悲慘遭遇？試想將來香港九七歷史由誰撰寫？

正統、主流絕對不是神聖不可侵犯，更非永恆固定不變，也不是道德價值上更優越。正統、傳統從來就是人在特定時空下所創造的，若不太誇張地說，這不過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例如，根本就沒有一樣神聖不可犯的「中國」存在，「中國」的內容和定義從來就未嘗停止轉變，千多年前的「中國」不過是中原一帶，後來漢族不斷擴張勢力，戰勝五湖四海，這至少顯示出沒有任何天經地義的理由要接受任何一個時期的「中國」疆界、定義，並堅持爲永恆眞理，不可變動的定義。只要當時漢族不是戰勝了，我們甚至可有不同界定的蠻夷和異己，打爲「民族走狗」、「破壞國家統一團結」等亦可能是另一羣人，試若當年匈奴英明神武，統一中原，我們今天視爲神聖的一切正統漢式文化，生活傳統習慣語言豈不皆被打爲異端？

不要迷信正統，當年被視爲新派的潘霍華現今不是我們「正統」福音派推爲偶象嗎？他的語句爲我們津津樂道，（當然我們只介紹他的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而永遠忘記 Papers from Prison），還有那位「懷疑聖經權威」、「普救論」的 Karl Barth，不是漸爲福音派所接受嗎？

現實永遠是多元的，對同一個 reality，永遠有不同的 interpretations，同一個 text，也有不同的 readings，世上不只一種介定「中國」的方法；也不只一種基督教，更沒有一種永恆不變的委身、信仰實踐的方式，只有通過暴力，霸權 (hege mony) 和高壓才可以把萬物定於一，在多元複雜的社會裏，完全一統、淨化根本是不可能。

封閉系統：死症

除非是上帝或救世者化身，否則沒有任何人

非黑白，在多元的社會裏，若沒有人有資格去包辦文化，做眞理化身，就必須學習容納異己 (toleration of opposition) 。

當然，在開放多元、百無禁忌的社會裏，必定出現我們認爲很 cheap 的文化商品，（色情文學，猥瑣雜誌，毛片，純粹賣座掛帥的電影……），亦會出現傳統所拒的新道德，次文化行爲，還有「主流」教會視爲邪教的，但千萬別再誤信單向、機械的人性觀，以爲人只是一張沒有意議的白紙，只懂照單全收，也不要終日活在虛幻當中，希望年青人比成年人更道德高尚和理想主義；年青人打機開P 溝女絕不比成人作奸犯科，唯利是圖敗壞。

對心智成熟的人而言，所謂異端淫惡猥瑣邪魔歪風皆千篇一律的玩意（註十）。對未成熟的小伙子，禁制只帶來更大好奇和偷窺，事後感到罪咎異種，屢試不爽的邏輯是個人生活閱歷體驗見識學養越豐富多元就越會 considerate ，而不致反應過份。禁制只會引來狹隘封閉僵化單向一元無知極權。因此，我們必須尊重現實的 complexity ，不能扼殺文化道德信仰的多元性，讓它百花齊放，讓青少年／小市民／平信徒自由接觸更廣闊的天地，給他們指引，幫助和教育，但始終還是留他們自決和負責。

我並不以爲此文是另一種眞理者化身表現，雖然我批判極權一統道德主義，提出開放多元，百無禁忌；但正因自覺不是權威教條眞理，故必須不斷自省、自我批判、交流和實踐生活信念，這正是開放系統的特色。一個開放系統肯定謬誤的可能性，甚至主動努力尋求批判甚至被否定，（註十一）。這種不斷自我反省、拆毀的方法論正是建基對現實複雜多元的尊重和謙卑態度，一個認眞反省的人是不斷發掘自己的禁區和盲點，自省是一樁很痛苦的事，（主要在於沒有安全感 sense of security ），但也是叫我們活得更豐盛。

筆者按：此文靈感來自R. Incognito 君在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83—84年度的多篇文章。

註釋：

註一：整個 Sociology of Knowlege 就是去探討「知識的建構」是怎樣受特定時空所限制和影响。

註二：參閱 Alvin Gouldner,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1970. Chaphter 2.

註三： Thomas Kuhn 在他的驚世巨著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中提出 Paradigm 這個概念來解釋科學的演進。 Kuhn 指出，科學的進步並非傳統所認爲的漸進，而是通過革命 (revolution) ，在革命建立了新的 Paradigm 後（例如由 Newton 至 A. Einstein ，科學回到 normal science 的發展，但漸漸會出現既有 normal science 所不能分析的現象 (anomaly) ，若 normal science 未能適應和吸納這些問題，就會演化爲 crisis 而終至另一次革命。〔此乃粗略由 Paradigm I→ Paradigm II的過程〕。

註四：在不斷强調委身，成聖，聖潔……，背後每每是一個並不乎合聖經的前設，它假設：成聖與否是視乎我們的努力。這更假設：恩典是不足夠的，它的缺陷就由我們的努力補足。

註五：這裏其實也是一個哲學爭論題，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vs methodological holism 簡單地說， holism 假設整體是超乎個體的總和 (Totality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它當然受到 individualist 如 Hayek, K. Popper, J.S. Mill 等的批評。

註六：如使徒信經就是針對諾斯底異端，而尼西亞信經即是回應當時耶穌神人身份的紛紜。

註七：在政治與社會學中，陰謀論 (conspiracy the ory) 已受到嚴勵的批評，粗略地，陰謀論强調一羣有意議，刻意的精英領導人運用一切途徑去愚弄羣衆。

註八：這正是行爲主義 (behavorism) 的最大謬誤，以爲某 stimulus 加上某種 reward 就必定引出某種行爲。

註九： Certainty 在知識論 (epistemology) 中仍是一個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的爭辯。例如相信有 certainty 的實証主義 (positivism) 自十九世紀曾雄霸一時（如孔德 Comte ），實証主義堅信可以從現象世界中通過觀察，實驗等方法去驗證 (verify) 事物，並由此建構人類歷史進程的定律 (natuaral laws) ，但進入廿世紀，實証主義的謬誤已暴露無遺。

註十：例如在美國這個政治意識較高的地方，任何激進政治運動，就算百無禁忌不加干預，也必定自動凋謝。當然，這正是資本主義社會把一切異己，激進活動（包括馬克思主義，胡士托等）皆商品化，終吸納入主導渠道之故。

註十一：請參閱 Karl Popper 的 falsification thesis.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v' 。

入世的教會與應世的宗教

沈濟全

引言：教會與文化

文化不單是指一般人心目中所指的藝術，採用一個人類學的定義，文化 (culture) 是指一個民族或社會在某一時空中所流行的一般思想型態、價值觀念以及在物質上的表現，諸如風俗、衣飾、建築以至各種建制 (Institutions) 等。所以有社會就有文化。教會——作爲社會的組織或某一類人（基督徒）的社羣，必存在於文化之中且是文化的一部份。基於教會是社會上一個獨特的建制 (Institution) ，而它的成員基督徒也是社會上獨特的一種人（如有同一信仰），故此在歷史發展中，也就產生一種與社會上其他社羣建制有所不同的次文化 (Subculture) 。這個教會次文化的系統是構成整體社會文化的一部份，與社會其他部份相互影响着，但它同時也是獨特的，以致我們可以在概念上和現象上將它分別出來討論。其實，以上的觀念澄清就是要指出教會是活在世上並與世界發生着文化上的關係的。聖經教訓教會不要効法這個世界，而耶穌基督又差我們進入世界實踐使命，這樣就出現了有關教會文化的一連串問題。本文就是筆者嘗試對香港教會文化所作的一個自我反省檢討的過程，從中浮現一些重點問題。在這反省之前，筆者的基本肯定就是教會應是入世的，即非遁世或棄世；基督教則應是應世的，即是適切於人而非脫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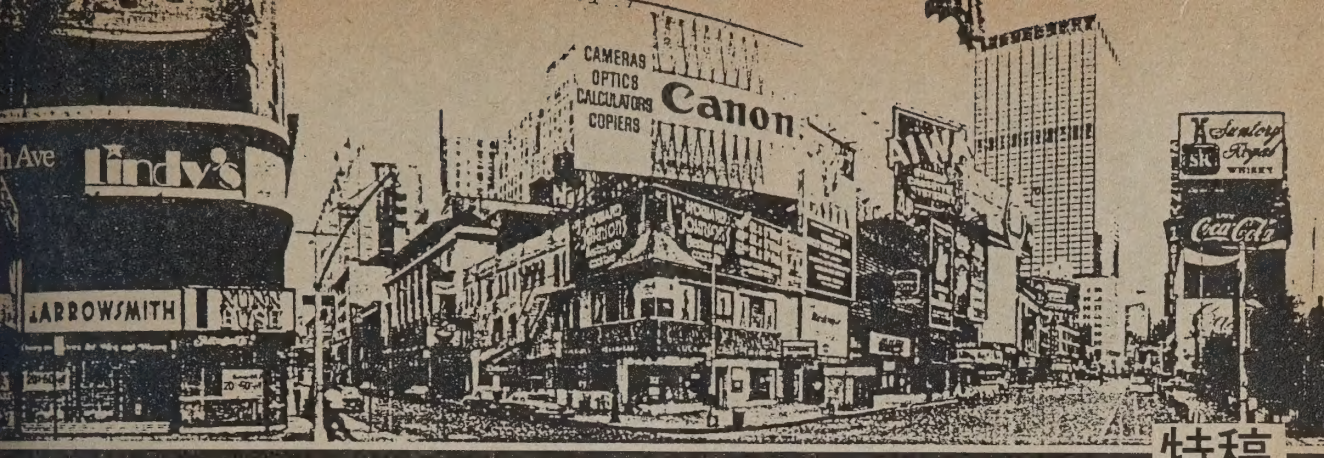
教會文化與社會文化

從上述我們得知教會文化是關連着社會文化的，但這是怎樣的一種關係呢？這關係的背後自有歷史、神學、意識型態各方面的因素影响着，簡單地可歸結爲教會人仕和社會人仕彼此怎樣看自己和對方，這種關係也反過來影响着彼此對對方的印象，而在歷史上動態地互爲因果的發展着。美國惠敦大學 (Wheaton College) 神學教授韋伯 (Robert E. Webber) 在 The Secular Saint （註一）一書中，將教會歷史上教會對文化的態度總括爲三種模式，是爲(一)分離模式 (Separational Model) ；(二)認同模式 (Identificational Model) 及(三)改造模式 (Transformational Model)，分別出現於不同時間和處境之下。現試以此架構來描述一下今日香港教會文化與社會文化的關係，這裏只是筆者的個人觀察，並沒有嚴格的研究支持。

會與其他社羣並無分別，失卻應有的獨特性，甚至是鞏固支持現行建制的保守主義者。

(三)改造

改造模式與前述兩者最大的不同處就是認爲生活中許多架構都是可以改變的，而强調突出基督徒對文化參與改造的責任。改造模式在香港教會來說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後才漸見明顯，「社會關懷」、「文化革命」以至近日「民主化」的提出都是改造模式的呼聲，但這在整體香港教會中仍只是少數而已。在這模式下，有些基督徒組織或人仕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爲建設並爭取一個更公義公平的社會而努力，甚至表現得像壓力團體。「整全福音使命」的觀念也爲改造提供了理論基礎，教會於是也出現了一些如社區教會、工人教會、新僑工作及木屋工



(一) 分離

韋伯所指的分離模式就是强調世界是罪惡的，與神的國度是對立的，基督徒必須活出神國的要求，與世界分別出來。今日香港教會有很多文化表現確是從這個分離的前題下產生的。今日大多數的教會、團契的訊息仍是鼓吹一種「分別爲聖」的敬虔生活，重視紀律操練和嚴謹的個人道德行爲，特別表現於對性、政治、時事、物質生活和普及文化等方面的態度。一般都對社會上流行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有一定排拒，認爲基督徒應要特別小心謹愼。七十年代興起的「抗衡文化」觀念也多少有點分離的意味，以爲基督徒應分別出來活出一套文化去抗衡社會文化。在分離的模式中，正面來說，基督徒給人的印象就是「好人」、「君子」。但反面來說則很易被指爲「道德主義者」、「禁慾主義」或不食人間烟火的「聖人」模樣了。

(二) 認同

認同的模式的重點是看神國與世界並非是對立的，更不是涇渭分明的。基督徒是同時生活在兩個領域中，是要對世界作出適應的，於是教會便自覺或不自覺地認同及採取了社會中的文化方式。前述香港教會的訊息主要着重分離的教導，但仔細觀察，教會卻也有很多地方是與社會文化相認同的。現代社會是極度科層化和組織化的，教會作爲社會建制也大多認同和採取了科層組織結構，運作的原則也是講求效率和實際，用人的標準也決定於學歷、社會地位等。教會的教育事工更多時被批評爲鞏固現有社會意識型態，如「名校」和「金字塔」等制度。此外，中國人傳統的家長式及權威主義處事作風，也是很多教會處事作風的反映。在認同的模式中，教會的文化表現予人一個較易接近的形象，亦表示教會不與時代脫節。但另一方面亦讓人感覺教作等嘗試。在這模式中，教會表現得像個社會改革者、先知和先鋒般，但也會讓人感覺過激，並且當教會突出其政治和社會立場時，也就必然與相反立場的人仕對立起來。

總之上述三個模式概括地總結了教會與文化關係的各樣表現，每個模式都表達了信仰中一些重點，亦互有長短，在不同時間處境中某一模式便會較突出，但卻不能包攬其他兩者，三者其實是同時並存的。這些模式所表現出來的內容綜合起來就構成了一幅教會文化的圖畫，具體的反映了基督教的形象。對於那些諸如道德主義者、弱者、改革者之類的形象，就是教會要經常自我反省的問題，究竟那反映了什麼，是好是壞及正確與否。這樣自問時的基礎就是：教會是活在世上的，必須認同世界，她也是屬神的，必須遠離罪惡，她也是帶着使命參與世界的，所以也必須改變世界。

文化混亂了福音

今天反省教會文化，筆者深感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就是在我們的教會裏，很多時文化習慣與福音訊息是彼此混亂了的，以至傳福音變了傳文化。福音本身必定是永恆不變的眞理，但當要將福音彰顯表達時，卻必定要透過文化，例如語言、生活等，使人可以接觸和明白。問題就在於我們不單奉福音爲永恆眞理，更將某些福音的表達方式也奉爲永恆不變的眞理，於是活潑的福音給框在死板的文化中，失落了本身的意義。

在再論述文化混亂了福音的現象之前，先要處理福音本質的問題，筆者認爲今天教會對此是有一定程度曲解的，以致更提供了機會讓文化混亂福音的現象產生。簡單來說，福音就是上帝在耶穌基督裡的救恩，在基督裏，世人都定了罪，但同時當人

承認自己的境況，透過信心便可因着上帝的恩典而被稱義，從罪惡中釋放出來，得着眞正的自由和永生的盼望。人的得救是全賴上帝白白的恩典，福音的本質是使人得釋放和自由的。但這似乎不是我們一般所理解的。我們雖然也口稱上帝白白的恩典，但同時我們卻極之强調人的努力，信心也是我們努力的成果，信了主後也要努力去維持這份信心，否則恩典就會失落。在所謂成聖生活中則更爲明顯，我們强調人要做這做那去保持與上帝的關係，遠離罪使自己成爲聖潔，例如讀經、靈修、事奉和遵守某些道德規條 (Dos and Don'ts) 等，上帝恩典的救贖不是一個眞實 (Reality)，而是若即若離，要靠我們去努力得到並維持的。這其實是個律法主義色彩極濃厚的「福音」，在這種訊息之中，人很多時都得不到眞釋放和自由。

有了這律法主義的「福音」作爲基礎，某些文化表現形式便更堅固地爲福音作了註釋，更强化了傳福音成了傳文化的現象。律法主義的福音强調我們要做這做那去維持信心和恩典，做這做那就是一些文化習慣了，於是宣講福音就只有某類語言，見証福音也只得某種生活方式了。上述的讀經、靈修、事奉等宗教紀律 (Religious discipline) 是其一；强調委身、好見証、担負各種使命等 Committment-oriented 的取向是其二；重視個人道德操守行爲的所謂「聖徒體統」是其三，合起來構成了一個標準基督徒的形象。本來這些都是在基督徒生活中有重要意義的，但若我們失落了福音的眞正內涵，而將上述文化形式在福音的場合 (Context) 中宣揚時，問題就產生了。對非信徒來說，這訊息不但沒有吸引力且是怕人的，使人敬而遠之；並且教會也永遠不能接觸一些與教會文化有所距離的社羣如工人、邊緣青少年、商界人仕之類；對信徒來說也是束縛多於釋放。我們若眞的要宣揚天國的福音，就必要重拾福音的眞義，辨別不變的眞理與變動的文化，不能混淆兩者。

須的基礎，若教會要在世實踐使命這便是是必須的。過去我們很多時有意地將自己的系統關閉起來，與外面的世界隔絕，以致孤立脫節，亦不明白社會人仕的需要和經驗，於是訊息失去適切性變得毫無影响力。一個開放的系統除了提供教會與俗世交接的基礎外，也使教會文化增强吸納性，豐富自己的經驗和內涵。

(二) 動態的發展

文化本質上就是動態 (Dynamic) 的，隨著時間而不斷轉變發展的，只是很多時我們的觀念卻以爲它是可以靜態地永恆不變。上面曾說過教會不單奉眞理爲永恆，更把眞理的文化表達也奉爲永恆不變，於是傳統變成神聖不可侵犯，要改革一些作風習慣時就難上加難，結果面對社會變遷時便手足無措，反而自己成爲了自己進步的障礙。我們必須自覺教會文化是動態的，活潑地面對時代作出改變。

(三) 多元的內容

一個開放的系統，在歷史時空中動態地發展着，就必然暗示一個多元的文化內容。故此教會亦應自覺其文化內容的多元性是一個無可避免且必須的事實。並且對應現代社會生活的多元性，一個多元化的內容，更能多元地將福音訊息活潑地向不同人表達。一向以來我們都有一種由堅守絕對眞理而來的單元心態，迷信獨一的模式和答案，於是基督徒的正確生活模式就只得一種，道德觀念、政治社會立場也永遠得一套，甚至宣講的模式、聚集的方式、處事的手法也趨向單元化。結果教會永遠只屬於某一兩類人仕，如青年學生、老人家和中產階級等，而信徒中一些較離開一般規範的，也被目爲極端及越軌 (deviant)，而造成許多心理上、生活上的壓力。教會若要入世，訊息若要應世，就必先承認並發展這多元的事實。

入世教會的文化

這裡嘗試更落實的檢討教會文化的性質。香港教會活於香港社會當中，香港教會文化與香港社會文化自然息息相關，互爲影响。要反省香港教會文化的性質，就必要先認識香港社會文化的性質。

八十年代的香港是個現代化的都市，典型的先進資本主義社會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y) ，這是一般可以肯定的。在這樣的社會中，基於工業技術生產的多元化，科層體系 (Bureaucracy) 的發展，分工就日益精細，人在其中的知識、經驗和職責也愈加專門化。這般的結果就形成了社會生活的多元化，以致不同階層、行業和工作環境的人仕的社會生活方式習慣都顯得相當不同，而工作環境與家庭生活又是另一層次的不同，於是構成一種多元化 (Pluralistic)的文化表達。從文化的根源來看，香港的地理政治環境特殊，形成華洋交雜的特色。在深層結構方面還有着濃厚傳統中國文化因子，表層卻又受西方思想、教育和制度多年的衝擊，帶來很多西方的觀念和生活方式，形成了香港文化另一層次的多元和複雜。另外香港政府的自由開放政策也使得不同思想、信仰和普及文化得以透過各種媒介廣泛傳播，更使香港成爲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人與人或社羣與社羣之間的分歧性是相當大的，不能簡單地以某一種文化模式或意識型態勉强將之整合 (Integrate)

從以上對香港社會文化性質的分析，再加上對文化本質的理解，筆者對香港教會文化的性質有一點反省，嘗試重整我們對教會文化的觀念，亦是教會要入世、應世時所必須自覺的。

(一) 開放的系統

教會文化應自覺地成爲一個開放的系統 (Open System)，這是我們與社會上其他社羣交接時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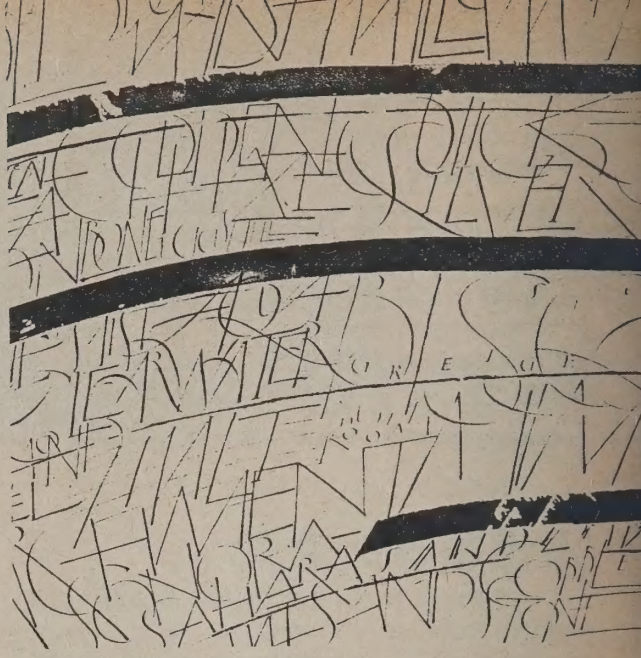
結語

本文以上的討論，環繞了教會與文化、福音與文化和教會文化性質等問題。誠如引言中說，這是一個對香港教會文化的自我反省檢討的過程。作爲結語，筆者再重申教會文化是一個實存 (existential) 的問題，是不同時代處境的基督徒都要面對的，而我們反省的基礎就是：教會應是入世的教會，基督教則應是應世的宗教，這是上帝對教會的旨意，亦是我們處理文化問題所要努力的方向。

(註一) 該書的全名叫作 The Secular Saint – The Role of the Christian in the Secular World ，中譯本譯作入世聖徒——基督徒處世模式，八四年天道書樓出版。

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

海靈



在一般人眼中，基督教有三大特色：

(一)、四肢不健全，年老或體弱，身患重病的人比其他團體爲多。在身體方面，此等人算爲弱者。

(二)、女性佔的比例也普遍爲多，男少女多的現象在教會中差不多成爲定律。而基於在傳統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人對女性仍存有一定形的觀念，認爲女性比男性弱，是男人的資產，甚或對女人有輕看及貶低之意。

(三)、有人以基督教爲精神鴉片，作爲逃避現實的萬靈藥，只沉醉於小圈子裏的關懷和喜樂。此類人的自我形象有負面評價，缺乏信心及自我肯定的形象。在性格及心理上，屬此類的人也會視自己爲弱者。

第一、二類人在人數上可能較多，但他們是否眞正的弱者？

無可否認，以第一類人來說，在身體上他們不及健康正常的人，不過，他們的心志及性格也會比其他人更强、更令人欽佩。例如：患頑疾的「暗室之后」蔡蘇娟，四肢殘廢的「輪椅上的畫家」艾·鍾絲，「還有三根手指」的日本少女米子等等，他們不爲身體缺陷而自卑，以堅屈不撓的精神生活，他們又怎算弱者?!

第二類人只是被社會文化傳統所定形，並沒有客觀事實去証明女性皆是弱者：況且，這牽涉到「性別歧視」(sex stereotype)、「女權」(woman lib)的問題也不是此文章的綱領，這裏主要指出，女性並不是弱者。

而另一種看法是：在一種自我文化的優越感或者文化相對論的結果下，使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而基督教深信，人類都是按着上帝的形像創造的，所以人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神重視個人的價值，才能和特性。耶穌在世時也是非常關心病患者，不顧路途遙遠的走去醫治他們嗎？耶穌也着重女性，經常與她們談話，向這些「弱者」宣講福音。事實上，神並不喜悅這種愚民政策，將這撮人看成「弱者」，基督教的信仰叫我們拒絕這種歧視身體殘缺，輕看女性的念頭。

更重要的是，此兩類的人也未必會承認自己是弱者或無能的人。

反之，第三類人乃值得提出來討論，雖然，每個人眼中的弱者皆有不同標準，但如果一個信徒也對自己缺乏信心，處處表現出輭弱無能，自怨自艾的態度去生活。那麼，此種生活態度就似乎與基督教的眞義大相逕庭，而這就有思考和商榷的地方了。

在這裏提出的並不是表面上的强弱之分，而是究竟一個基督徒應否視自己爲弱者（不論在神或衆人面前），過份低估自己的能力而自卑。問題的癥結涉及到個人對自己及對神的信心，對信仰的理解及作爲一個新造的人後，對得救和成聖的看法了；而在認識神學知識時，教會文化及教導又會對信徒的自我觀有甚麼影响呢？而形成第三類人的原因及基督教的眞義就會在下面的文章裏提出來供讀者參考一下。

在筆者從一些屬靈書藉及教會中觀察得以下各點：

(一)、信徒對得救的誤解

基督徒往往不能擺脫罪惡感的纏繞，或根本就不以他們得脫罪爲喜樂，仍常常顯露他們的憂鬱、苦悶。爲甚麼呢？答案就是這些人沒有完全理解或接受福音的眞義，歪曲了聖經的信息，或接受了教會錯誤的教導，使他們過份對罪敏感，終日憂心忡忡，呼喊哀求：「神啊，你知道我是一個失敗者，僞善者，你知道我不配，我是個罪人，無能的弱者，求你可憐我吧……」在人面前也持這種態度生活就顯得完全抹煞個人尊嚴，是個眞正的弱者了！

主要原因相信是他們對「向罪死」的觀念誤解吧。首先，讓我們了解一下錯誤的理解，而再示出正確的看法。

有些人認爲向罪死，就如死亡一樣，變成對罪失去感覺；正如一具屍體不會對物理的刺激發生反應，一個向罪死了的人也不會對罪發生反應。如腓力工(J.B. Philips)說：「一個已死的人可以保險地說是已經免於罪的權勢。」李頓(H.P. Liddon)亦解

釋說：「這 (apothanein)（已死的事實）令基督徒對罪失去知覺，就像一個死人對世上物質失去知覺一樣。」結果，使實際經驗和他們聖經的解釋脫了節，以致一些人開始懷疑神話語的眞實性，而另一些人爲了要堅持他們對聖經的解釋，便甚至要藉不誠實來掩飾自己的實際經驗，嚴重的便引致精神不健康等等情緒病。

其實，在基督徒生命中，仍然存有不斷的爭戰，我們的老我在基督裏死去，而藉着信和洗禮與基督合而爲一，再復活過來，成爲新人，並且並不是懷着屢戰屢敗的心情去戰鬪，也不是說不可能犯罪。保羅在羅馬書上只指出犯罪這事與基督徒的身份是絕不相稱的，而我們是活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罪和律法在我們身上再無權利，但律法的輭弱是在乎我們，我們犯罪和死亡的原因並不是神的律法，而是我們的肉體，我們的罪性。而保羅說到信徒裏頭的爭戰及得勝的秘訣，就是要被聖靈帶領又順從律法，得救後並不等於不犯罪，也不應過於遣責自己的無能，而應積極地朝着「成聖」、「十全十美」的方向去走。

(二)、另一方面，信徒在追求聖潔完美的生活，而對「成聖」有不正確的觀念時，也會導致第三類人的出現。

因爲重生的人也會跌倒犯罪的，但他不是在罪中活着，成聖是一個過程，並不是一朝就變成的，而且「基督徒所犯的罪不是，也不可能是永久習慣性的罪。」（史托德牧師 John Stott ）無論在舊約或新約聖經中，我們可以引證不少經文來表明在今世中，是無法達到全然聖潔的標準，祇是我們仍然活在今世，縱然不能達到十全十美的地步，我們必須承認，今生和來生是互相緊接的，就是當救贖計劃完成的時候，我們便能過全然聖潔的生活了。

故此，過份執着每事都要完美無瑕，十全十美，只會形成心理學所說的「執着强迫性格」或「執着强迫性神經官能症」。而且也與實際經驗脫節，這樣，又怎能活在世上，過成聖的生活呢？

(三)、有些教會非常注重法則、律法，叫使徒緊守規條，是所謂的守法主義者，使人以爲他與神的關係只在乎他怎樣守律法，他既尋求從守律法來得稱義，便發覺律法是個嚴厲而又頑固的工頭。

事實上，教會裏存在着很多道德主義者，對教會內的人所作的事都喜歡以是非標準去判斷，道德批判氾濫的程度簡直使人吃驚！舉例來說，教會常常叫使徒遠離被器重、被愛戴、被稱頌、被讚美等受重視的讚語；此類教導叫人抹煞個人特性，使使徒有一種被虐式的心態，一日受人稱頌，或不受良心遣責，就會整天不安，恐怕自己墮入魔鬼的圈套、陷阱，這樣，又怎能有一個正面的自我觀呢？

一個人如經常陷入低潮，做事不要求成功感或滿足感，將一切都堆在上帝，使這種基本需要（參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變成神秘化，不經人的傳達，只求自己內心的滿足，其實，一個人是需要別人的體諒和稱頌的，神亦會透過別人去表達祂對我們的欣賞，只要我們在接受稱讚時，明白到這乃是神的恩典，自然就不會自傲了。

總結以上各點，使徒的自我觀，是基督教爲强爲弱最重要的因素。一個基督徒有負面的自我觀，便是對自己失去信心，也對神和聖靈的能力懷疑，錯誤理解神的說話，接受不正確的教導；另一方面，教會文化亦營造一羣經常自怨自艾，渴望長者面斥、教導、批判他們的行爲的信徒，而他們的自虐心態也可得到滿足。

基督教的眞義當然並不如此，基督徒應有正面的自我觀。上帝愛我們，叫每一個相信祂的人，得着恩典和聖靈的能力去戰勝困難，使罪人變成義人，惡者成爲善者，弱者轉爲强者，不輕看自己的能力，但仍以神爲首，從上帝處得智慧、得力量，所以，基督教乃是强者的宗教！

參考書藉：
1. 基督徒自我觀（何依文著）
2. 橄欖 # 38
3. The Fight (John White)
4. 來活死（韋華）

欲購橄欖何處去
港九書局廿幾家

＊ 各弟兄姊妹可在下列書局購買《橄欖》＊

香港區：

新生命書局	中環干諾道中15號 5 樓
文藝書局	灣仔軒尼詩道22號地下
樹人書局	灣仔船街四號地下
證道書室	灣仔摩利臣山道46號二樓
浸信會書局	銅鑼灣道35號地下
天道書樓	北角英皇道151號鷗鵠菜大厦三樓B
宣道書局	北角英皇道310號四樓

九龍區：

恩奇書業	九龍彌敦道562A號二樓
道聲書局	窩打老道50號A
道聲書室	窩打老道50號A眞義里
浸信會書局	何文田勝利道14G地下
欣樂書閣	窩打老道224號地下浸會書院08室
證道書室	界限街144號地下
分享書屋	九龍城獅子石道10號地下
播道書局	九龍城侯王道 5 號地下
突破書廊	九龍灣牛頭角道55號
播道書樓	土瓜灣浙江街46號一樓
宣道書局	尖沙咀漆咸道31號七號位
福音閱覽室	尖沙咀彌敦道138號三樓
種籽書室	旺角太子道141號12樓H座
天道書樓	太子道157號102室

＊舊橄欖可到恩奇書業
九龍彌敦道562A號二樓

＊ 各弟兄姊妹也可訂閱《橄欖》 ＊

地區	訂戶平郵	訂戶空郵	贊助訂戶
香港	HK＄28		＞HK＄100
東南亞	HK＄58.5 US＄7.5	HK＄78 US＄10	＞HK＄100 ＞US＄15
歐美澳及其他	HK＄58.5 US＄7.5	HK＄95 US＄12	＞HK＄150 ＞US＄20

訂 閱 單

茲訂閱《橄欖》雙月刊

□續訂 □新訂

□普通訂戶：訂閱 年，由第 期開始（香港一全年六期 H．K．＄28元）

東南亞 海郵 U．S．＄7.5□ 航空 U．S．＄10□

歐美澳洲及其他 海郵 U．S．＄7.5□ 航空 U．S．＄22□

□贊助訂戶：訂閱 年，由第 期開始（不少於 H．K．＄100元）

（電腦發行、請用英文正楷填寫）

Name: Mr/Mrs/Miss _____ 中文姓名：_____

Address: _____ 所屬教會：_____

_____

Tel: _____

辦事機構／就讀學校及院系：_____

付款辦法：

1. 以劃線支票或郵政滙票寄回（請以 H.K.U. CHRISTIAN ASSOCIATION OLIVE 或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橄欖雜誌抬頭）
2. 如付現金，請到任何一間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存入本刊之儲蓄戶口：082-6-003949，然後將存款收條寄往香港西營盤郵箱50379號橄欖出版委員會。

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50379號
橄欖出版委員會

號外

橄欖

一九八五年七月

香港大學學生會基督徒團契 橄欖雜誌出版

□零售二元正

編輯前言

錢錦華

讀者捧着這份洋洋一萬五千多字的號外，可能有點摸不着頭腦。讓編者爲她略作介紹。自《橄欖》五十期於五月出版後引起不少神學院講師，牧者和一般讀者討論，不過五月正是編輯們忙於應付校內試，此事暫時擱置。六月期間，編輯曾走訪數位長者作初步的意見搜集，其中有貶有褒，在衆多言論中，我們深深感受《橄欖》是備受重視和關懷的，爲進一步搜集意見和互相有溝通機會，六月廿八日我們邀請多位長者進行五十期交流會，就編輯立場、編輯思路歷程和信仰經驗作多方交流，此會過後，我們感到五十期所浮現的問題是今天不少大專信徒可能遇到的，故此，除交流會後記外，還特別邀請幾位長者就讀者閱讀態度、大專信徒面貌和大專信徒的教會態度三個問題一一撰文討論，另外亦邀約多位大專同學就五十期作個人感受回應，在短短兩星期中進行約稿，追稿和校稿工作，承蒙各位作者在百忙中仍然抽空行文，實令我們鼓舞和振奮，在此代表編委會多謝各位作者。

× × × × × ×

從知識層面看，今天不少學說都建構在唯物論的宇宙觀，毗鄰的中國大陸是以唯物論証思想作爲社會主義立國的理論基礎，從前倡導的階級分析、實踐論、矛盾論，及今天以經濟導向的四個現代化，都深深影響着十億中國人和香港，配合一向以自由資本主義作爲基石的香港社會，唯物思想和物質化思想都不斷冲激我們生活和信仰，信徒是順流、逆流？如何在這個物質世界當中察驗上帝工作，如何處理我們的生活經驗，基督教思想能否盛載今天的知識和經驗，「信與不信，爲何」這個專輯正面對這個問題；另外教會本身如何面對變化萬千的香港社會，是開放？是封閉？是僵化？

大專生由於有學生基礎，有較多時間和自由去思考去發問，所以在理念問題上可以成信徒羣體的箭頭，我們是否願意成爲箭頭？還是埋首沙堆的駝鳥？《橄欖》作爲大專基督徒雜誌正是要提出問題，執着批判態度對自己的生活行爲和教會作嚴峻的反省，祈求更落實的踐行信仰。當然，箭頭是很容易受傷的，亦未必能即時找到完滿答案，然我們誠意邀請各大專同學和關心大專同學的長者，挑戰《橄欖》，催迫《橄欖》、鼓勵《橄欖》，好讓《橄欖》能履行她的宗旨和傳遞她的異象，將信仰和生活進行整合，祈求達至一個適切的信仰。

這份號外嘗試投石問路，引起更多大專同學和關心大專同學的弟兄姊妹的討論和反省，對這份號外，我們隨時接受你的意見，更歡迎直接投稿來論。

七月十五日早

從良與不良刊物說起

陳佐人

「任何一個嚴格的著作人沒有義務對讀者個別無窮多的心理聯想或情緒反應負責。他所必須負責的是語意約定乘以邏輯秩序，加上知識層界的眞確或失誤。」（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序言）

××× ×××

「誠信，忠實，精確（Sincerity, Truthfulness, Accuracy）——對讀者的誠信實爲一切名副其實的新聞事業之基礎。①基於一切誠信的考慮，報紙必須不負讀者的信賴。若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而缺乏澈底或精確的報導，又或不努力爭取這種必要的素質，都是罪無可恕。②標題必須與報導內容完全配合，不得故意誇張。」

（Canons of journalism,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 ×××

「《橄欖》不負責任！」（某友人語）

繼胡耀邦的「八二開」談話發表後，使人又再次關切中國的新聞自由這個老問題，加上本港最近在不良刊物的掃盪戰中，有人主張設立「不良刊物審裁處」，與此同時，港府又蘊釀成立「新聞局」，這一連串關於新聞業的新聞，教人目不暇給，趣味盎然，事實上在這些論爭的背後，卻是代表了不同新聞工作哲學的交錯滙流；究竟應如何平衡「自由與限制」（freedom and restrictions）！在不同的新聞理論傳統中，我們應如何取捨？該是專權的（authoritarian）？自由主義的（libertarian）？共產主義的（即胡耀邦所言）？社會責任式（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橄欖》雜誌適逢其會，出版了富爭論的第五十期「信與不信，爲何?!」，惹來一場小型的基督教刊物論爭，使基督徒不得不考慮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等社會問題，也足證社會與教會的互動關係。

粗略地說，每本刊物都可分爲它作爲一本刊物及作爲傳講的喉舌這雙重身分。作爲一本刊物，它必須達到辦刊的基本要求，從編輯設計到印製發行，無不有其應有程序及水準，務使刊物成爲有效的媒介，傳達刊物的信息。刊物的第二個角色是喉舌，其著眼點是在傳達的信息上，很多人一聽到喉舌這個字，頓生反感，覺得此字帶有濃烈的政治宣傳氣味，其實如果我們換句話說，喉舌的意義是指出每本刊物必須有一明確創刊宗旨，即使該刊未必隸屬某一機關，但它總該是那羣創刊者的喉舌，世上是沒有無宗旨的刊物，即使是《龍虎豹》也會有「搵銀」的宗旨，如果我們因懼怕有意圖的立場而刻意徊避表明刊物的宗旨，那就成了「無政府主義」式的刊物，公開園地，任人討伐，宛似日俄在中國的地土上開戰。《橄欖》一貫的辦刊宗旨，只是强調「直言、敢言、獨立、交流、公開、橋樑」等一連串態度取向，完全沒有提及一點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物的立場，試以美國校園團契的HIS 月刊作一比較：

'HIS is not the official "last word" on any subject it treats in its brief space. Nor does it state IVCF's official stand on a matter. It is intented to be a mind-stretcher which will help the reader formulate a truly authentic and reasoned biblical faith and lifestyle.'

這段宗旨除了展示態度取向外，也或多或少表明了一些信念與立場，《橄欖》在公開交流之餘，是否也需要確立一些基本的取向？我們作雜誌編輯的，好比煮飯婆，每頓飯由配料、買料到烹成可口小菜，都需親力親爲，勞心勞力，但我們絕不可只求塡飽肚腹，而不顧食物之配料與製作，《橄欖》無可否認在對問題的析義與批判上是下了許多苦功，但在問題的形製上（formulate）卻較少涉及，這會否是因爲缺少了清晰的信仰立場，以致在agenda setting上缺乏方向？我們是否可以只爲討論而討論，會否若不得其法，眞理不一定會越辯越明，而是越辯越「亂」呢？

話說回頭，反省雜誌的工夫是否只該由編者與作者負責？究竟讀者的責任與角色何在？任何正常心智的人在閱讀時自然地便會運用與生俱來的閱讀機械，將材料過濾、排拒、綜攝、加工、消化與吸收，無論你是在看天天日報的副刊抑是康德的著作，這個閱讀的過程照樣是風雨不改地發生，不過有時是有意地進行，有時是無意識地流露，所以眞正高效率的閱讀能力是需要刻意學習與操練，《大英百科全書》的Mortimer J. Adler曾著How to Read a Book 此書已成爲閱讀學的經典之作，其中他提出了閱讀的四種層次：第一，初步閱讀，著重培育讀者的reading readiness ，無論是身體上與腦袋上；第二檢視閱讀，重點是以較快的速度來檢視全書，試圖掌握書中要旨的輪廓；第三是分析閱讀，讀者至此已應掌握一定數量的字彙，具有一定折解（unlocking）的能力；第四是專題合參閱讀，讀者能將以往的技能加以精煉與提高，並進而使閱讀成爲了我們做學問的一門有效工具。

作爲主動的閱讀者，我們絕不會甘於被編者與作者當作不良於行的人來餵食食物，因著本能的驅使，我們自然地會將閱讀的材料來加以過濾、批判與吸收，只不過當我們在閱讀聖經及宗教書刊時，自以爲應當存著順民心態，但其實我們的閱讀本能完全沒有停頓，只不過是鑽進了潛意識中來活動罷了。

所以讀者、作者、編者的關係是互動和動性（dynamic）的，假如三者是形成了一種三角形的關係，那這甚少會是等邊三角形，而是要視乎三者的主動參予程度及滙流情況，作者應以嚴格緊密的求眞求理精神，寫出條理分明的文章；編者應本於正大光明的報學倫理，按著刊物的信念立場來進行agende-setting的工作，著意與讀者傳遞及交流刊物的信念；讀者則應是demanding reader的角色，有意識地對閱讀的材料加以過濾與消化，無論我們讀的是《明報》社論抑是宗教書刊，我們都不斷辨思理解、絕不將白紙上的黑字視爲偶像，這或許就是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境界，也是庇哩亞人的佳美榜樣（徒十七11）。

（本文作者爲華福中心助理編輯）

橄欖五十期交流會紀後

—— 誰爲神州理舊疆

時：八五年六月廿八日晚
地：港大紐魯詩樓
人：教牧長者、橄欖新舊編委、團契兄姊
緣起：橄欖第五十期（即第廿五卷第六期）內容挑起外界迴響甚多、不滿、感喟有之、關懷、勉勵亦有之。

整理：劉進圖

滿懷期望地發信

知道橄欖第五十期引起了許多廻響，身爲編委的我們是既驚且喜：驚的是橄欖臭名遠播、銷路下跌，喜的是有人留意，證明我們不是在對自己吶喊（shouting in a desert）。雖然是上一手的編輯幹的好事，但既爲橄欖人，便得一力承包，況且這期論內容也不是一無是處，但多聽別人的意見總是好的。對於了解在別人心目中橄欖是甚麼東西，摸索將來的路向都是意義重大，我們便決定辦一個「五十期交流會」，遍請神學院、雜誌界、大專界及向來有聯繫的橄欖舊人、教牧長者來圍爐共話。

發了很多封的信。

日子臨近、得悉滕牧師、蔡醫生這些橄欖顧問行將赴美。不能來。原定請了楊牧谷、錢北斗（斗叔）來當講員，又因病不能成行。舊人和大專界的朋友也是各忙各的事，倒是港大團契的弟兄姊妹興緻勃勃的來了幾起。陳士齊、霍玉蓮來了；一個是ＦＥＳ大專幹事，一個是前橄欖總編，都是相熟之人。翁偉業、溫偉耀、陳若愚都先後來了，還有三位讀中神的同學。寒喧之間少不免問及中神近來如何如何，翁偉業何時出國等。

只差余達心便可以開始了；七時廿分，人該來得差不多了。

我心裏想：「比原定的少了很多人。那也好，可以說多一點話。看來大部份人都是存心來聽的。不知道有幾多人預備了要說呢？會說甚麼呢？」

溫偉耀說文章應該放在日記裏

溫偉耀應邀率先發言，劈頭第一句便說：「客套話我不說，我來不是要罵人，也不一定要讚人，只是直話直說。」

「我不會針對文章小節，咬文嚼字，也不會針對專題「信與不信爲何」談我爲何仍信。我只想就一兩篇文章談一點編輯問題、寫作問題。我得聲明，我無意針對作者——我根本不曉得他們是誰，只是以事論事。」

「呀，我得先道歉一聲，今晚我家裏有要事，我得早走，這一天對於我的家庭很重要。」

「先說第一篇，『信是偶然，不信亦然』這篇文。無可置疑，這是一篇眞誠的信仰反省過程的自白，但這篇文卻教我想起一段在我中五時代發生的事，拿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次我看了一部書叫「相對論入門」，很有興味，但對書中的許多結論像時間可以拉長、空間可以縮短、重力是四度空間的作用等很是懷疑，於是想了許多反証、實驗來駁倒相對論。後來有機會在一個聯合書院的開放日中向一個物理系三年級的學生抖將出來，鋤得興高采烈。他聽完了，看著我陰陰嘴笑，問我讀過微積分沒有，我說沒有。他又問我讀過羅倫斯變換沒有，我又搖頭。他便叫我讀多幾年書才來和他談相對論吧。後來我果然專心讀了六年物理，拿了第一個學位。

之後回想起來，其實那人是夠氣量的了，他該問多我幾樁沒有讀過的東西，我會更慚愧。現在我慶幸我那時沒有將我的嚕囌在校報發表，只寫在日記裏，還不致於太羞。

回轉說這篇文章，我以爲做編輯的必須考慮文章的質素，並不是眞誠就可以出街的。我以爲這篇文章的題目不該是「信是偶然」，該說「信是無知，不信亦是無知，對基督教無知」。編輯的判斷力有問題；容許這樣的文章刊登。

現象與本質不分

第二篇「全職事奉，祝福？咒詛？」，我看完後，坦白說，不喜歡。不喜歡的原因是方法論上出了問題，你若問有沒有人像文中所寫的爲追求成功、自我肯定而全職事奉，我不敢說沒有。但有這個現象就是否代表基督教圈子裏有這個傾向呢？我以爲文章有這種誤導的成份。

我以爲這是一個把現象與本質混淆了的做法。要問全職事奉是否祝福該看看聖經怎樣說，單舉例子現象來論說是不足的。你舉一個例，我可以舉另一個例；比方說我所認識的神學生中就有許多是本身已在社會中有成功地位後才奉獻的，中學校長有、建築師也有。你舉例，我也舉例，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這些都只是現象而已。

全職事奉是否祝福涉及一個聖經立場。（參羅馬書第十二章）。橄欖一直說自己沒有固定的立場，認爲這才是開放，但我以爲每份刊物皆有其立場，無論你是否喜歡；別人也期望你有立場。有立場不等於狹窄，這是兩回事。

打開橄欖，這是一份基督徒雜誌。基督徒必然有立場。基督教有二千年的歷史和核心的信仰立場。這些立場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也還是立場，而且多少離不了聖經。

看全職事奉這個嚴肅的課題，完全不考慮聖經的立場便從現象下結論，引導讀者對此作出評價，我以爲不恰當。

我有點奇怪你們的顧問怎樣顧問你們。

還有一點，橄欖有許多批評教會的文章，這期特

別多。批評不打緊，我本身對教會也有許多嚴厲的批評，教會也實在有不少問題。聖經亦記載很多先知對以色列人的責備，然而貫串其間的是一份痛心、一份難受。耶利米邊責罵以色列人悖逆，邊流淚的祈禱，把自己列在他們當中，這是愛心的責備。但看遍整本橄欖，我找不到這種愛，只有一份旁觀者的冷嘲熱諷。

教會是家，家出了事，嚴厲是應該的。但批評裏若沒有愛，我不接受。這種批評在神眼中是毫無價值的。對，你可以向人訴說你的家事，但你若在茶樓裏大聲公佈說你阿媽昨晚又和別的男人去街，說完了大聲笑，無論你說的幾眞、幾有見地，我只想摑你兩巴掌。

可能說的太坦白，希望你們受的來。」

三點的質疑，我趕忙地記了下來，得準備答辯。這邊廂余達心已開始說話。

余達心說我心裏流血

收到橄欖是星期五，一口氣看完。沮喪；沒有心情做任何事，甚至沒有心情和太太講說話。直至晚上。

那感覺就好像心裏在流血似的不好受。我沒有問做編輯的爲甚麼擺這些文章出來，又反叛又不造就之類。不，我沒有一絲責難的想法。當時我整個人被傷感抓住。我明白文章裏的那種憤怒、苦澀、對教會的不滿。有一些文章的作者甚至是我認識的，我曾與他們分享我的生命。

爲甚麼搞成這個樣子？爲什麼沒有人體諒支持？FES的同工去了那兒？

我認識一位弟兄，徐理强。他六九年畢業於港大醫學院，曾當過 CA 團長，中學時爲了在校內傳福音而被逐出校，十分愛主、愛教會。他對教會有千般的不滿，後來去了倫敦教精神科時碰見我，把教會罵了個狗血淋頭、數小時不斷。然而他愛教會是那樣深以致他承擔著教會軟弱的痛苦。

今天，同樣是一種憤怒、不滿。我不以爲這些掙扎的反映純是消極負面的。有掙扎才有力量前行。掙扎有甚麼希奇？當年我奉獻去富樂神學院時也幾乎半途不信。文章登幾篇掙扎浴血的情況完全不是問題，問題在爲甚麼沒有盼望？

橄欖是在助長、鼓勵那種消極憤懣的情緒。但身爲教會的一份子，我們該營造一個怎樣的環境予那些在掙扎中的弟兄？就是這些灰黯文章嗎？

我心裏埋怨自己。當初我說過希望有時間多招呼你們來我家分享，但這一年我委實太忙，回轉頭看這年的行事曆，我自己也嚇一跳。

但無論如何，我不滿意「全職事奉」一文：根本不合理、不負責任。這篇文是在控訴質難一些「人」。不是可以開玩笑的瑣事。作者對全職事奉者負責嗎？有研究、事實的根據嗎？有爲全職者做過心理分析嗎？做編輯的又爲何沒有一點注按，縱容這個負面的提訴呢！」

兩位講員先後說完，我心裏積壓著沉重的包袱，每一句都像是在指控橄欖不負責任，縱然這一期是上一卷幹的事，但我豈不是有責任替橄欖辯護麼？

兩個問題、沈濟全吐露幕後情況

一位中神的同學和一位港大的同學緊接著連串的發言，指陳專輯處理手法中三篇負面一篇正面有不平衡效果，徒有感受分享，沒有編者立場，且連續多篇文章採取批評責罵的手法，是否別有用心呢。

廿五卷的出版委員會主席沈濟全因是主力五十期工作者，披露了工作過程的波迭。

沈濟全：「專輯的意念來於身周著實有很多人處於虛無的信仰狀態，但涉及的問題太多，例如基督教是否意識形態。而且每一個人的決定又有其獨特環境因素，不能理念化爲一堆問題，故此採用現象呈現的手法，其實在編者語中已有交代。

爲甚麼找這四個人？當初構想是找一些飽讀書的人、一些大專生；一些堅信、一些始終不信、一些信而不信、一些信中掙扎的，合起來就出了今日的圖像。原本還打算約一兩位基督徒的稿，但失敗了，走出這樣的客觀效果是有點意外，但這次反應强烈卻更是意外。」

交待完畢，接著來的是熾熱激動的爭辯。

沈濟全：「我不以爲『信是偶然』一文質素低。當然，六年後回顧，作者自己也可能覺著可笑，但和其他雜誌相比，這篇是水準之作。我們登「全職事奉』一文。理由有二：一是這樣的社會學方法分析現象用誇張手法寫文的人不多，就言論的分佈來說，是可鼓勵的創作。其二橄欖並非因此不刊登正面的、勉勵性的文章，原則上二者都可以出現。

說到今日大學信徒，香港大學本身就是一所道地的世俗化大學，認眞思考的人根本沒有機會接受一套神學立場，唯有採用以唯物主義爲基的科學方法，又怎能期望有超越的屬靈層面走出來呢？這種情況絕不是少數。」

余達心：「你這樣說我很難受。正因爲大學如此，橄欖才應該逆流而上！抗衡它，改變它！不要以之爲借口，那就眞的完蛋了。我期望橄欖能在這世俗化潮流中作先鋒。

退一步說，世俗化的方法論也不能解釋爲何「全職事奉」一文裏將傳道人描寫爲玩名人遊戲，在世界站不住脚才逃來傳道，澈底否定了委身者的眞誠。我至少就不覺得自己是在玩遊戲。這不是兒戲！

對不起，我眞的感到憤怒。」

聽到這裏我再也按捺不住；他們爲甚麼不明白辦雜誌的立場？我加入戰團：

「我要爲橄欖說幾句話。首先，專題不是理性學術探討基督教是否可信，而是爲甚麼有一些人不信，丁文質素不差。其次，橄欖編者的立場沒有必要在每篇文章裏都有，刊登一篇文章不等於贊同一切文中觀點，這必須搞清楚。我本身不同意「全職事奉」一文的結語判斷，但我一樣登，因爲它有見地。

我們絕非毫無禁忌。與宗旨有違的不登。質素低的不登。涉及誹謗、誤導、色情或太重政治味的不登。惹厭的、拆毀性的本質上可以登，但要視實際效果而決定。

「全職」一文雖是誇張，但並無不妥……」

余達心焦急地說：「我問的是責任！究竟作者隨便控訴人負不負責任？」

廿五卷的總編輯譚啓見搶先著說：「宣傳手法有很多種。我現在的職業（廣告設計）就正是要熟習此道。傳統手法的認眞、誠懇、勉勵是一種，有另一種叫藝術加工的，誇張事實以求震撼觀衆，像「一日五餐公仔麵」，並不是眞的要一日五餐都是它，只是要引人注意而已。」

余達心：「我感到大家之間有誤解，你們是在答一些一般性的原則、方法，那自然不錯，但能夠蓋住這樣的批評麼？」

港大團契的涂謹申插嘴進來：「從法律觀點看，橄欖當然沒有過失，超過了這最低防線的就全都原則上可以登。但作爲一份基督徒雜誌是否有比律法更高的原則呢？指引的又是甚麼呢？」

我心中有氣；不是已說過選稿條件了麼？**我當即說**：「眞的沒有原由的批評指訴我也不會登，但我認爲「全職」一文並非如此。」

陳若愚牧師接道：「但這篇文部份寫實、部份誇張，教人從何分辨呢？若果批評涉及的問題含意嚴重，豈不應加倍謹愼麼？」

「對，但看文章得看上文下理。在指述基督徒圈子也有名人成功遊戲之前作者更是一竹篙罵盡香港人崇尚醒目、成功，任誰都知道是故作驚人語，後面只是說基督徒也有如此心理而已。平心靜氣一點，這說法沒有錯。橄欖登，爲的就是它並非一派胡言。」

怎麼搞的？各說各，越弄越僵。

溫偉耀解開死結

溫偉耀趕著離去，凝重地留下話來：

「我感到彼此在誤解中，根本沒有對話。我感到達心的難過。他和你說感受，你卻和他辯論出版原則。我想你聽漏了一點東西。我們說的質素，並不單指內容、文筆，更重要的是目的和態度。我們所期望的是在文章中看到一個逆流而上的理想、信念。

辦一份雜誌必須有信念，若淪落到只靠會否抵觸法律、被人檢控來做原則那就悲哀了。在法律之上有道德，是辦報人要依循的。

如果你有基督徒的信念和理想，遇著這類對基督教無知的「眞誠反省自白」就該請他另投他處。即或登了，也該加一個按語，點出這篇文章的積極意義所在。

大學本身世俗化，基督徒就必然要隨波逐流嗎？如果你連基本的信念也未有，那最好收了這攤子，想清楚才再開過。

請原諒我說的這樣直。」

爭持了這麼久，原來根本答非所問！他們關心的是作者編者的信仰立場，我們答的卻是文章內容好壞、登文標準。

這下子可再不能抽離地答了。好，就說一點心裏話吧。

翁偉業再起波濤

作爲學生福音團契的幹事，翁偉業也提了他的看法：「五十期事件非一日之寒。如果偶然有一篇批評文章出現，我想大家都會客觀一點審量文章的表達手法。問題在橄欖近幾期來連續給人的印象都是「不罵人不快」，況且這篇文質疑的是別人的誠信、品格。就好像人家結婚，你不住的問他：你眞的愛她？你眞的愛她？不是她的肉體？　那感受是刺痛的，「全職」一文單看分題甚麼逃避現實、扼殺進步就已不好受。

但橄欖今次肯開交流會是非常好的行動。

再說一點，談到做大專信徒與香港教會間的橋樑這個宗旨，橄欖目下可說是非常失敗。反映的盡是負面的片面。這只會令兩下更誤解，大家都在築牆。

說片面，是因爲按我觀察，今日大專界信徒的主流文化並非橄欖式的信仰反省，許多弟兄姊妹成長是透過小組查經追求來的。當然，如果你說查經只是屬靈術語的拋售，我無話可說，我覺得不是ＦＥＳ不願意牧養，是橄欖根本不會找我們、除了你要找一點保守福音派言論代表的時候。我知你們是這樣分類的，其實又何嘗單止我們，壓根兒你們就一面倒去了張子國、張燦輝、曾家達那邊，整個英雄崇拜換了，我們還能夠幹甚麼呢？

譚啓見：做到咁煩不如唔好做

「我想不到今日橄欖仍在重複建設性與否的爭辯，那大概意味著做的人已無計可想了。戴著七八十個金剛圈還怎樣思考？倒不如乾脆出一本叫「造就」的，撇去橄欖的包袱。

整個廿五卷從「九七」一期後已發覺山窮水盡，唯有將焦點放回校園，嘗試突出自身的掙扎和問題，計劃中跟進的還有現代人與宗教，福音觀等核心問題，想不到引子才出已是譁然。我不介意，別人愛怎樣看，由他看吧，有讀者便做下去，沒有人愛這個，那是「執笠」之期。

我們沒有失了橄欖的宗旨和口號。」

阿齋設身處地

陳士齊向來近港大團契，接的最快。

「很珍惜大家的坦白。我明白啓見所提的難處；辦雜誌實不應有太多思想限制。篇篇文章都過濾消毒一番怎成？但眞的沒有倫理上的指標統轄言論自由嗎？我想總有一些。

我覺得痛。如果教會長者看了橄欖哭，我也會痛。知道有一些傳道者因聖經批判學而信心崩潰自殺時我也痛。

我屬於不老也不嫩；中間這一代。我們這代人或多或少都有這種情感。懂得痛，但整個晚上我覺察不到在新一代中有這樣的情，應該與否是另一個問題，但沒有總令我詫異。

或許我們該現實一點，別再期望橄欖做先鋒、做中流砥柱。第一羣去抗衡逆流的也許就是率先順流的。——橄欖人本身就在他們所要對抗的矛盾中！

剛才有許多思想不能互通的地方。究其因是一些基本假設已成過去：ＦＥＳ不再是ＣＡ裸祼了。ＣＡ本身也不再有統一的意識形態。有一些喜歡被我教導，有一些說導師心態不要得。

面對這一代！他們在尖銳的社會轉變中走得越前、承擔壓力越大。我們是苛求他們有益有建設性還是幫他們一把？」

一些反應

沈濟全：「坦白說我是悲觀的。這一代的大學生已不再精英，無力站起來。我爲橄欖立場辯護是職責所在，但我內心也有感受。難道我不覺得有許多批評文章是垃圾麼？但在那個時候，我又實在只懂得一些垃圾。現在的我又已去了另一個年代。

要面對的問題多且難，有時不禁懷疑信念的具體意義；既不甘順服權威，又不敢太相信自己。但我想有conviction。

答翁偉業的問題，橄欖福音派的人有不少，絕非一面倒。我個人也很欣賞許多福音派的前輩像余達心牧師、阿齋。

編者按：此文半記叙，半主觀感受抒寫，絕不是一個客觀的記錄。會中一些不太關聯的說話都略了，對話之間的緊湊呼應也是經過加工的，但大都模仿著說話者本身的風格。

也許只不過大家對某些名字格外敏感，蔡醫若期期投稿，沒有人會以爲怪事，曾家達出現了兩次就不得了。」

余達心：「我一直都想聽一點你們心底的感受，現在好過了一點。我絕非控訴者。但我要提啓見一點，辦雜誌不能離開「造就」，即使是「九十年代」也有它清晰要造就的路向，缺乏了這個積極的元素辦不下去，只不過怎樣界定造就、如何造就、先拆毀後造就就是另一個問題。

縱或我們處在掙扎、反省中，沒有清晰的立場也不打緊。誰個沒有掙扎？誰個天天胸有成竹？我自己信主這麼多年就從未試過像最近那樣沮喪低潮。但縱在幽谷最深處，信仰仍有其意義；我仍然敢盼望。也因此我可以勇敢地、不犬儒、積極找尋出路。

過往的橄欖又何嘗旗幟鮮明、中流砥柱？他們一樣有掙扎，只不過掙扎中有一份試摯、一個希望，自己應付不來，找多幾個人一齊談。並不是旗鼓凜然對虛無定向那樣各走極端的，爲甚麼不可以有中間的，反省前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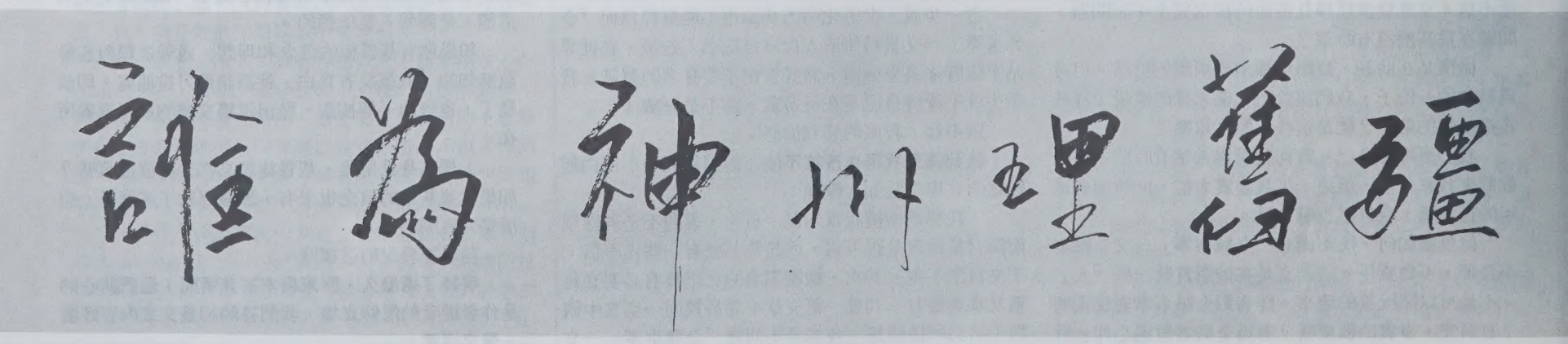
聽到這裏，心靈不住的激蕩，沈濟全和譚啓見所說的難處、悲觀有許多是我明白的，余達心的諒解和殷切期望又是如許親切。回想這一年來一起做橄欖的不少中途退伍、也有人宣佈不信，理想和信念似是遙不可及，更不消提堅實的立足之處。我感慨地說：

「像五十期這樣的邊緣文章也許今後都不會出現了，寫這些文的人都已離開。留下來做橄欖的都是另一類人。這是幸，抑或不幸？」

會議近尾聲，從大專生的苦況自然地引伸出牧養的問題，誰爲神州理舊疆？

當然不能全賴在ＦＥＳ頭上，那不公允。有人說ＣＡ本身也曾多番努力，許多牧師長者都來諄諄教誨，也還是如此。於是有人說需要的不單是師傅，更是慈父。但大家都承認要找人來牧養ＣＡ很難，牧養橄欖更難。是今天父權已經落伍，被大衆傳媒取代？是年青人反叛、抗拒權威？

無論是否行的通，來試一試吧。



爲何憤怒！爲何憤怒？

霍玉蓮

出席了爲《橄欖》50期「信與不信，爲何?!」特設交流會，看罷50期，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圍繞着50期整體瀰漫的一種情緒——憤怒。

試看，50期封面描了三個圖像，第三個瞪眉怒目，一派憤懣難耐的情緒，封面中間一抹白色的油彩四散，好像預期着什麼將要爆發似的，作者憤怒、讀者憤怒、編者也被指斥、被掀起莫名的憤怒、儘管血脈賁張，但願我們不讓這種情緒遮蓋一切，而不去深思憤怒背後所隱藏着更深重的問題。我感到這反省對所有人都重要，何竟被忽略了？

讀者的憤怒

打開50期的封裡「目錄」，陳列了好幾篇相當矚目的題目，題目本身富有相當大的挑戰性和引導性，單看題目已經可以惹來噓聲四起，一片騷動，尤其是教牧長執、神學生、熱愛基督教信仰的人仕，莫不感到兵臨城下，一陣憤怒難以竭止。

不錯，大部份讀者感到憤怒，但憤怒些什麼？向誰發怒？却無暇理清，依我觀察，可嘗試把這些複雜微妙的情緒逐一揭開。

(一)憤怒些甚麼？

當然，有些讀者是不會憤怒的。他們看見《橄欖》，早已搖頭嘆息：這批憤怒青人又來蠱惑人心了！就隨手把它藏在床底下，不屑一顧。

其他讀者，只要他是心有所緊的，莫不表露强烈的情緒，這憤怒却又可劃成好些層次：

△一看見有反對基督教的文章或聲音在基督教刊物內出現，覺得荒唐之極，無法接受。

△曾細讀全文，感到處處受人攻擊，被人嘲弄，難堪至極，產生一種要起來衛道的憤怒。

△能接受反面題目或反對聲音，但要求反對的內容必需條清理晰，言之有物，爲文章打響理論旗幟，或由經歷引出一項人生觀的總結，然而，內容質素不足，情緒混雜，爲此而感到憤怒。

△接納反面聲音，了解讀者和編者在理智和情感上本身也許有偏頗不足無知之處，姑勿論言者有知或無知，聽者却慘受動搖，能不痛心？而且，一些可能需要被震撼和自省的對象多半對《橄欖》嗤之以鼻，根本無法接觸，而那些良心敏銳，在探索中獨自掙扎的人却正中伏擊，這豈不太荒謬了嗎？有一個眞實故事：英國有一位忠心耿耿一生奉獻宣教的宣教士，收看電視講論自由神學的廣播，受到極大衝擊，竟然絕望地自殺。（註一）

讀者憤怒的情緒多半是錯綜複雜，但仍希望讀者能誠實檢討自己到底爲些什麼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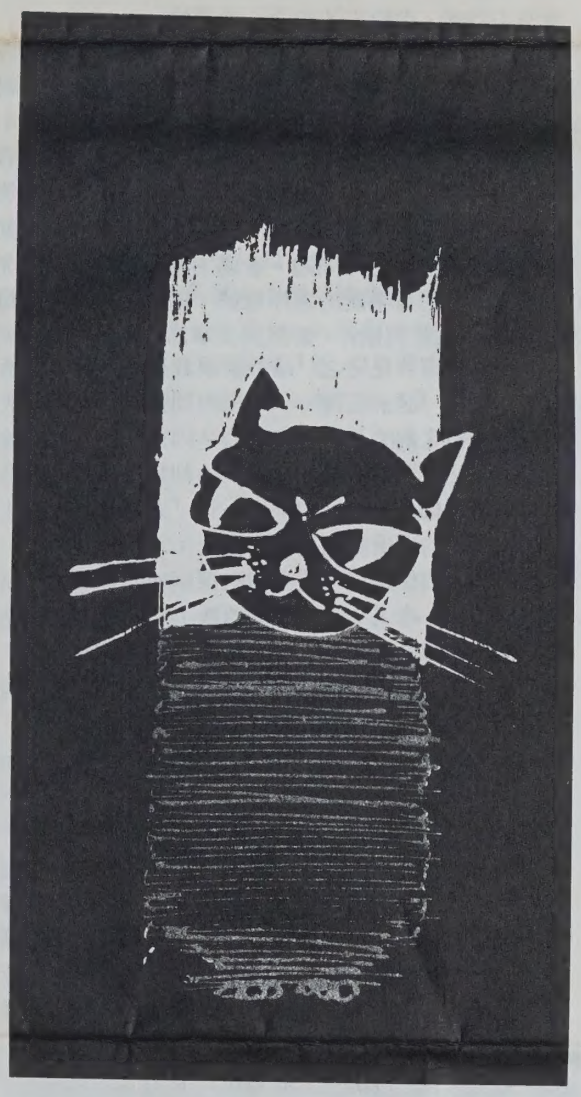
(二)向誰發怒？

這也很難說清楚。可能首先發怒的對象是作者，然後是容許這些文章面世的編者，再然後是孕育這些文章成形的社會環境、校園氣氛、教會形態等因素。

不過，讀者一般不能冷靜的看清對象，儘將憤怒向編者一股腦兒發洩。爲什麼讀者將憤怒的焦點集中在編者身上？原因是認爲編者有責任過濾浮誇妄斷的言論，照事論事的加上編者按語，或者甚至不讓具「殺傷性」的文章面世，這牽涉到編輯倫理（editorial ethics）的問題，值得深究。

編者的憤怒

爲什麼編者要「製造」50期《橄欖》？他們是無事攪事，煽風點火嗎？請細聽編者在交流會中的自白：我們發覺身邊實在有太多人處於虛無和信與不信的狀態之中，一大堆抽象的神學問題混作一團。我們不能視若無睹，嘗試去探討處理，在處理過程中，我們覺得不願意硬套上一套分析，只容讓經驗或現象自己呈現出來。



原來，50期始於一種對不信現象的關切和焦灼。其實，不信和流失的問題自三、四年前已經浮面，不過，以前不信的同學富有上一代澤心仁厚的精神，只管自己閉門思索，茅山遁隱，絕少公開見証自己爲什麼不信，因爲將來在曲折的人生路上再緊執信仰也說不定　但今天的校園已有所不同，不信的也宣講見証

而且，亦有人暗中爲他肯宣稱的勇氣來鼓掌，現今時代已逐漸是一個無正邪、無絕對、無不可的局面。而且，有一道暗流，就是誰夠胆起來宣講一些絕對、一些執着、一些「眞理」，必被扣上偏狹、自義、封閉的帽子。這裡流動着一個很微妙的漩渦，誰要把脚踩進去，誰就失去重心，我敢說認眞而熱心的編者是首當其衝地失却重心了。

聽見編者的伸訴：我們本來打算多約幾篇稿，但時間緊逼，有些以爲可以平衡言論的稿件沒有收到，我們也就有什麼登什麼了。

……爲什麼刊登這些文章？因爲這些都是情感眞摯，我們沒有寫按語，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寫？老實說，你問我，我心情也十分矛盾。《橄欖》不一定沒有立場，但《橄欖》是什麼都接受的園地，倘若你要投稿一篇完全正面維護見証基督教的文章，我們也會刊登，我們沒有理由禁制任何一方面的言論。寫按語，不如讓現象本身呈現，其實《橄欖》也正在採取十分世俗（secular)的方法學來寫文章，這也沒法子，整個校園就是一所世俗大學（secular University)，你叫我們怎樣能夠去理解（articulate）有上帝這超然的現實（transcendental reality)？

讓我們細聽當中的呼喊，難怪一位牧者在交流會上說看了50期他心裡淌血！作者在矛盾中，編者也在衝擊中，沒有誰已經成功地過渡衝擊得着一種肯定和穩定性去寫編者按語，編者按語也寫不成本身就是最值得正視的警鐘！

這裡，也許反映一些大專生信仰的現況；（當然，不同的院校各有差異，同一院校，不同的人也各有參差，值得有心之士作出研究），大專經過學運洗禮，接着存在主義、虛無主義、懷疑主義紛紛冒頭，再加上人文科學背後種種人觀和世界觀的攙雜、滲透，現在正是開花結果的時候——對一切肯定的觀點，尤其基督教信仰提出質疑！幾年前早已醞釀着質疑的氣氛，不過來得較私人、較隱藏，今天，却來得公開、大胆、名正言順。以前ＣＡ的弟兄姊妹聽說有不信，也許爲他流淚禱告，現在，聽說有不信的，却茫然地不知道該爲他不信擔心，還是該爲自己仍然相信而擔心，或者各不相干、各走各路。

你也許會說這種信仰狀態不能一概而論，只是港大裡面一小撮人物的問題罷了！從這個時空的現象上來說是的，但從整個學術界的世俗化潮流（secularization）來看，我却不敢這樣輕視和樂觀?!你試去找一些中大、浸會、理工的同學談一談，也許這樣子的人數未聚積到使人注目的地步，但仍是有的！

編者是較感銳的一羣，他們的觸覺所及，將電波傳出，却遭受唾罵和斥責，噓聲四起，自然產生被委曲、被誤解的難堪　他們那種不能不說又不能說的委屈化在文字的自衛上，例：「請不要說我絆倒你……」一派鋪好後路的姿態，那是欲傳却不達的痛苦，痛苦幻化爲反響、化爲自衛、化爲憤怒！

要請編者有否盡文責的問題，不如注視爲何編者沒有或不能盡其文責更好！

作者的憤怒

這裡所談的作者，我想暫時範圍在基督徒作者的圈內。

作者可說是最直接、最第一身地感覺着不滿、不快、有困惑情緒的人。也許是這種不能解決的負面情緒促使他執筆爲文。然而讀者閱讀的時候却要求作者能對自己所不滿、所不快的有所透視，並整理出建構問題的角度(perspective)　，對某些作者是可以的，對某些仍受强烈情緒籠罩的作者似不可能了！

本來，作者想言情述志應該用抒情的形式，或散文、或自傳、或故事、或寓言……，但50期有兩篇文章明顯是用說理的形式裝載情緒，（看「全職事奉：祝福？咒詛？」，下簡稱「全」文）這本身違反媒介

的性質、試想，魯迅也是一文筆尖刻辛辣、痛斥時弊的作者，他寫的是有所寄託的小說故事、再看張系國也曾不滿基督教裡面自欺自義的精神，他寫「皮牧師正傳」，也是借一牧師生平來諷刺他所觀察到的一些現實。無論寫得是否公允，這種手法是可以接納的，他們借人物來寄託（啟示，却不是診症式的斷言，尤以魯迅的著作最爲震撼，因爲他思念承擔整個中國的苦難，他是全身浸在苦難裡，而發出久經蘊釀的成熟的憤怒！對苦難有深切的認同和理解，才算得上爲文者的人格光輝，可以動天地、可以泣鬼神，反之，是一堆亂嚷的情緒，作散文抒發仍可，作理論來闡析却有點不通了。

不過，我們所關心的不是作者的錯誤問題，而是關心作者的情緒，並且爲何如此表達，背後一定有其經驗在支撐，「全」文作者所講的自我成就慾的現象一定是作者曾親身經驗的，即使並非全港教牧神職和教會如作者所述，也該有一、兩間教會、有一、兩個人是這樣。

於是，我發現作者內心有其自身的經驗情悽，再有其理想幻滅的複雜情緒，加上一些在大學學來的分析工具，就借社會分析、心理分析將自身的經驗投射在教會和教牧長執身上。事實上，「全」文通篇都充滿了情感的字眼，瀰漫着嘲弄、侮辱和挑撥性、論斷性的語氣。

（本欲援引例子說明，但通篇都是，難以引述。）

雖然明白了作者也陷入了一些心理投射的自衞系統（defense mechanism）上，我仍想問：如果這些作者能在平日將內心的鬱悶矛盾與長執、弟兄姊妹、傾吐、溝通，得着了解和疏導，也許就不需要衍生出心理投射的自衞術了，作者就如一頭受傷的獅子在咆吼一樣！

固然，作者有沒有嘗試或肯不肯跟弟兄姊妹講述他的不滿是銀圓的一面，有沒有人聽，有沒有人聽而且了解又是銀圓的另一面。

這些文章是特殊個別的例子哩，還是有代表性、能引共鳴的思想哩，這值得進一步了解。如果這些文章本身反映大專生對教會愈來愈不滿，那麼，這問題是極待深思的！

小結

以上討論不過集中了幾篇文章來說，其實，要公允一點說，50期實在也有一些很好的文章，例：羅錫爲先生寫的「神學與崇拜」，沈濟全同學寫的「入世的教會與應世的宗教。」沈同學也是大學生，反映出大專同學也有成熟、積極、深思的一面。其次，有關編輯倫理（editorial ethics）問題，本文沒有詳細討論，因爲並非本文的焦點，但這問題是值得各有識之士發表意見的。

最後，轟隆一聲，火星四冒，自天際緩緩落定於塵土，不管它是煙花，抑是炸彈，待塵埃落定後，願我們在執拾碎屑時，安靜地整理自己內心的圖畫，整理對方內心的圖畫，自然產生一種願意彼此走近的衝動，握着手開始談幾句話。

註一：故事來自J. B. Philips的著作 "Rings of Truth"的序言。

看「請不要說我絆倒你」

梁展鵬

初執筆時，本想從理性分析的角度去回應這期橄欖的主題專輯，或從編輯工作的角度去評評這期的編輯設計。後來，重覆翻閱這期後，我放棄了這兩種方向。我想或評選取已經歷過四年大學生涯的基督徒的身份去寫寫，更能表達我內心的深情。

記得一次團契週會散會後，有一弟兄去過來問我有沒有看過第50期橄欖，又問我怎麼搞的，到底編輯們的信仰狀況去了什麼地步，這一問，我眨時間也不知如何回答，只說了幾句基督徒的體諒，信仰的包容性，生命探討的眞誠，他竟然好像已感到滿意並微笑地走開了。之後，我馬上找上這期看個究竟，一看便馬上明白那位弟兄的問題。看過主題文章後，心中亮起的是一個思辯系統的運作燈號，前設、理解、回辯、問號一一擁了出來。雖然對文章部份內容不表認同，但我却被譚啓見兄之『請不要說我絆倒你』一文所吸引。細讀『請』文後，一串串的問號出現。但這次的問題却與先前的不同，先前的是因對某些文章內論點與定義之不明白而發，而現在的却是因與譚兄共鳴而對某些信仰現象所發的。好一句「人畢竟是人啊！」把這幾年的感受刻劃得淋漓盡致。矛盾是存在的，早在千多年前保羅已在羅馬書內深刻地體會過心靈與肉體的矛盾。今天，矛盾沒有消散，它只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態出現，多少人心底仍經歷這些掙扎矛盾，不但對一己內心善與惡，靈與慾感到無能，也對一己之外的人事物覺得無奈。在這個滿有不明確（uncertainty）的時代之中，做個頂天立地的基督徒知識份子是殊不容易，做個敢想敢言的眞實人也是難乎其難。在這裡，不得不對譚兄經歷幾番信仰生命的矛盾掙扎，而在這個探求自己底生命意義的段落中仍懷有勇氣去認自己的身份，予以敬服。對於那些對這樣眞誠的剖白仍嗤之以鼻滿抱懷疑的人，我沒有什麼話可說。作爲一個信仰掙扎的同路人，我願意對那些敢於面對矛盾虛無的人說一句話：縱使今日仍有矛盾疑惑，我深信只有在「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中「認眞」地探索、反省、尋求，上帝必在其中！

我的回應——倪貢明

這一代的基督徒知識份子面對很大的挑戰——政制的轉變、社會變遷中帶來世俗化的冲擊，使傳統神治權威的價值結構崩潰。

教會在九七的陰影壓力下尋求新方向和目標。在反省及認清各種關係和信徒所應扮演的角色的問題上，責任自然地落在基督徒知識份子身上。

神的恩典使一班基督徒能在大專的校園中不單只在知識或專業中訓練自己，更能將自己信仰的眞諦分享給同學、特別不斷地反省着三個對信仰反應的問題。

一、你是誰？

你說你自己是一個香港的中國人……這是什麼意思呢？你說你是一名基督徒……這又是什麼意思呢？基督徒的身份對於你到底有幾重要呢？如果神將你的身份改變，那又會是怎樣呢？作爲一個基督徒、你的重要性又有多大呢？香港人、中國人、基督徒，哪一個身份對於你是比較重要的呢？事實上，你底的感受又是如何？

二、爲何你會在這裏？

爲何你要在香港大學唸書？是因爲你父母期望你能拿到一個學位，以至你能娶到一個好老婆、買屋、養妻活兒麼？還是因爲你個人希望一個學位能爲你帶來這些東西？或是出於你對神眞誠的奉獻？你在這裏、是不是認爲這裏是最好的地方讓你成長和服事神？

三、你將往那裏去？

當你離開大學之後你會否抓緊你的金飯碗／專業或是你有其他計劃？爲何你要有這樣的選擇呢？你生命的目標到底是什麼？作爲一個基督徒，在未來五年內你想完成那些你認爲值得做的事呢？在神裏面，你想成爲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一直以來，橄欖都是反省上述的問題的園地。故此橄欖的存在對於港大來說是重要和必需的，第五十期橄欖對一班大學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此期的內容反映出大學生事工的迫切性。另外，對於教會亦非常重要，因此期引起我們更關懷及關注大專的福音工作。盼能看到福音落實於每一個角落，甚至大專同學。

讀者來函

編輯部：

就貴雜誌於「信與不信，爲何?!」一期中，本人特別對〈請不要說我絆倒你〉一文作出廻響。

首先，很欣賞作者的坦誠，道出自己對信仰上的危機及懷疑，沒有半點兒刻意的粉飾。他的經驗可能是部份基督徒。撫心自問都曾有過的，這可說是本着貴雜誌勇於探討的一貫作風。

《橄欖》顧名思義是一份基督徒的雜誌，但作爲核心成員的筆者有如此掙扎，似乎給人有强烈矛盾之感。〈請不要說我絆倒你〉一文，對信仰未成熟的弟兄姊妹，其影響力，猶如虐待觀衆的恐怖鏡頭，不時間浮現於「怕看又要看」的小孩的腦海，阻礙他們獨立思想的機會。對不信者而言，〈請〉一文可作爲他們的喉舌，支持他們不信的理由，更加添他們有「心涼」之感。

曾幾何時，每當跌倒失敗，只會發瘋的向內尋索，每每加速了被理性內心所控訴，更只會憎恨自己，進而想放棄；但若相反向外求問，希望和轉機倒有可能會出現。

另外，本人很希望貴刊能藉其他多方面，或提供一些前衞（非畸型）的神學思想，或可更有啟發之意！

一讀者

謹上

七月二日

回應「全職事奉：祝福？咒詛？」一文

蒲錦昌

「全職事奉：祝福？咒詛？」一文作者（下簡稱作者）認爲時下全職事奉的出發點易流於自我肯定與及逃避現實。對於考慮全職事奉者而言，這些動機無疑預言了他未來事奉的失敗。在基督教傳統中，作門徒的都需要自我否定，其中並無全職事奉者與非全職事奉者之別（參路九23）。如果委身、犧牲只屬於一部分人的玩意，正是教會腐敗的一個起點（註一）。若有基督徒以委身爲手段去達成自我肯定，完成自我實踐，更是違反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因爲，作門徒所需的自我否定是一種不存有自我肯定爲條件的否定。在這種否定下生活，自我肯定（註二）便隨之而來。（參路九24）但是，自我肯定是結果，不應作爲一項利益去計算，以考慮是否值得加入全職事奉（註三）。反正，不是全職事奉本身得上帝接納，而是事奉者的內心。

若以全職事奉來逃避現實，現實如果是「適者生存」、「放冷箭」、「充有料」，這些行徑基督徒自然要逃避，不用認同。而全職事奉未必如作者所想只是「逃避」，也可以是承擔。流行一時的「抗衡文化」口號，目的就是以基督徒文化去對抗時下文化中的腐化部分，這是承擔。參與其中，也是承擔。另一方面，全職事奉也未必能使人逃離現實。作者假定了全職事奉者所遇上的都是「簡樸的服飾，共通的語言和術語，較溫馨的人際關係，甚至相近的思想方法」，其實並不盡然。以教會爲例，就彷彿是香港社會的一個縮映，什麼類型的人也有，什麼樣的表現也有。稗子的比喻（太十三24－30），自古以來就有人解釋爲對教會的比喻（註四）。教會不單有麥子，也有稗子。教會雖稱爲聖潔的，但仍是罪人的集合。所以，社會上的種種文化流毒（文化精華亦然）會藉信徒耳濡目染而傳入教會，而教會本身也創造了不少惡。細讀教會歷史，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試問一個全職事奉者，又怎能完全逃避現實呢？

註一：參華爾克著，謝受靈、趙毅之譯：基督教會史（增訂本），香港，文藝，八二年，頁一六六至一六九論教會內分別高級低級的道德生活之始。

註二：我認爲稱之爲「上帝肯定」較理想，因爲只有在上帝裡，人的生命才能有完全的肯定。

註三：其實，馬思勞以自我實踐作爲人最高的成就，多多少少是個人主義下的產物，以自我爲中心，而非以上帝爲中心。基督徒自然不應以自我實踐爲自己的最後目標。

註四：羅馬主教加里斯都大概爲第一人。

我欣賞他們的誠懇

曹美娟

橄欖第五十期——信與不信，爲何?!確實是一個非常吸引的標題，加上崇拜時經講員再一提後，便趕快去書室購買一本回來翻閱。閱畢四篇主題輯錄的文章後，第一個感覺是驚訝作者們對人生信仰問題反省的態度。在現今的香港，這樣認眞處理問題和反省的人不多，無論作者們作出的決定是信或不信，我欣賞他們誠懇而眞摯的自白，將內心的問題剖析出來，勇敢地面對信仰上的困惑。公開出版這些文章，無疑會引起讀者對信仰產生疑惑，但這亦未嘗不是一個好機會讓讀者重新反省自己的信仰，總好過只承認自己是基督徒而不加思索。不過，在譚啓見和丁的兩篇文章中，作者著重理性的分析，卻缺乏從聖經中去尋求解決。我承認在信仰的歷程中會出現許多疑惑，但在思索之餘我又深切地體會人的局限，很難找到一切問題的答案，可能有人會指責這是逃避的態度，將所有問題籠統地歸結爲不能解釋的問題，但我認爲基督教之所謂信仰，除了要從理性分析外，還要信徒對神有充足的信心，才可以在生活上經歷和體驗神的實在。引用楊牧谷博士的說話作結：「信仰的豐富不在於與人思辯優勝，而是在於我在信仰上去經驗生命，這本身已是一個不斷豐盛的過程了。」至於信與不信，正如保羅指出不是憑着個人的智慧，而是憑着上帝的能力。（林前二：4－5）

訪蔡元雲醫生

訪問、整理：劉進圖

甫接通電話，便聽到蔡醫的聲音：

「怎麼樣？今趟很「頭痛」，是不是？」

「唉，你都知道了。我們打算出一份號外，跟進五十期事件，算是補鏝功夫。」

「要補救倒不打緊，別越補漏洞越大。我的意思是不要太著緊爲自己辯護，這只會越弄越僵。」

「我明白，但你自己又怎樣看呢？」

「我很矛盾。一方面我爲著這一期能反映一些大專信徒的掙扎覺得有價值，另一方面我卻感受到整體形象都是負面的，語氣間有許多失望、苦澀（bitterness）。問題在於作編輯的在處理這些文章時沒有一個清晰的立場的交代，令人難以捕捉，究竟這些感受是否就是橄欖人的心聲呢？若然不是。就該明顯一點地表示出來。」

「話是這樣說，但其實橄欖本身何嘗有一個統一的立場？在編委當中著實有一些人是在這樣的掙扎之中。」

「唉，我但願能花更多的時間在你們身上，現在當顧問只事後反映一點意見，有點兒掛名成份。若果我能夠多參與你們的活動，雖不能答得了這許多問題，（坦白說，這一期專輯裏問的問題我也沒有即時的答案。）但我至少可以分享一點掙扎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豐富這幅圖畫。

有時間的話，我眞想就全職事奉一文寫點回應。其實今次事件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今天做學生工作的困難，我們較難找一些既有牧者心腸又能服衆的人投身學生的事奉中。今日社會的問題是越來越尖銳了，大專信徒的敏銳態度就更使危機無可避免了，沒有明確的基礎，陷於不停的掙扎中。我想突破和其他機構都該好好就工作方針反省一下。

總的來說，一句話，我的感受很矛盾。」

編者按：（蔡醫生於赴美公幹前的百忙之中抽時間接受橄欖的訪問，編委謹在此致謝，本文整理後經蔡醫生秘書斧正。）

「信與不信？爲何」讀後感？

蘇穎睿牧師

在這篇回應文章裏，我只集中討論其中的兩篇文章。即是：ARENDT 君的「全職事奉：祝福？咒詛？」和周華山君的「把封閉系統丟到抽水馬桶裏。」我很欣賞這兩位作者對基督教教會目前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之洞見和分析，也很欣賞他們對自己信仰的誠實態度。我覺到對自己誠實，無論是在理性方面，經驗方面和感受方面都是非常重要，也是任何討論的基要條件。我記得帶我信主的一位弟兄曾寫信給我說：「我現在不知道自己是否一個信徒了。我一直沒有告訴你，是因爲我恐怕會令你困擾。其實，在我這幾年信仰上痛苦的掙扎中，我體驗到當一個誠實的非基督徒比當一個不誠實的基督徒難得多和有意義得多！」我很同意他的說法，但問題就是：是不是如要當基督徒就一定要不誠實呢？另一方面，若只存着一種「反」的心態，一面倒的「醜化」基督教信仰，而不是誠實客觀的討論，我就不覺得對己對人有任何益處了

（一）封閉系統與權威的問題：

我記得一位舊同事曾對我這樣說：「我不會只信基督教。我的信仰是集各大宗教之大成，取每個宗教的優點而除去每個宗教的缺點，所以我的信仰應該是至善至美的。」我跟着問他說：「誰去斷定那些可取那些不可取？而這樣的取捨又是否一定對的呢？」其實，他的信仰觀是「換湯不換藥」，純以自己的理性作爲信仰的基礎及標準，他的神是按着他的形像造成的。

我同意周華山君所說，任何一套世界觀或理論都有最基本的前設（PRESUPPOSITION），我們看事物的眞僞也就這個前設而定。若我們假設世間上只有我這個答案才是對，則流於封閉主義，阻滯歷史的進步，是死症。但周華山君又說：「除非是上帝或救世者化身，否則沒有任何人非黑白，在多元的社會裏，若沒有人有資格去包辦文化，做眞理化身，就必須學習容納異己。」按周君所說，除非是神自己，任何一個人都不能以自己爲絕對標準，眞理只是相對，若堅持自己的答案和前設才是唯一眞理，則流於封閉主義了！

現在讓我們看看福音派的信仰是否封閉主義。我們肯定神是唯一的眞理，祂是衡量一切善惡、是非、價值的絕對標準。聖經就是神的啟示，向人宣告祂的標準，包括了信仰和道德的標準。我們可以這樣作一個結論：「若聖經眞是神的啟示，那麼基督教就絕不是周君所說的封閉主義。但如果聖經不是神的啟示，只是人對神對信仰的反省，那麼基督教就算是封閉主義了！」

或許你會問：「不錯，聖經是神的啓示，但你對聖經的解釋却不是啟示。看聖經就如瞎子摸象，各有各理，我們若只堅持某一解釋爲絕對答案，這又豈不是流於封閉主義？」我承認很多時候我們會有這樣的危機，但主要的問題是聖經是否是可以自釋（SELF-INTERPRETIVE），若聖經不是自釋，可任由人隨意解釋，那麼釋經學及語言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最後，周君提出「現實永遠是多元代」的理論，意思是否定眞理的絕對性，那麼當周君批評色情文學爲CHEAP 的文化產品，豈不是自相矛盾？若道德眞理沒有客觀性和絕對性，我們根本就沒有資格和權柄去批評他人的行爲與道德，我們不能批評希特拉屠殺猶太人爲殘暴行爲，也不能批評越共對華人趕盡殺絕是暴戾行徑。强姦，殺人也不是什麼壞行徑。因爲好壞都是各人自己的看法，沒有客觀標準。我不敢想像若把這樣理論徹底貫切下去並實行，我們這個社會會變成一個怎樣的社會！

（二）全職事奉：祝福？咒詛

看完ARENDT 君的文章，心裏極不舒服。一方面我是非常同意作者所指出教會（牧師，傳道人，神學院）的與「外界脫節」問題。正如德國神學家J. MOLTMANN所說，今日基督教教會面臨至大的危機就是她的確切性和貼切性的矛盾，（IDENTITY AND REVEVANCE DILEMMA），有些教會偏重於訊息的貼切性，以致所傳的已非基督教信仰，失了她的確切性。有些教會則過於偏重她的確切性，以致失去了她的貼切性，與外界脫節。常處於象牙塔裏的全職事奉者，更感受到這矛盾。

但是這矛盾的存在是否叫我們立即否定教會的存在和全職事奉者的存在？ARENDT 君這篇文章似乎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特別是他對奉獻全職事奉者的動機，未免有些武斷。茲把ARENDT 君的立論撮要如下：

(1)人生就如遊戲。每個社會都有其遊戲規則，在香港就是成功，向上爬，要掂，要叻……。唯有這樣才能肯定和實現自己。

(2)基督教却要人否定自己，不愛世界，所以基督徒就不能玩這個成功或名人遊戲，只能參加基督徒圈子的成功遊戲——委身，這樣才能肯定和實現自己。

(3)全職事奉就是基督徒圈子成功遊戲的至高境界。因爲透過「世界」的歧視，「世人」的逼迫，更顯出其偉大。其實，這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心態。

(4)全職事奉不但使人與外界隔絕，更扼殺進步，因爲全職事奉者往往堅守封閉政策，困於傳統的藩籬，甚至排他，扼殺了社會的進步。

我對這種立論有以下的回應：

(1)人生是否只是一場遊戲？是不是名人或成功的遊戲才可以肯定和實現自我？心理學家ABRAHAM MASCOW也曾說過：要的生存，不但是衣食住行，安全感，更需要愛，生命的意義私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如果只有成功和做名人才能肯定的實現自己，這是至大的悲劇。基督徒肯定自己，不是基於成功的因素，而是基於一個眞理：我們都是按神的形像所造。

(2)基督教是否叫人不做成功人仕或是自苦爲極？我不知ARENDT 君立論的基礎在那兒。保羅說他曉得怎樣處貧育，也知道怎樣處高貴。神爲祂的選民可預備的，不是寸草不生的貧賤地，而是「流奶與蜜」之地。基督教不是否定成功，乃是否定以成功或名人爲衡量一個人價值之標準之看法，這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3)「委身」是什麼意思？委身是把生命的主權交託給主，這是神的命令，不是遊戲的手段，更不是肯定自我的途徑。全職事奉是呼召的問題，不是逃避的方法。我同意ARENDT 君所說，有不少傳道人是爲了逃避而傳道，爲了權力而傳道，爲了掩蓋自己的黑暗面而當傳道人，但我們不能以個別例子即否定全職事奉的價值。

(4)最後，我要談談全職事奉與外界脫節的問題。我承認這會是一個危機，但這却是絕不正常的，一個正常的牧者，應該更能接觸社會的黑暗面，人的痛苦和掙扎。我自己當了牧師十年，我發覺我要面對社會所掙扎的問題，比我當中學教師更甚。當我面對垂死者的掙扎，我會問：我可以給他明天的盼望嗎？當我面對一個自十四歲開始一直被父親强迫和他睡覺的少女，我會憤怒的問自己：基督教的信仰可以醫治這少女的創傷嗎？當我面對老人的問題：家庭破碎的問題、苦難的問題，我可以關閉自己在象牙塔內嗎？然而，當我看到那垂死的病人，因爲福音的原因，握着我的手，滿有尊嚴的走他最後一程，當我看到破碎的家庭稍有好轉，當我看到傷痛者得安慰，我只有感謝神讓我有機會事奉他們。一位在港大同宿舍當醫生的弟兄對我說：「我很羡慕你能全職去幫助他人，我却沒有這福份。」然而，我不覺得自己是扮演「幫人」的角度，套用HENRI NOUWEV 神父的一句話：「我們只是一羣負傷的治療者！」

編者啓事： 是期號外承蒙多位讀者來稿，未能盡錄，將安排於橄欖五十二期刊出，敬希萬勿錯過。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道歉啓事

十　四十九期《橄欖》余洪盛君一文「有關信仰進路的恩辯一個引言」原轉載自港大團契出辦之第四期《動向》，上期遺留註明出處，現謹代表本刊向《動向》致歉。

《橄欖》出版委員會

第廿五卷橄欖雜誌

顧問　滕近輝牧師　許道良博士　余達心牧師
蔡元雲醫生　吳宗文先生　李思敬先生
周永新博士

港大學生會基督徒團契

團長　陳耀坤（社三）
出版秘書　洪維琬（文二）

出版部橄欖出版委員會

主　席　沈濟全（文三）
總編輯　譚啓見（社三）
副總編輯　蔡婷婷（社二）　羅惠嫦（社二）
編　輯　黃鳳萍（社三）　陸錦光（社三）
麥淑娟（文三）　錢錦華（工二）
黃浩華（工二）　郭有强（工二）
陳子玲（文二）　朱惠兒（文二）
葛英麗（社二）　蔡家玲（法一）
薛鳳鳴（社一）　黃錦祥（社一）
符莉莉（文一）　姚君璧（文一）
楊劍雲（理一）　梁兆邦（社一）
文　書　駱惠芝（文二）
業　務　朱惠兒（文二）　姚君璧（文一）
宣　傳　陳子玲（文二）　錢錦華（工二）
黃浩華（工二）
設　計　楊至廉（建畢業）　譚啓見（社三）

書室代理　高示公司
香港郵政總局郵箱4559號
本刊地址　香港西營盤郵局郵箱50379號

落裝時候